

雅歌

*Song of
Songs*

改革宗释经注释丛书

伊恩·M·杜古德

IAIN M. DUGUID

“伊恩·杜古德选取了一本令许多基督徒望而生畏的圣经经卷，将其置于‘歌中之歌’的应有地位来展现。或许我们过去在解读这首诗歌的寓意与字面含义时，就像处理自身情感关系般缺乏把握。但这一切将成为历史！本注释书将证明：在探讨爱情这个永恒主题的所有诗歌中，雅歌正是那首我们无法也不愿忘却的绝唱。”

——**艾米·伯德**，作家，《家庭主妇神学家》与《神学健身操》作者；播客节目《旋转的悔改》联合主持人

“雅歌究竟在讲述性爱还是耶稣？伊恩·杜古德在这两个简单化选项之间开辟了一条充满智慧与牧养关怀的路径。他阐明这部歌颂人间情爱之美的诗篇，既非单纯的婚姻指南，也非对基督降临的寓意化呈现。恰恰相反，它之所以成为‘歌中之歌’，正因其以神圣启示洞悉人间情爱的祝福与局限，从而指引我们仰望那唯独在基督里完全彰显的、充满恩典的神之圣爱。”

——**Bryan Chapell**, Pastor, Grace Presbyterian Church, Peoria, Illinois

“这是一位多才多艺学者的杰作在此展现！在这里，伊恩·杜古德既是解经家、圣经神学家、牧者、辅导者，又常常——是外科医生般的精准。这部释经著作是杜古德的典型风格——悄然定罪又满溢恩典。他让我忍不住想简化回答：若有人问我如何最好地为婚姻做准备，我几乎要脱口而出：‘研读雅歌并阅读杜古德的注释。’”

——**戴尔·拉尔夫·戴维斯**，驻堂牧师，第一长老会哥伦比亚教堂，南卡罗来纳州哥伦比亚市

“这本书对我们大有裨益。作为一位睿智且经验丰富的牧师，Iain 温柔地与我们一同为我们在破碎中追寻虚假之爱而哀泣。然而，他强烈地唤醒我们对那位拥有真实、满足、永恒、浪漫且迷人真爱的神的渴慕。Iain 的散文与诗歌既实用又美味，更振奋人心，为那些渴望从雅歌中的爱侣身上学习耶稣门徒之道的人提供了及时的指引。”

——**Zack Eswine** 牧师，密苏里州韦伯斯特格罗夫斯市河畔教会；Director of Homiletics, Covenant Theological Seminary

“伊恩·杜古德（Iain Duguid）的雅歌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注释书。尽管基于扎实的学术研究，其语调却全然牧养性质，易于阅读且充满洞见。杜古德博士的牧养经验预见了现代读者的经历与关切，帮助我们避免将雅歌单纯解读为寓言，或反之视为恋爱指南或性爱手册。相反，雅歌教导我们欣赏婚姻中性爱之美，同时深刻丰富我们对上帝之爱的理解。”

——**温斯顿·T·史密斯**，教师兼顾问，基督教咨询与教育基金会，宾夕法尼亚州格伦赛德

雅歌

改革宗释经注释丛书

丛书主编

理查德·D·菲利普斯
菲利普·格雷厄姆·莱肯

圣经编辑团队

伊恩·M·杜古德，旧约
丹尼尔·M·多里安尼，新约

雅歌

伊恩·M·杜古德



P U B L I S H I N G
P.O. BOX 817 • PHILLIPSBURG • NEW JERSEY 08865-0817

Song of Songs

Iain M. Duguid

Originally published 2016

P&R Publishing

P.O. Box 817

Phillipsburg, NJ 08865

<https://www.prpbooks.com/>

Simplified Chinese version published 2025

P&R Publishing

Scripture quotations are from CUNPSS — 神 . Public domain

This volume is part of P&R Publishing's "P&R for China" project. The goal of this project is to provide multiple hundreds of P&R's books in Simplified Chinese, completely free, for the Chinese church.

P&R for China is supported by donations from P&R, foundations, churches, and interested individuals. The money is used to pay our team of Chinese editors and proofreaders. P&R makes no money from this project.

To learn more about P&R for China, click here:

<https://prpbooks.com/china>

To become a supporting partner of this kingdom ministry, click here:

<https://prpbooks.com/china-donate>

我們目標是翻譯所有 P&R 出版社的書，免費提供給所有的中國教會。如果你有感動在財政上支持我們，請用以下網絡鏈接線上捐款：

<https://prpbooks.com/china-donate>

We encourage you to let us know how this book has helped you and if you find any translation errors.

我們誠邀您反饋這本書對您的幫助，或者您發現此書有任何翻譯錯誤

Please email | [請電郵](mailto:China@prpbooks.com) — China@prpbooks.com

FOR FREE DISTRIBUTION ONLY—NOT FOR SALE



献给山姆和帕特·贝弗斯：一
棵苹果树与一株铃兰，历经岁月
依然绽放。

目录

丛书简介	ix
前言	xiii
导言	xv
缩写表	xxiii

1. 渴慕与满足（歌 1:1-4）	3
2. 肯定与亲密（歌 1:5-14）	12
3. 疯狂的爱（歌 1:15 - 2:7）	26
4. 等待（歌 2:8-17）	40
5. 寻觅（歌 3:1-5）	54
6. 真爱无价（歌 3:6-4:7）	67
7. 圆满（歌 4:8-5:1）	81
8. 亲密关系的失而复得（歌 5:2-6:3）	96
9. 破镜难圆（歌 6:1-12）	112
10. 破镜重圆（歌 6:11-8:4）	128
11. 爱与死亡（歌 8:5-7）	143
12. 永不止息的歌（歌 8:7-14）	155

参考文献	169
圣经索引	173
主题与人名索引	177

丛书序言

每一个时代，教会都需要对上帝话语进行忠实的阐释。与此同时，教会必须持续开展神学工作：反思圣经的教导，认信基督教信仰的教义，并将其应用于当代文化。我们相信这两项任务——释经与神学——是相互依存的。我们的教义必须源自圣经文本，而我们对任何特定经文段落的理解，都必须源于整本圣经所教导的教义。

我们进一步相信，圣经阐释与神学反思这两个相互依存的任务，最适宜在教会中——尤其是教会的讲台上——开展。这一点尤为重要，因为对圣经的研究理应导向颂赞与实践，即对上帝的赞美和在信徒生活中的实际应用。为实现这些目标，我们欣然推出《改革宗释经注释丛书》，为当代教会提供全新的圣经阐释。我们祈盼并祷告，牧师、教师、查经带领者及众多信徒能通过这套注释丛书，在研读上帝无误且绝对正确的话语时，获得忠实可靠、鼓舞人心且实用的资源。

《改革宗释经注释丛书》秉持四个基本原则。首先，这些注释力求忠于圣经，通过细致考究经文细节呈现全面阐释。它们并非逐字逐句的考据式注释，而是对整段经文的整合性阐述。因此每卷注释都将按经文段落顺序，系统性地完整诠释一部圣经书卷。其次，这些注释毫不避讳教义立场。我们坚定持守《威斯敏斯特信仰告白和教义》，因为其中

包含了新旧约圣经所教导的教义体系。每卷注释都将教导、促进并捍卫圣经中所体现的改革宗信仰教义。第三，这些注释具有救赎历史导向。我们相信圣经的统一性及其以基督为核心的救恩信息。因此我们坚持以基督为中心的旧约观，将其人物、事件、律例和制度恰当地理解为指向基督和他的福音，同时为我们提供凭信心生活的效法榜样。第四，这些注释注重实践性，通过恰当的例证将圣经经文应用于当代生活——包括公共与私人领域——所面临的挑战。

《改革宗释经注释丛书》的撰稿人均为牧师学者。作为牧师，每位作者首先会在自己教会的讲道事工中阐述其释经成果。这意味着这些注释深深植根于对教会真实信徒的圣经教导。虽然力求学术严谨，但这些释经内容并非学院派论述。我们的目标是忠实、清晰、切实地帮助拥有不同圣经与神学训练背景的基督徒——这是一切有效的讲道事工所应有的特质。这必然意味着某些学术性议题不会被涵盖。尽管如此，我们仍致力于保持负责任的学术水准，力求为教会牧者及其他教师树立典范。对于重要的解经与神学难题，以及相关历史文化背景，都将予以审慎处理。

我们致力于追求持久卓越的高标准。这始于对作者的严格筛选——所有入选作者都是公认的传扬上帝之道的杰出使者。这份对卓越的追求同样体现在严谨的编审流程中：每卷注释都由丛书主编与圣经编辑双重把关。圣经编辑由旧约学者伊恩·杜古德和新约学者丹尼尔·多里亚尼担任，他们既是成就斐然的牧师，又是在神学院任教的权威学者。其职责是确保每卷注释既充分吸纳前沿学术成果，又对经文阐释保持忠实精准。作为丛书主编，我们统筹监督各卷质量，包括文字表达的卓越性、教义阐释的可靠性以及实践应用的指导性。整个编辑团队与出版社通力合作，矢志不渝地推动这些注释成为才华横溢的作者们所能呈现的最佳作品，从而为教会提供值得信赖且堪称典范的上帝之道的解读。

我们祈愿《改革宗释经注释丛书》能通过以下方式服侍教会：重振信徒对圣经清晰性与大能的信心，持守改革宗信仰的伟大教义传统。我们期盼阅读本丛书的牧者能在释经讲道事工中得着激励——我们坚信这是教会教导上帝之道最符合圣经的典范模式；期盼平信徒教师能将这些注释书视为理解与传讲圣经经文时最实用的参考资源；更期盼这些圣经研习所蕴含的敬虔品质，能引导每位阅读的基督徒在喜乐顺服中活出基督门徒的生命。

愿主赐福所有阅读《改革宗释经注释丛书》的人。

我们将这个系列丛书交托给主耶稣基督，祈求圣灵使用它们来教导并建造教会，并感谢天父上帝藉着他话语的事工持续以信实建造祂的教会。

丛书主编：

理查德·D·菲利普斯菲
利普·格雷厄姆·莱肯

前言

没有会众，便没有讲道。这话或许不尽然全对：我曾遇见过一位教会开拓者，他因礼拜当天无人到场（恰逢他家人那周外出），对着空无一人的礼堂仍高声宣讲了整篇讲章。他坚持出声传讲，只因觉得即便无人需要聆听这篇关于信心的信息，他自己却实在需要！但这一特例恰恰印证了常规。传道人需要倾听者，而优秀的倾听者对讲道者而言是莫大的鼓舞。为此，我要特别感谢宾夕法尼亚州格罗夫城基督长老会的会众，他们为这些讲章提供了如此专注的聆听。费城初建的基督长老会会众也异常热切地将本书内容作为我们首个讲道系列的主题——这显然不符合传统教会开拓的常规智慧。

这两间教会的许多成员在此过程中给予我们鼓励，若单独列举某些人恐有疏漏其他同等重要支持者之嫌。但马特与丽贝卡·哈蒙、乔纳森与凯特·库西姆巴在格罗夫城与我们组成了美好的牧者团队，还有我们的长老和执事们。我们期待继续以他们作为我们的监督长老会保持联系，同时欢迎林肯与艾玛·拉森加入费城团队成为实习生。格罗夫城另有一对夫妇堪称特别的激励典范：我们的朋友鲍勃与路易丝·施密特伯格夫妇的爱情历经诸多试炼仍炽热不熄——他们对他人的恒久关怀、对教会及我们持续不断的鼓励，令人难以割舍。

我还要感谢为本书出版做出贡献的人：菲尔·莱肯（Phil Ryken）和道格·奥唐奈（Doug O’Donnell）仔细审阅了手稿

xiii

前言

并纠正了许多错误，而阿曼达·马丁和约翰·J·休斯，连同 P&R 出版社的整个团队，巧妙地将其完善成型。

当我们思考自己的孩子也到了爱情与婚姻可能带来巨大喜悦与挫折的年龄时，反思这些内容令人感慨万千。我们为韦恩、杰米、山姆与佩吉、汉娜、罗伯、罗茜与克里斯祈祷，愿他们在主为此生领域所定的计划中找到莫大的喜乐——无论这计划指向婚姻还是单身。我还要感谢芭布，她是一位卓越的妻子，始终关心我们的关系并主动维系情感，即便我远非理想丈夫。能娶到如此深刻理解恩典的女子，我蒙受了丰盛的祝福。

谨以此书献给芭布的父母——山姆与帕特·贝弗斯夫妇。他们用一生践行忠贞不渝的爱，将生命倾注于教会事工：先是在亚洲、非洲和南美洲担任宣教士，后在家乡附近从事牧养工作。他们是有真实缺点与过失的普通人，却对主和周围人怀有极其深刻而真挚的爱。每个认识他们的人都深深感受过其爱的温暖；我个人尤其感激他们三十多年前慈爱地接纳我成为家人，并持续为我们祷告、加油至今。

导言¹

雅歌究竟在讲什么？若这是你对这本圣经书卷的反应，那你绝非孤例。英国旧约学者大卫·克莱恩斯曾将这本书布置给刚入学的大学生，并提问：“阅读此书时它对你产生了什么影响？（请理性分析，而非信仰告白）。”一位学生说：“就个人而言，我希望有个叙事框架来解释实际发生的事。情节始终不明朗，这让我感到些许困惑和恼火。”另一人则评论道：“我的鼻子如黎巴嫩塔楼，似中国长城，但我不认为这值得写入浪漫诗篇。”²这无疑是本难以理解的书卷。

解读雅歌

雅歌的理解难度部分源于它本质上是诗歌。诗歌是凝练的艺术：用最少的词语承载最丰富的意蕴。因此诗歌往往更擅长唤起感受而非阐明事理。它不会刻意解释修辞手法或类比逻辑，而是依赖读者自行填补留白。诗歌通常具有开放性，让我们持续思索玩味，而非用无懈可击的论证解决所有悬而未决的问题。

1. 关于这些导论性内容，我在《雅歌：导论与注释》（TOTC 19，伊利诺伊州唐纳斯格罗夫：校园出版社，2015年）第19-56页中已作了更为详尽的讨论。此处仅简要总结该著作中的结论。2. D. J. A. 克莱恩斯，《为何存在雅歌？阅读它会对读者产生何种影响？》，载于《利益相关方：希伯来圣经作者与读者的意识形态》，P. R. 戴维斯与D. J. A. 克莱恩斯编，JSOTS 205（英国谢菲尔德：谢菲尔德学术出版社，1995年），第94-121页。

导言

然而与此同时，诗歌具有一种非凡的能力，能够触及人的整体存在，并以散文鲜能企及的力量撼动我们的灵魂。

第二个挑战在于确定雅歌的确切主题。从某个层面看，这个问题很容易回答：它讲述的是爱情。但这是谁的爱情？一些学者认为它最初是描述两人之间世俗情爱的歌谣，只因被纳入圣经才披上了宗教外衣。而光谱的另一端，另一些学者坚称它本就是上帝对其子民之爱的寓言，与人类情爱毫无关联。

从历史角度看，将雅歌解读为上帝对其子民之爱的寓言式方法，在传道者中确实最为盛行。个中缘由不难理解——无需降尊纡贵，在讲坛上讨论令人尴尬的性话题，听众就能通过各类关于祷告和读经的启发性观察，在属灵生命上得到鼓励与指引。别担心：这说的全是耶稣！因此根据公元五世纪亚历山大城的西里尔所言，当女子描述爱人如没药香囊般卧在自己双乳之间时，她实际是在讲述耶稣介于新旧两约之间。这种寓言式解读使得明谷的伯尔纳得以向修士会众连续宣讲八十六篇关于雅歌开篇章的布道！

格雷姆·戈德斯沃西通过一个澳大利亚主日学教师的例子阐明了这种方法的弊端。那位教师担心自己的课程变得过于 predictable（可预测），于是某周她一开始就问孩子们：“什么东西是灰色的、毛茸茸的，还住在桉树上？”没有回应。她又问了一遍，依然无人应答。情急之下，她问牧师的女儿：“苏西，你不知道答案是什么吗？”女孩缓缓答道：“老师，我知道答案肯定是耶稣，但这听起来真的很像考拉。”³ 有时候考拉真的就只是考拉，而非耶稣的象征。

亚历山大的西里尔所采用的那种自由联想，正是寓意解经法的问题所在。只要有足够的想象力，你可以从同一段经文中得出截然不同的信息：雅歌可以关联到耶和華与以色列、上帝与教会，或是智慧与个人灵魂。同样，你也可以从完全不同的经文中得出相同的信息：既然如此，我们还需要圣经做什么呢？当凭借运用同样的技巧，你甚至

3. 格雷姆·戈德斯沃西，《将整本圣经作为基督教经文宣讲》（大急流城：埃德曼斯，2000年），xi。

可以从小熊维尼中提炼出教化人心的信息？

另一方面，更具预表性的解经方式注重圣经内在关联。它将雅歌中的男主角视为大卫之子、以色列王所罗门。若此说成立，那么将男子指向基督、新娘指向教会就并非随意关联。其他圣经经文显然也自我超越地指向那位将要来临的、更伟大的大卫之子——即便它们最初是为所罗门或其他旧约君王而写，例如为王室婚礼所作的《诗篇》45篇，以及讲述大卫之子从这海到那海掌权的《诗篇》72篇。

然而这种预表式解读存在两个潜在危险。首先是因急于建立雅歌男主角与基督之间的正面联系，可能过度强调相似性而忽视差异。实践中，这种倾向常使预表法滑向自由联想式寓意解经，以求在经文中寻见基督。另一问题在于，这种方法往往弱化甚至忽略文本表层含义的具体性，转而追求与基督的普遍关联。像《诗篇》72篇这类经文原本对大卫王朝君王的意义，乃至对我们思考当代统治者与政治结构的启示，会完全丧失。同理，雅歌中关于人际关系与世俗婚姻的信息，也常因其对基督与信徒关系的直接应用而被淡化或忽略。

针对这种解读方式，其他传道人将雅歌单纯诠释为对人类爱情与性爱的颂赞。他们不再将其与《诗篇》45篇等经文类比，而是将其置于《箴言》5章等经文的背景下解读——父亲告诫儿子说：“要为你幼年所娶的妻欢呼。她如可爱的麀鹿，可喜的母鹿。愿她的胸怀使你时时知足，她的爱情使你常常恋慕。我儿，你为何恋慕淫妇？为何抱外女的胸怀？”（箴5:18-20）。借用一本畅销书的标题，我们可称此为雅歌的“所罗门谈性”解读法⁴。此时雅歌俨然成为神圣的恋爱与婚姻指导手册。沿用戈德斯沃西的比喻，这次考拉只是考拉，而主日

4. 约瑟·迪洛，《所罗门谈性》（纳什维尔：托马斯·尼尔森出版社，1982年）。

导言

学校的课程就变成了一门关于鸟类和考拉的基督教生物课。在这个过程中，对人类关系的应用可能变得像早期寓言家所能想象到的任何东西一样富有想象力和牵强。

生物学课程或关于约会和婚姻的实用建议当然没有任何问题。但当耶稣在去往以马忤斯的路上向门徒们揭示旧约的核心信息时，他并没有强调旧约在提供婚姻实用教导方面的价值。他宣称旧约的核心信息是基督的苦难和随之而来的荣耀——也就是福音。⁵此外，这本书的标题“雅歌”⁶是一个最高级：它表明这首诗是最优秀的歌，就像至圣所是圣殿中最神圣的地方一样。人类的爱，即使是婚姻中的爱，值得成为最优秀之歌的主题吗？圣经告诉我们，真正的爱不是我们彼此相爱，甚至不是我们爱上帝。而是上帝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作了挽回祭（约翰一书 4:10）。因此，最优秀的歌肯定必须以某种深刻的方式指向上帝在基督里对我们的爱，这种爱进入了我们堕落的世界，代替我们过着完美无瑕的生活，并为我们的罪受苦和死亡。

事实上，即便是《箴言》第 5 章这样的经文也不仅仅关乎婚姻中人的忠贞，因为随着我们继续阅读《箴言》，会发现人生中我们所有人面临的根本选择，是在智慧女士与愚昧女士之间——智慧女士的居所建立在敬畏耶和華的基础上，而愚昧女士则引诱愚昧人远离真正的敬拜去崇拜偶像。在《箴言》中，奸淫从来不只是关于性，正如书中“建造房屋”的概念也不只是关于砖瓦灰泥。

我认为可以在寓意与字面这两个极端之间找到一条中庸之道：承认雅歌是智慧文学，它颂扬生命中一个伟大的奥秘——男女之间相互的爱（《箴言》30:19），但在这颂扬中，不仅会塑造我们对人际关系的思考，还会向我们展示基督对其新娘——教会——之爱的深刻洞见。换个戈德斯沃西的比方，假设主日学老师描述了一只麻

5. 参见伊恩·M·杜古德所著《旧约中的耶稣？》（新泽西州菲利普斯堡：P&R 出版社，2013 年）。6. 该圣经书卷有时被称为《所罗门之歌》。这两个标题都是本书卷首题记中完整标题的缩写，原文直译为“歌中之歌，归于所罗门”。鉴于确定所罗门与雅歌关系的复杂性（下文将详细讨论），我选择使用更简洁的标题雅歌。

雀，进而教导学生关于神对小麻雀的眷顾，以及他对我们更为深厚的天父之爱。麻雀并非耶稣，它始终只是一只麻雀。然而从麻雀引申的教训，可以且仍应恰当地以耶稣为中心——他向我们完全彰显了天父对我们的爱与眷顾。同理，我们无需将雅歌中的男子强行解读为耶稣的预表或寓意，也能看出此书如何指向“基督的苦难和后来的荣耀”。

雅歌中的所罗门

其次是所罗门在雅歌中的角色问题。所罗门是故事的作者兼主人公吗？许多优秀的注释家持此观点，无论是遵循寓意解经法、预表解经法，还是字面解经法的学者皆然。开篇的题记似乎明确指向这一结论——这位最伟大的大卫王朝君王，岂不是谈论爱情与婚姻的理想人选，从而预表基督？但这一身份认定似乎难以与圣经其他经卷所载的历史所罗门调和：这位以收集上千妃嫔而闻名的君王（列王纪上 11:3），显然不符合雅歌颂扬的那种专一、终身的婚姻关系典范。即便所罗门年轻时在迎娶众妻之前曾为某位女子写下此书，他后续的人生轨迹也必然削弱本书的教导。若有人在教会深情见证对新娘的爱，后来却屡次背叛她的信任，我们还会将其见证长期置于教会网站首页吗？即便他当初关于婚姻的论述完全正确。

类似的难题也出现在认为所罗门晚年写下雅歌作为悔改之举的观点中。若他写的是他人之事尚可成立，但若通篇歌颂与唯一真爱的美妙爱情却只字不提自己此后长期屡犯奸淫的历史，这很难称得上是悔改行为。人们固然可以教导我们去做那些他们自己并未践行

7. 然而证据并不如表面看来那么确凿。希伯来文中的题记实际上与《诗篇》中常见的作者归属格式存在显著差异，暗示所罗门与雅歌之间存在更复杂的关系。更详细讨论参见杜古德雅歌，73–76 页。

导言

的事。好吧，但如果他们假装自己完美地完成了这些事，而实际上并没有，那就是个问题。

将雅歌的男主角视为所罗门还存在其他问题。若所罗门是雅歌的男主角，书拉密女对爱人的倾慕又如何体现第8章的核心主题——真爱无法用任何价钱购买？当某人即将嫁给世上最富有的男人之一时，请允许我对她动机的纯粹性表示怀疑。这就像《傲慢与偏见》中的伊丽莎白·班纳特，刚见识到达西先生在德比郡的华丽庄园，就突然觉得他或许没那么阴郁傲慢了！此外，若所罗门是为自己创作雅歌，那么5:10-16中对男子外貌的绝妙描写，读来简直像令人尴尬的自夸式自画像。

因此有注释者设想，雅歌描绘了所罗门、女子与她牧羊情人之间的三角恋。这种解读中，所罗门将女子掳入后宫，但她始终思念（甚至在某些版本中主动追寻）真爱。然而该观点要求诗歌内容在不同主角间突兀切换，更遑论会引发尖锐的道德伦理质疑——关于一个女子（无论多么不情愿地）嫁给某位丈夫的同时，却积极追求与他人的爱情关系。

基于这些原因，我认为雅歌是一位无名作者创作的诗歌，描绘了两个理想化的人物——一位男子和一位女子——之间专一而忠诚的爱情。这种爱情虽然伟大，但如同这堕落世界中的所有爱恋一样远非完美。正如我们将看到的，这首诗歌中他们的理想化爱情故事实际上与《列王纪上》11章所明确展示的另一种所罗门式“爱情”模式形成对比。这种所罗门式模式将爱情视为商业和政治交易，作为达到其他目的的手段，无论是财富、政治优势、安全感还是存在感。因此，雅歌旨在向我们每个人展示，作为人类和爱人，我们与完美相距多远，并驱使我们投入我们真正的天上新郎耶稣基督的怀抱，他对新娘的爱才是真正完美的。因此，所罗门是主角的陪衬，而非主角本身。

最后，谈谈雅歌的结构。一些学者否认雅歌有任何统一性，认为它是一部非常松散的情诗集，而另一极端观点则认为它构成了一个结构严密的交错对称体。我认为答案介于两者之间。正如我们注意到的

XX

前文已述，首节经文所题雅歌之名实为最高级表达，意为‘歌中之歌’。这暗示本书并非由众多诗歌汇编而成的选集，其核心实为一首完整的歌。但这并不意味着诗歌采用平铺直叙的线性叙事——评论家们对雅歌的整体框架已形成基本共识：开篇题记之后，全诗可分为六大单元：1:2-2:7；2:8-3:5；3:6-5:1；5:2-6:3；6:4-8:4；8:5-14。⁸首尾两单元通过大量重要文字呼应形成对称结构，而包含婚姻结合的3:6-5:1单元则构成全诗的核心篇章。

由此可见，雅歌确实存在宏观的情节推进与内在逻辑脉络。整体而言，这种叙事运动围绕婚姻关系的缔结与深化展开，使得我们可以清晰界定恋人互动中的婚前与婚后阶段。与好莱坞故事通常只聚焦恋爱前期的激情不同，雅歌还向我们展现了婚后关系的某些面向——尽管在诗歌结尾，这对恋人（以及我们）仍渴望着更完满、更完美且永恒持久的爱情。

大纲

1. 标题 (1:1)

2. 序言 (1:2-2:7)

A. 引言 (1:2-14)

i. 渴望 (1:2-4)

ii. 不确定与请求 (1:5-7)

iii. 回应与安抚 (1:8-11) iv. 渴望 (1:12-14)

B. 爱的连祷 (1:15-2:7)

i. 相互确认 (1:15-2:3)

ii. 爱的欢愉与危险 (2:4-7)

8. 参见 J. Cheryl Exum 的 *Song of Songs: A Commentary*, OTL (路易斯维尔: Westminster John Knox, 2005 年)，第 38 页。许多单元之间的分界通过特定术语的出现来标记，例如“来吧”；“房屋”、“房间”或“花园”；“酒”；以及“拥抱”（Richard S. Hess, *Song of Songs*, BCOTWP [大急流城: Baker Academic, 2005], 31），而关于不要激起爱的重复叠句形成了清晰的结构标记（2:7；3:5；8:4）。

导言

3. 婚礼前：相聚与分离（2:8–3:5）
 - A. 清晨（2:8–17）
 - B. 夜晚（3:1–5）
4. 婚礼（3:6–5:1）
 - A. 疑问（3:6）
 - B. 所罗门的荣耀（3:7–11）
 - C. 爱人的荣耀（4:1–7）
 - D. 圆满（4:8–5:1）
5. 婚礼之后：分离与重聚（5:2–6:3）
 - A. 黑夜（5:2–8）
 - B. 爱人的荣耀（5:9–16）
 - C. 恢复（6:1–3）
6. 默想与重新结合（6:4–8:4）
 - A. 对爱人的默想（6:4–10）
 - B. 回应（6:11–12）
 - C. 对爱人的默想（6:13–7:10a）
 - D. 回应（7:10b–11）
 - E. 重新结合（7:12–8:4）
7. 尾声（8:5–14）
 - A. 爱情压倒性的力量（8:5–7）
 - B. 爱情无与伦比的价值（8:8–12）
 - C. 爱情永恒的本质（8:13–14）

缩写表

AOTC 阿波罗旧约注释

ATR 圣公会神学评论

BCOTWP 贝克旧约智慧书与诗篇注释

CT 今日基督教

ESV 英文标准版

HCSB 霍尔曼基督教标准圣经

JSOTS 旧约研究期刊增刊

NASB 新美国标准圣经

NICOT 新国际旧约注释

NIV 新国际版

OTL 旧约图书馆

SVT 旧约补充增刊

TOTC 丁道尔旧约注释

一雅歌

烈火般的友情

1

渴慕与满足

雅歌 1:1-4

¹ 所罗门的歌，是歌中的雅歌。¹

女子

² 愿他用口与我亲嘴！
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

³ 你的膏油馨香；
你的名如同倒出来的香膏，
所以众童女都爱你。

⁴ 愿你吸引我，
我们就快跑跟随你。
王带我进了内室。
耶路撒冷的众女子
我们必因你欢喜快乐。
我们要称赞你的爱情，
胜似称赞美酒。

女子

他们理应崇拜你！

书籍通常会有引言部分，用以铺垫场景、介绍主要人物，并引导读者进入即将展开的情节。

1. 除非另有说明，本书中所有引自雅歌的经文均根据作者自译的英文版翻译而来。

因此，在查尔斯·狄更斯的《双城记》中，作者在著名的开篇句“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之后，用大段篇幅描述了英国和法国的社会状况与局势，为后续情节提供了背景。然而，其他作家则更喜欢直接切入情节。小说家伊恩·班克斯在他的作品《乌鸦之路》中这样开头：

那天，是我祖母火葬的日子。我坐在火葬场里，听着哈米什叔叔轻声打着呼噜，与巴赫的B小调弥撒曲和谐共鸣，我沉思着，似乎总是死亡将我拉回加兰纳赫。²

吻我！

雅歌显然属于后一类作品。它直接切入主题，没有介绍人物、设定场景或其他任何铺垫，而是以女子急促的宣告开始：“愿他用口与我亲嘴”（歌 1:2）。就像爱情本身一样，雅歌将我们卷入生活的洪流，让我们屏住呼吸。开篇第一句话就是渴望之词，是痛切的欲望——因为这才是雅歌真正要表达的。³雅歌主要不是一本关于性的书，也不是约会技巧手册，或情感建议的“知心大姐”专栏。它从头到尾都在讲述欲望——被激起的欲望、受挫的欲望、得到满足的欲望、再次受挫的欲望——但最重要的是，欲望本身。女子渴望某物——或者说某人——带着热烈而急促的欲望。

她对男人的渴望表达得相当直白：她渴求他唇间的亲吻。你或许会问，还有其他类型的吻吗？显然，古埃及人沉迷于更为正式的“鼻吻”，这可能类似于某些文化中见面时的“贴面礼”。⁴不言而喻，这并非女子心中所想。

2. Iain M. Banks, *The Crow Road* (London: Scribners, 1992), 3.

3. 见 Ellen Walsh, *Exquisite Desire: Religion, the Erotic, and the Song of Songs* (Minneapolis: Fortress, 2000), 8.

4. Michael V. Fox, *The Song of Songs and the Ancient Egyptian Love Songs* (Madison, WI: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5), 97.

事实上，当她宣称“你的爱抚比酒更美”（歌 1:2）时，她的心思显得尤为清晰。英文译本常将“爱抚”（caresses）含蓄地译为“爱”（love），但毫无疑问她心中所指的究竟是何种爱。当这个希伯来词（*dôd*）以复数形式出现时（如本节经文所示），便暗指性亲密关系。在结 16:8 中，一位达到性成熟期的少女已准备好迎接“爱情”（*dôdîm*）。同样，箴 7:18 里，淫妇用言语引诱少年人：“你来，我们可以饱享爱情 [*dôdîm*] 直到清晨。”因此，她渴望从男子那里得到的是特定类型的“爱”——性爱。但与此同时，这个词还隐含着特定性质的性行为：充满激情的性，而非单纯的生育行为。她想要这个男人，不仅仅是为了生育他的孩子，更是为了自己（与他在一起）。她说，那样的爱比酒更美——而酒象征着丰盛美满的生活。

从品尝他的亲吻，她转而沉醉于他膏油的芬芳（歌 1:3）。气味拥有唤醒记忆的非凡力量。无论是烧焦卷心菜的气味勾起学校难以下咽的餐食回忆，还是玫瑰水的馨香让你想起祖母，一缕气息便能涌起万千关联，或美好或苦涩。此刻，当她忆起他独特古龙水的芳香，所有联想皆令人愉悦。尽管男子此刻不在她身旁——因这段并无对话——仅凭对他气息的回忆，就能让他以某种方式回到她的身边，从而抚慰她内心的孤寂。

他名之声

然而女子对男子的倾慕不仅源于肉体吸引。令她心驰神往的，除其抚触与气息外，更因他的名——她将其比作倾泻而出的膏油（歌 1:3），散发馥郁芬芳。并非单纯因有人唤出“弗雷德”“乔纳森”或“玛黑珥沙拉勒哈施罢了”这类名字便令她膝软。真正令她悸动的，是这名字所象征的品格。他不只是散发甜香、相貌俊朗且吻技高超的男性，更是可靠负责之人，因正直与美德备受社群敬重。

这就是她所爱的男人——她深信其他所有人都应当爱他。这当然是爱情的典型特征，它渴望被分享。当你的姐妹或女儿深深迷恋上

她在大学里遇到的那位可爱的同学时，准备好接下来的几周里反复听到关于他的种种。绝不会少！他可爱的小习惯、他卷曲的头发、他在非洲孤儿院做志愿者的那个夏天、他手机里存着的美丽妹妹的照片……哦，我提到他的头发了吗？除非你承认他确实相当迷人，否则她绝不会满足。同样，在雅歌中，女子深信所有 *‘alāmôt*（歌 1:3）都认同她对那男子的看法。这些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处女”，如 ESV 所译，而是指刚达到性成熟年龄、适婚的年轻女子⁵——她们在每个文化中往往都是评判男性魅力的标准制定者。

如此强烈的渴望寻求着满足。女子期盼她的爱人将她抱起，迅速带入他私密的内室（歌 1:4），在那里她终于能体验渴望已久的亲吻与爱抚。她想要说出小说《简·爱》中那句经典台词：“读者啊，我和他结了婚。”当字幕滚动时，四周响起满足的深深叹息。事实上，在这首诗中，当镜头从这对幸福伴侣的画面淡出时，我们听到了社群对他们爱情的认可。一个可能是代表耶路撒冷众女子的复数声音，为他们的爱情故事献上祝福，证实那些适婚年轻女子的赞许是正确的：他的爱抚确实胜过美酒，他们的关系值得庆贺。但请注意尚未发生的事——男子并未实际出现在这一幕中，仅是女子渴望的对象。他并未真正亲吻她，他们也尚未结合。此刻甚至不清楚他对这段关系的渴望是否得到了回应，更遑论能否终成眷属。

重塑我们的性别观

那么这首短诗对我们自身的人际关系有何启示？显而易见，雅歌旨在挑战并重塑我们对性、性别与婚姻的认知——无论这些认知是来自周遭文化环境，还是我们所成长的基督教亚文化圈。智慧文学总是既提供“梁木”也投下“炸弹”——那些坚固的支柱构

5. 参见 Richard S. Hess, *Song of Songs*, BCOTWP (Grand Rapids: Baker Academic, 2005), 51–52。

成了基督教世界观的基石，而那些威力强大的“炸弹”则能够摧毁那些我们轻易拿来替代基督教世界观的错误观念。

这首诗如何做到这一点？首先，这位女子既非女权主义者，也非传统主义者。与我们更广泛的文化中把女性描绘得和男性一样的性主动不同，她并不梦想抓住她的男人，在他唇上印下一吻，然后拽着他进入她的卧室。她希望他来亲吻她，他让她神魂颠倒。然而，她也并不是一个会在沉默中憔悴、等待男人察觉她心意的羞怯之人。她期待并渴望男人在关系中主动，同时也不羞于表达自己的希望和欲望。这与我们基督教亚文化中许多被视为智慧的观点形成鲜明对比，后者将女性在寻求浪漫关系中的角色描绘得完全被动。

同样，雅歌中的女子既不完全独立于她的社群，也不全然屈从于家庭的意愿。她是一位内心坚定、清楚自己想要追求何种伴侣的坚强女性。与我曾辅导过的某些年轻人不同，她无需父亲的首肯就能与一位年轻男子在大学食堂里“单独”共饮一杯咖啡（尽管周围还有六百号人！）。然而与此同时，与我们的文化趋势相反，在雅歌中，社群对他们关系的看法至关重要。爱情并非自我成立的充分理由，他人的看法同样举足轻重。这位女子希望她的关系能得到周围人的公开接纳与祝福。

重塑我们的性观念（及如何表达它们）

同样，雅歌所呈现的性观念与我们文化中的图景及教会常传递的形象都相去甚远。在我们的文化中，任何两名成人之间自愿的任何形式的性爱都被视为正当合理，无论其性别或关系如何，都值得庆贺。发生性行为无需婚姻甚至长期承诺关系的约束：性就是性本身。在我们的文化里，性也不仅限于男女之间：它可以是男男或女女之间。但正如我们将看到的，这并非雅歌所颂扬的视角。

它赞美一种一心一意、终生奉献、排他性的男女关系，视之为理想的人际关系典范。

通常，当基督徒讨论为何婚前性行为、通奸、闪婚或同性恋是错误时，我们会直接引用圣经中的律法条文，指向那些“不可”的诫命。这些律法固然真实且符合圣经，是我们天父充满爱的命令，他深知性犯罪对我们生命的破坏力。然而雅歌提醒我们，有时或许更应多花时间参照那些“应当”的教导。在伊甸园中，当撒但问夏娃“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创 3:1）时，她向撒但复述了不可吃禁果的律法，甚至额外添加了不可摸果子的规定以求稳妥。但在她专注于那棵特殊树木的禁令时，却弱化了上帝最初的话：“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2:16）。她确实提到了许可（3:2），却忽略了上帝命令中强调的肯定语气（你当然可以吃……“you may surely eat”）及其涵盖的广度（园中**每一棵**树上的果子“every tree of the garden”）。这些关键遗漏使她轻信了撒但的谎言，认为上帝是苛刻的监工而非慈爱慷慨的父亲，因此他的律法是压制而非释放的。

教会对待性的态度也常如出一辙。我们过分聚焦于圣经中告诫我们不可涉足的各种性行为，甚至自行添加了额外规条。早期及中世纪教会将童贞与独身奉为比婚姻更高阶的属灵状态。然而当雅歌中的女子梦见情郎时，她幻想的并非两人一起查经并一同祷告，而是思念他的亲吻与爱抚。她的社群所欢庆赞美的，正是这般炽烈渴望。这些念头并非反常污秽，而是美好正当的。性不仅是在特定条件下被允许的行为，更是上帝为婚姻所设计的奇妙而荣耀的礼物。因此我们对此心怀渴慕实为美好正确。毕竟，上帝亲自设计了所有相关身体器官与生化反应，才使得性如此欢愉。我们理应为这个事实欢呼庆贺！即便当我们的性欲无法得到满足或对象错位时，欲望本身仍是上帝所创造的良善之物。

这也启示我们应如何对待那些正挣扎于婚前性行为诱惑或同性吸引的人。仅说圣经禁止婚前及同性性行为是不够的——尽管确实如此。律法无法改变人心。事实上，律法本身只会定我们的罪，常让我们感到愧疚污秽，有时反而驱使我们远离而非亲近上帝。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雅歌描绘了一幅美丽的婚姻图景：一男一女在爱中建立的深厚永恒联结，如此丰盛深邃，令所有人都心驰神往。诚然，因堕落之故，我们都有错乱的欲望。对某些人，基于其特定性格与背景，这种错乱可能表现为同性吸引；对另一些人，可能是将异性视为满足私欲的工具——无论是否付诸行动；还有人可能完全压抑性欲，视其为肮脏邪恶。我们都是破碎的人，而雅歌为性方面的破碎开出的良方，是以极致之美向我们展现真正的性完整：一男一女在爱中建立的独特、深刻且永恒的联结。

完美的新郎

然而，当我们都如此破碎时，一幅完整的美丽图景又有何用？这岂不是像在伤口上撒盐，或是在干渴的沙漠中看到甘泉的海市蜃楼？如果雅歌是我们圣经中唯一的篇章，或许确实如此。但雅歌实则呼应了一首更深邃、更丰盛之歌的旋律——那是一位真实且忠贞的爱者之歌，他不同于拥有庞大后宫、对女子弃若敝屣的所罗门，而是为新娘舍己的爱者。尽管我们“黝黑”且不可爱（见歌1:6），他却是“全然可爱”的（5:16）。这位爱者正在预备教会成为他的新娘，以他无瑕公义华美衣袍代替我们罪与失败（包括一切性方面的失败）的污秽衣衫。他正在天上为我们预备蜜月居所，在那里他将永远以我们——他拣选的所爱——为乐。圣经故事的结局是，创造万物的上帝欢然宣告关于他的教会：“读者啊，我娶了她！”他才是

我们心灵真正渴慕的英雄，我们所有最强烈世俗欲望的终极指向。

这正是雅歌今日对我们的诉说——无论我们正寻觅爱情、沉浸爱河、失恋痛苦、因爱幻灭，还是对爱情全然困惑。我们渴望爱人并被人所爱的核心，本质上反映了我们被造时对上帝之爱与被上帝所爱的深切需求。正如奥古斯丁那句名言：“主啊，你为自己创造了我们的心，除非安息于你，否则我们的心永无宁息。”。雅歌将我们视为欲望错位的破碎之人，既让我们瞥见有序欲望的模样，也提醒我们在此世寻得这般真爱何等艰难。由此，雅歌召唤我们与那位进入欲望混乱之世、替我们完美去爱者建立关系。耶稣基督确实是那位超乎万名之上之名的主。基督与其公义的馨香之气以真实的甘甜与美好充满世界（林后 2:14）；作为基督徒，我们都渴盼他来临的那日，将我们高举，带入属天家园，最终成全这份关系。我们尘世对爱的强烈渴望，由此映照出对上帝之爱更宏大深邃的饥慕。

然而反过来说亦是如此。基督以何等强烈的天国之爱爱我们，这爱使我们所有尘世的欲望都相形见绌。耶稣作为人完美地爱着，却从未结婚，也未曾享受过那种亲密关系和性愉悦——我们的心灵和肉体如此轻易地认为没有这些就无法好好生活。这意味着，若上帝为我们设定的完美计划不包括性与婚姻（在上帝的计划中这两者总是相伴相随），我们并不会因此就变得不够完整，或注定要过一种不充实、不满足的生活。同样地，若我们在性行为或婚姻历史上有过失败，比起我们的不忠记录，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天上的丈夫向我们展现的信实。人世间的婚姻是指向基督之爱的标记；若我们已拥有这实相，其余一切皆可褪色。

回应上帝之爱

你生命中拥有这实相吗？你是否藉着信靠他对你的信实——这信实体现在他顺服的生命、完美的牺牲、以及最终的复活之中——与基

6. Augustine, Confessions, trans. E. B. Pusey (New York: E. P. Dutton & Co., 1949), 1.1 语言已更新)。

督结为连理？当上帝问你为何应允你进入他的天国时，你的回答是否是‘因我身心皆归属于我信实的良人耶稣基督，我所仰赖的是他的恩典而非自己的善行’？唯有这样的回答才能开启充满喜乐的永生之门。这个答案同样为我们在世上的生活铺就通往深刻喜乐之路，尽管我们仍存有残缺。

若你已与基督联合，这段关系是否成为你思想的核心？你是否会情不自禁地默想他，沉醉于基督何等奇妙、他竟爱你如斯令人难以置信，并渴慕更多经历他的同在？你是否会因喋喋不休地向亲友诉说所爱之人的美好而令他们厌烦？若你与我稍有相似，多半时候答案会是‘不’。我不得不承认，就属灵层面而言，自己多数时候活得像功能性单身者。我时不时地会‘偶遇’基督，那时才想起我们原是缔结了婚约的。当然，身为牧师和教授，研读圣经本是我的职责，这确实有所帮助！即便如此，我仍时常全神贯注于自己属世的欲望和计划，以致羞愧地承认——有时我甚至全然未曾想起他。

解决我那以自我为中心的罪性，答案并非更多的律法：不是告诉我需要花更多时间研读圣经，或追求更长时间的灵修，或忍受更严苛的基督教纪律。解决自我中心的答案是敬拜：在耶稣基督的容颜中凝视上帝的荣美。这正是我们教会每周重返主圣桌的原因。当我们来到圣桌前，我们重新定睛于被钉十字架又复活的基督之美，并铭记即使我们的目光游移转向其他所爱，他的目光仍坚定而满含爱意地注视着我们。在这筵席上，我们纪念耶稣牺牲的荣耀、他对我们无与伦比的爱，以及为我们存留在他里面的丰盛产业。周复一周，我们与弟兄姊妹一同再次宣告：“我们要因你欢喜快乐！我们要再次颂扬你的爱！我们的心与面庞都要转向你，基督啊，并传扬你名的美善——那名贵过倾倒的香膏，甘甜过最醇厚的美酒。”在那里，我们的心灵因他对爱侣——我们——那永不止息的爱之福音得喂养，灵魂得更新，等候他那期盼已久的再来。

7. 参见《海德堡教理问答》第一问。在此释义中，作者将原词救主替换为丈夫。

2

肯定与亲密

雅歌 1:5-14

女子

⁵ 我肤虽黑，却是美丽，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
如同基达的帐棚，好像所罗门的幔子。

⁶ 不要因日头把我晒黑了就轻看我。

我母亲的儿子们向我发怒，
他们派我看守葡萄园；

[但] 我自己的葡萄园却没有看守。

⁷ 我灵魂的至爱啊，求你告诉我，你在何处牧羊？
晌午在何处使 [羊群] 歇卧？

我何必在你同伴的羊群旁边好像蒙着脸的人呢？

男子

⁸ 你若不知道，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啊，
只管跟随羊群的脚踪去，

把你的山羊羔牧放在牧人帐棚的旁边。

⁹ 我的佳偶啊，我将你比作法老车上套的骏马。

¹⁰ 你的两腮因耳环显得秀美，你的颈上戴有 [宝石] 项链。

¹¹ 我们要为你编金辮，镶银钉。

女子

¹² 王正卧在榻上，我的哪哒香膏散发芬芳。

¹³ 我的良人对我而言如一袋没药，
整夜憩息在我胸怀间。

¹⁴ 我的良人于我如隐基底葡萄园中的凤仙花簇。

文学世界中基本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爱情故事模式。一方面，有《罗密欧与朱丽叶》或灰姑娘与白马王子式的模板——恋人一见钟情，戏剧张力来自阻挠他们结合的外部因素。另一方面，则有《美女与野兽》中贝儿与野兽的模式，或《无事生非》里培尼狄克与贝特丽丝的模式——主角起初互相厌恶，却逐渐克服敌意萌生爱意。

我们在雅歌中读到的爱情故事属于第一种类型。此前的研究中，我们只听到女方的声音，聆听了她对男子炽烈的爱慕之情，但当时无从知晓男方的感受。这份爱是双向奔赴的，还是会像青春期无疾而终的暗恋般，最终沦为令人尴尬的回忆？

在这一集中，我们不仅了解到她的爱得到了回应，更通过他们的对话见证了彼此情感的滋长。这提醒我们，爱并非一个你偶然“坠入”的坑洞。爱是一种关系，如同所有其他关系，若想发展为真正的亲密，它需要被滋养和培育。作为智慧文学，这段经文为我们提供了来自上帝的指引与鼓励，将在我们追求自身浪漫关系时给予挑战、定罪和引导。然而最伟大的爱情故事——我们生命中真正的雅歌——是我们与那位为了他的荣耀而创造我们的上帝之间的关系。因此，这段经文也述说着我们与上帝的关系，以及我们对与他亲密同行的追求。

肤黑却美丽

诗歌以女子表达她的忧虑开篇，她担心自己因不符合她所处文化的传统审美标准而缺乏吸引力。

她肤色黝黑（歌 1:5），此处并非种族特征而是社会特征：这并非源于她的出身与族裔，而是因被迫在葡萄园户外劳作所致，那里强烈的阳光晒黑了她的肌肤。然而与此同时，她的话语中带着一丝倔强。她虽黝黑，却依然美丽。尽管她可能看似像基达游牧部落用来制作帐篷的深色粗粝材料，她却宣称自己仍如所罗门的幔子般美丽——那些宫殿墙帷曾是都市时尚的巅峰。

这段开场白将她定位为一位农家少女，忧心自己如何与耶路撒冷的少女们——那些迷人优雅的都市居民——相媲美。在古代文化中，美黑沙龙馆毫无市场：成为富贵女性的标志正是能够远离阳光。穷人在田间劳作使得皮肤日益黝黑，而富家女子深居闺中保持肌肤白皙¹。事实上，某些国家至今仍存在这种偏见：近期在斯里兰卡旅行时，我见到许多“亮肤”“美白”产品在售。然而工业革命后，当穷人因每日十六小时工厂劳作变得苍白时，富人不得不寻找新的区分方式，“健康古铜色”的概念便应运而生。

这位女子不仅出身贫寒，还来自一个处境艰难的家庭。歌中从未提及她的父亲，她的亲属在这里被描述为“我母亲的儿子们”而非兄弟，这是一种更为疏远的亲属称谓（歌 1:6）。她无人庇护与供养，被迫在中东地区的烈日下为家族劳作于葡萄园中。与此同时，她无法照料自己的“葡萄园”——即她的身体。她无法如愿投入必要的时间与资源来打理容貌。她感觉自己像灰姑娘，在家中遭受奴役与压迫，等待着王子降临，带她前往充满丰裕与爱意的新生活。

1. 人类学家马文·哈里斯研究了遮阳伞的历史使用情况，他观察到从罗马到北非，皇室与富有的“贵族”总在庆典用的华盖与遮阳伞下躲避日晒，而平民却被禁止使用此类器具。这与苍白肤色被视为上层阶级标志有关。参见Kerry Segrave, *Suntanning in 20th Century America* (Jefferson, NC: McFarland & Company, 2005), 第8页。

你在何处？

尽管面临诸多外在困境，女子仍倔强地坚称自己的美丽，并请求爱人指引方向以便寻见他。此前她将男子比作君王，此刻他却成了牧羊人，在田间与羊群为伴（歌 1:7）。如同诗歌中常见的手法，诗人此处运用了令人目眩的隐喻万花筒来传达其意。这些隐喻并非全然无关，因为在古代（包括圣经中），君王常被描述为子民的牧者，肩负照料与守护之责。然而，现实中不会有在位的君王或王室成员真正从事牧羊工作，直面田野间的危险与艰辛——此等粗活自有仆役代劳。此处的隐喻重点亦非牧人对羊群的看顾，而是这种生活方式为恋人构建关系所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当他不断迁徙时，她该如何寻得他的踪迹？

这位女子的爱意如此深切，以至于她无法仅仅等待他在日暮归家：她渴望在正午时分也能与他相伴。通常那时羊群会静卧休憩而非走动；然而与心爱之人外出意味着要额外承受烈日灼人的目光（参见歌 1:6）。这也意味着要面对社会风险：她害怕被他的牧羊同伴视为蒙面女子（第 7 节）。那些戴着面纱在牧羊人中游走的女性通常名声不佳：她们往往是妓女，正如创世记 38 章中他玛所伪装的那样。但女子甘愿承受名誉风险，只为能寻得他并与之相守。

我在这里

男子的回应立刻展现出鼓励与体贴。他先称她为“女子中极美丽的”，并指引她寻己之路，由此回应了她的双重顾虑（歌 1:8）。实际上，他戏谑的语气暗示她本应清楚他的所在：只需循着他留下的踪迹即可。他并非欲擒故纵。此外，男子将她比作法老战车中的母马（第 9 节），许多解经家认为这暗指一种古老的军事策略，将处于发情期

的母马释放到战场上，试图在敌方拉战车的公马中制造混乱。然而，这段文字的焦点似乎在于装饰而非信息素：比较的重点在于她如同埃及和波斯都闻名的那种高度装饰的皇家马匹。²正如那些备受宠爱的皇家马匹佩戴着装饰华丽的马勒，她的双颊也点缀着金银耳环，颈部戴着宝石项链（或许是埃及风格的项圈）。

女子以三节诗句回应男子肯定的言辞，重新表达了对他的渴望，这三节诗以芬芳为主题相连，并回溯至她在雅歌 1:2-4 中最初的渴望之言。她再次如第 4 节般称男子为她的“王”；但在第 3 节中她沉醉于他的气息，此刻她则希望当他斜倚在榻上时她的芬芳能飘向他，或许此时他正在与友人共进晚餐（第 12 节）。女子渴望弥合贯穿本节的距离。她不愿仅让香气飘向远处榻上的他，而是希望他尽可能贴近自己。她愿他如没药嫩枝整夜憩息于她双乳之间（第 13 节）。她将爱人比作隐基底葡萄园中的凤仙花簇，这片死海沿岸绿洲般的土地以其皇家葡萄园与花园闻名（第 14 节）。与周围干旱的荒野景象形成鲜明对比，她的爱人如同花园中央的芬芳花朵。

美的评判

那么这首诗是如何表达我们对爱情的渴望的呢？首先，它坦率地承认了我们内心深处的极度不安。当这位女子宣称“我肤虽黑却是美丽”时，她是在大声寻求肯定。她希望有人能够看到她、爱她原本的样子，包括她那风吹日晒的肤色、复杂的家庭状况以及构成她自身的一切因素。女性美的潮流或许已经有所变化，但对外表和身体形象的担忧却依然困扰着我们。³如今我们不再

2. 参见Steven Horine, *Interpretive Images in the Song of Songs: From Wedding Chariots to Bridal Chambers* (New York: Peter Lang, 2001), 134。

3. 参阅Shannon Hodde Miller, “‘Am I Pretty?’ A Troubling question among Christian Women like Me,” *CT* (March 9, 2012), 网址：
<http://www.christianitytoday.com/women/2012/march/am-i-pretty-troubling-question-among-christian-women-like.html?paging=off>。

赞美肤色苍白、“体型传统”⁴丰腴的女性，转而推崇晒成古铜色、骨感纤细的身材。在我们的文化中，男性也面临更大压力，无论是否穿着正装都必须保持完美形象。我们身处一个崇拜外在美的文化，将对所谓“健康”外表的追求——这种被我们委婉称为偶像崇拜的行为——推向了病态的极端。

我们无疑将这种文化焦虑带入了对浪漫关系的追求中。我们依据体型或发色快速评判他人，将不符合标准者直接排除在考虑范围之外。肤色“黝黑”者概不录用。这种对外表的执着或许正揭示了我们寻求关系的本质：我们希望与有魅力的人相伴，因为这能提升自我认同感。它满足我们的虚荣，抚平内心的不安：若能吸引有魅力的人关注我，就证明我是个重要人物。雅歌邀请我们睁开双眼，超越文化对美的刻板定义，去爱一个人的本质，而非仅仅其外在皮囊。

遗憾的是，在许多教会环境中，我们对彼此的评价与世俗世界并无二致。任何不符合文化审美刻板印象的人都被视为二等公民。更甚的是，基督徒在择偶时往往带有完美主义倾向，几乎不给“虽黝黑却美丽”的可能性留下空间。我们宣称的福音明明宣告所有人都是破碎却蒙爱的，也声称要寻找能接纳我们真实缺陷的伴侣，但与此同时，却常常回避那些有着复杂过往的人。问题根源仍在于我们内心的偶像崇拜与自私——我们寻求的是能让自我形象光鲜的婚姻伴侣，而非一个需要我们去爱、去服侍的同为罪人的伙伴。

更复杂的是，有些人陷入了另一种偶像崇拜——被伤痕累累的人吸引，只因想成为他们的救世主，做那个披荆斩棘解决问题的骑士。我们忘了婚姻对象可能也是未来孩子的母亲或父亲。被问题深重者吸引，本质上并无任何高尚之处。

4. 该短语出自亚历山大·麦考尔·史密斯的《第一女子侦探事务所》系列丛书（Alexander McCall Smith's The No. 1 Ladies' Detective Agency series of books），故事背景设定在博茨瓦纳。

过往至关重要：一个人的过去不会在信主那一刻被轻易抹去。有些人终其基督徒生涯仍需要大量情感与属灵的支持。然而，“黝黑却美丽”的意象提醒我们，若看到他人生命中的挣扎正结出敬虔果实并促使其迈向属灵成熟，就应敞开心扉与之建立关系。轨迹比历史更为重要。

毕竟，若我们择偶的首要标准是对福音的热爱，那么某些最佳婚姻人选可能并非历史清白。相反，他们因亲身经历罪性而锻造出对上帝的深沉的爱。正如耶稣指出的，被赦免多的人爱也多（加 7:47）。因此，基督徒女性或许不该立刻拒绝坦承网络色情挣扎的男友，而应看到对方愿意诚实面对问题的可能性。或许，那些以敬虔方式对抗同性吸引的人，值得花时间去了解作为潜在婚姻伴侣。我们应当寻找的，是那内心的黑暗能点燃对基督之美深切热爱的灵魂。

肯定

更准确地说，雅歌提醒我们，真正重要的并非某种衡量我们吸引力的“客观”标准，而是我们在爱我们的人眼中感到美丽这一事实。女子最初的陈述对象是耶路撒冷的众女子——那些环绕着她的世故都市人，她曾畏惧她们的目光会如夏日骄阳般严酷伤人（歌 1:5-6）。但我们始终无从知晓她们对她的评价。我们不知道耶路撒冷众女子对她的评判是“太黑了”、“惊艳的异域风情！”还是“好好打扮潜力无限”。归根结底，古代时尚达人是否认为这女子能成为耶路撒冷下一位顶级模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她的爱人对她的看法：在他眼中，她就是女子中最美丽的存在。男子并未将她对外貌的担忧斥为不属灵或可笑，反而以温柔的话语回应了她的这些担忧，不断肯定她的美丽，并试图用珠宝礼物来增色。透过他的

肯定与赞美之词，他在她最觉不讨人喜爱的领域里建立她的自信，并确保她感受到他的爱意。

这种关怀在理想情况下是关系初期的典型表现。正如我们之前提到的，在热恋阶段，爱侣会高声歌颂彼此的优点。这本该如此：在婚礼当天，你应当能尽情赞美那个你将托付余生之人闪耀的美。仅知道对方是基督徒、或家人认为你们很般配是不够的。因不确定能否遇到更好人选而选择结婚也是不够的。吸引力至关重要！当然，吸引力是多维度的。我们被完整的人而非仅是肉体吸引。可能被对方熠熠生辉的个性、对他人悲悯的关怀，或是古怪的幽默感所吸引——这些美德足以弥补他人眼中的外貌缺陷。更重要的是，与你结婚的人不会完美，婚前你应清楚了解对方的缺点与典型过失。每段关系中都存在尽管与因为。即便知道她可能永远登不上《Vogue》杂志封面，或他不太可能入选年度百大性感男士，你仍应能称配偶为“女子中极美丽的”或“男子中最俊美的”，因为在你眼中，她 / 他确实如此。

婚后你也不应停止说这些肯定的话语。在任何关系中，肯定的话语都拥有巨大的力量，而配偶对你自我认知的影响远超他人。若配偶常说你美丽又成功，你便会感到自信满满；反之，若配偶屡屡贬低嘲讽，灵魂便会留下连外界成就与他人赞美都无法填补的空洞。这正是上帝最初的旨意：二人结为一体，同心同德，用鼓励与肯定的言语彼此建造。但当身体自毁自伤时，便是灾难性的问题。我们本能地知道，当人们通过自残或割伤来伤害自己时，事态已严重恶化。然而你对配偶外貌或魅力的评价同样至关重要，即便你声称那“只是个玩笑”。

肯定与亲密

追求亲密

然而，这位女子并不只想被当作等身人偶般因外貌受到赞美。她渴望与所爱之人建立真正的亲密关系——一种能跨越人与人之间鸿沟的亲密。她希望白天能参与他的工作，夜晚能整晚拥他入眠。圣经告诉我们，男人独居不好（创 2:18），女人亦然。我们被造本就不是为了独居，而是要彼此追求亲密。虽然上帝赐予某些人以独身作为天职的恩赐，但大多数人被呼召通过婚姻关系寻找最深层的亲密。

这同样与主流文化背道而驰。我们所处的广义文化将婚姻置于次要位置，推迟到其他目标——尤其是教育和职业目标——达成之后。我们说：‘等我读完研究生并在专业领域站稳脚跟，才会考虑婚姻。’但我们对身体和情感双重亲密的渴望从未消失。其结果是，我们可能在此期间陷入一连串情感与性的纠葛。社会学家马克·雷格纳斯如此评论：

一次又一次，我聆听基督教大学生向我讲述他们的关系如何变得亲密。我从不问他们为什么。我知道原因。因为性爱感觉美妙，它让人感到联结，感受到深刻的人性。我从不责怪他们渴望这些。性本是为了深化人际关系，而对它的渴望本应促进婚姻。⁵

通过无限期推迟婚姻，我们为自己设定了失败的结局：我们生来就是为了婚姻的亲密关系，当这种现实缺失时，仿制品显得不可抗拒地诱人并不令人惊讶。在雅歌中，女子愿意付出巨大努力并承担社会风险去追求这种亲密。这是她生命中的首要目标。她愿意在炎炎烈日下外出——按照诺埃尔·科沃德的歌谣，那时除了疯狗和英国佬，常人都会待在家里。她甘愿承受牧羊人的误解与辱骂。她只是渴望与所

5. 马克·雷格纳鲁斯，《早婚的理由》，Mark Regnerus, “The Case for Early Marriage,” *CT* (July 31, 2009), <http://www.christianitytoday.com/ct/2009/august/16.22.html>.

爱之人相伴。而他也回应她的努力，帮助她找到通往他的道路。真正的关系建立在这种亲密之上，这需要时间、努力和承担风险的意愿。

将婚姻偶像化

然而在堕落的世界里，这种亲密即使在婚姻中也难以寻觅。如果说更广泛的文化（包括一些基督徒）忽视或贬低婚姻，认为其不必要或可以轻易推迟到人生更合适的阶段，那么当今时代的教会有时却将婚姻偶像化到如此地步——仿佛未婚者就是不完整的失败者，或者婚姻若不尽如人意便是一种缺憾。我们生活的现实世界是：有些男女尚未找到他们的“君王”——那个能与之共谱一生爱恋的人；另一些人虽步入婚姻，却未获得婚姻本应带来的亲密。有些人在婚姻中的孤独感甚至胜过单身时。面对这样的婚姻困境，有些人只是麻木度日，生存而非生活；有些人则抛弃令人失望的婚姻，追逐婚外亲密关系的虚幻泡影；还有人因死亡失去忠实的配偶，或遭曾经海誓山盟之人离弃。对许多人而言，婚姻并非流奶与蜜的应许之地，而是干旱贫瘠的荒原。

在这样的背景下，许多人背负着过往关系的伤痕，我们很容易在错误的地方寻求亲密感。或许我们会通过色情制品或浪漫文学的虚假形式，或通过连续的性关系来填补内心的空虚。这种情况下，我们以炽热的激情追逐着那份错乱或受挫的亲密渴望。又或者，我们会变得冷漠而愤世嫉俗，将心封闭起来以免受伤害，在经历多次失望后拒绝再冒险追求亲密。这种方式下，我们通过否认和压抑来处理对亲密关系的混乱渴望。

寻找亲密

这首歌以其乌托邦式的热情提醒我们：对亲密的渴望本质上是美好的。在内心深处，我们都渴望着雅歌中那位女子所渴望的：一个认

为她美丽的人，尽管她肤色黝黑；一个会肯定她的人，即使她在家庭中经历的困难使她的葡萄园荒芜杂乱。哦，多么渴望被这样一个人所爱！

这样的爱是否还有希望获得？是的，有可能。这首诗是对那些轻易侵入我们受伤心灵的悲观情绪的有力解药。它在我们鼻尖下飘散着凤仙花的芬芳，鼓励我们记住，在生命的沙漠中有一片芬芳的绿洲。亲密并非遥不可及的梦想，让我们徒劳追求。跨越男女之间的鸿沟是有希望的。

对一些人来说，那种深厚的亲密关系确实会在婚姻中找到——虽不完美，但真实存在。无论是一见钟情，还是起初糟糕后来奇迹般扭转的关系，真爱确实存在，并且是丰盛的祝福。如果上帝赐予你与配偶这样的关系，就当感谢他的美好恩赐，并竭力追求雅歌所颂扬的那种亲密。肯定并庆祝彼此独一无二的美丽与恩赐。为你所爱之人的独特之处而欣喜，并花时间向他 / 她表达这种欣赏。在炎炎烈日下，在凉爽的夜晚里，以热烈而充满激情的承诺彼此追求，相爱、珍惜并服侍对方，日日为配偶舍己。

对其他人而言，生活并非如此。上帝未曾赐予你一段亲密的婚姻，或许甚至未曾赐予你婚姻。难道你因此就被判定过着次等人生的生活，渴求着此生永远无法获得的亲密关系吗？绝非如此。毕竟，耶稣——这世上最完美的人——从未经历过婚姻或性亲密，却依然与十二门徒及其他男女朋友，以及他的天父，建立了深厚而喜乐的关系。这向我们表明，我们可以通过与同性别的人建立深厚的友谊来获得深刻而真实的亲密关系，这种关系常因我们迫切渴望结婚而被忽视。在教会中，上帝赐予我们一个家庭：弟兄姊妹们能够爱我们本真的样子，既承认我们的阴暗面，也赞美我们的美好，肯定我们独特的恩赐。教会本应是一个深度亲密的地方，为了耶稣基督的缘故，我们在此被认识、被爱，如我们所是。

当然，若要在教会中实现这种亲密关系，我们需要以努力和热忱去追求，同时以恩典和宽恕对待那些常令我们失望、辜负我们的人。仅靠每周日上午几小时的相处，无法与人建立深厚情谊。这正是团契小组和事工团队的意义所在——它们为培育深刻亲密的关系提供了土壤，让人能与我们同喜同悲。无论上帝是否赐予你美满婚姻，你都蒙召在教会这个丰富的关系网络中寻找并给予鼓励、肯定与亲密。

与上帝的亲密

但即便是教会也常令人失望。即便在最美满的婚姻和最理想的教会中，我们对性与情感亲密关系的渴望，在这个破碎的世界里也永难完全满足。最丰盛深邃的亲密盼望，不在任何纯粹属人的关系中。无论你与他人紧密相连或形单影只，已婚或未婚，真正的亲密最终只能在创世之前就爱我们的那一位——耶稣基督——里面寻得。我们对人间亲密的渴求，那种渴望被全然了解、被深知一切却依然深爱的欲望，本质上是对造物主亲密关系的折射。

事实是我们都深受遗传基因与生存环境的创伤。我们活在黑暗之中，不仅被周遭环境和阳光辐射所侵蚀，更被自身无数形式的私罪与偶像崇拜所败坏。我们渴望美丽，却深知内在的残缺。我们未能守护自己的葡萄园。在雅歌后文中，新娘欢喜地将象征她身体的葡萄园，独特而欣然地献给丈夫（歌 8:12）。可悲的是，我们许多人未能如此守护纯洁，反倒任葡萄园门户洞开、围墙失守。有些人或许按狭义语义学标准尚算童贞——即对性行为的定义极为严苛。但若以耶稣在登山宝训中的标准衡量，我们所有人

皆因私欲而污秽（太 5:27-28）；无人能保守自己心灵的葡萄园纯洁无瑕、无可指摘。

我们中有些人也经历过与这位妇人相似的家庭关系困境，甚至可能遭受本应保护我们之人的伤害。这导致我们的性反应变得混乱——或许我们似乎被设定为对同性产生吸引，又或是对任何性互动都全然排斥。面对与同性建立深厚关系时可能出现的性吸引力挣扎，或是鉴于过往受虐经历而对所有关系产生畏惧，像我们这样伤痕累累的人，又怎能指望能与那位以耀眼圣洁与威严彰显自身的上帝建立起真正的亲密关系呢？

我们的牧者君王

答案在于那位既是我们的王又是我们牧者的耶稣基督。我们的牧者没有等待我们在烈日当空时主动寻访，而是亲自来寻找我们。耶稣为追寻所爱之人承受讥讽与凌辱，他进入这个世界的旷野，为要寻找拯救彻底迷失的我们。他舍弃了自永恒以来与天父享有的完美亲密，只为将我们因犯罪而轻蔑丢失、甚至从未意识到自己需要的亲密关系重新赐予我们。为赢得与我们的亲密，天父在十字架上击打、毁伤自己爱子的形象，为我们的罪付上代价。耶稣原本并无令人倾慕的容貌或威仪（参赛 53 章），但在历史的高潮时刻，他被摧残至面目全非。十字架上，光明与团契被隔绝，当圣子将我们的黑暗纳入己身时，灵魂最深处最刺骨的黑暗笼罩了他。然而藉着这牺牲，耶稣如今给我们披上他公义荣耀的王袍，以我们不配得也无法赚取的惊人美丽装饰我们。我们的漆黑被他的荣美永远吞没：如今天父荣耀的光辉永远照耀我们。

这正是治愈我们所有在寻求彼此亲密关系时踌躇不前与失败尝试的良方。即便最优秀的丈夫与妻子，也多次亏欠自己的配偶，未能应当的那样去爱对方。我们所有人，无论单身或已婚，我们都屡次未能

以纯洁之心追寻上帝与身边之人，反而选择追逐偶像所提供的那种轻易虚假的亲密。然而，我们挚爱的主仍邀请我们走出干渴的旷野生活，进入他爱的绿洲。他称我们为“极美丽的”，并欢迎我们与他共享深邃的亲密。耶稣知晓我们的一切，包括那些从未向世上任何人透露的最深、最黑暗的秘密。然而他依然爱我们，渴望与我们共度永恒。这才是我们所有人真正渴慕的亲密与爱。

这位救赎者是你的挚爱吗？我们与上帝的关系故事，既非一见钟情，也非逐渐转化的相互憎恨，而是一个关于上帝对属他之人恒久不变的爱，以及我们对他全然无理的仇恨的故事。他呼召我们以本相来到他面前，我们却拒绝承认他宇宙创造者与至高主宰的身份。我们试图将他重塑成更令我们舒适的神明，一个服侍我们、听命于我们的神，而非相反。然而，当我们放弃按自己形象重塑上帝的企图，转而降服于心向他跪拜，敞开自己接受他的圣灵并开始被塑造成基督的样式时，救恩便临到我们。默想福音时，我们的心便得温暖：我们越在十字架上看见上帝对我们的爱，就越容易在难以理解与接受的他的智慧面前俯伏。当你停止抵挡基督，顺服他慈爱的呼召来从他得生命时，这样的转变是否已在你里面开始？

若你已开始这样的转变，那么是否也在让上帝对你的评价塑造你的思想，而非周遭偶像对你的评判？若他称你为美丽，即使你仍支离破碎，你岂不确实美丽？无论他人如何议论你，或你脑海中那些声音如何评价你，若被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称你为他所爱，那便是你真实的身份。你已被永恒之爱所爱：你属他，他属你，被一份永不放手的爱拥抱。今日及往后每一天，让这事实指引你的思想，赐你一份世间任何忧伤或损失都无法夺走的喜乐，一份任何试炼都不能摧毁的平安。当黑暗笼罩你时，让这成为你的避难所。天地或许消逝逃离，但你可确信：只要你和上帝存在，你属他，他也属你——直到永远。⁶

6. 参 见乔治·W·罗宾逊的赞美诗《以永恒之爱被爱》，George W. Robinson's hymn “Loved with Everlasting Love”（1876 年）。

3

疯狂的爱 雅歌 1:15–2:7

男子

¹⁵ 看哪，我的佳偶，你甚美丽！看哪，你甚美丽！
你的眼好像鸽子眼！

女子

¹⁶ 看哪，我的良人，你甚美丽可爱！
我们的床榻青翠茂盛。
¹⁷ 以香柏树为房屋的栋梁，以松树为椽子。

^{2:1} 我[不过]是沙仑的野花，谷中的百合。

男子

² 我的佳偶在女子中，好像百合花在荆棘内。

女子

³ 我的良人在男子中，如同苹果树在树林中。
我欢欢喜喜坐在他的荫下，尝他果子的滋味，
觉得甘甜。

4 他带我进入酒屋，他高悬在我之上的旗帜是爱。
 5 用葡萄干饼为我铺床，让我躺卧在苹果堆中，
 因我因爱而虚弱。
 6 愿他的左手在我头下，右手将我怀抱！
 7 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指着羚羊或田野的母鹿嘱咐你们，
 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等他自己情愿。

这句话常被归因于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恋爱中的人非常疯狂。”但作为弗洛伊德，他实际说的是：“恋爱这种心理状态如此引人注目……是精神病的正常原型。”¹不过我认为他想表达的是：“恋爱与疯狂极为相似！”你会对另一个人念念不忘，说出那些平时绝不会启齿的尴尬情话。你会重新安排整个生活，只为制造“偶遇”的机会。当我们在非洲开始交往后不久，我妻子芭布给在美国的父母寄了一封信，整页纸上只写着：
 “我恋爱了！我恋爱了！我恋爱了！……”同样地，当我前往偏远传教站做电工活时，我安排在我不在的时候每天给她家的邮箱送一封信。绝对是疯了。

文字狂想曲

我们从这段对话中男女的开场白就能感受到那种疯狂：“哇！²你真美！”他说。而她几乎用相同的词语回应。这是一对完全为彼此着迷的恋人。他的注意力全在她的眼睛上，

1. Sigmund Freud, *Totem and Taboo* (London: Routledge, 1950), 104.
2. 希伯来语中的 *Hinneh* 常用来表达惊讶与赞叹，传统上译为“看哪！”。但在更当代的用语中，我们更可能会说“哇！”之类的话。

他将她的眼眸比作鸽子（歌 1:15），并在第四章开头重复这个比喻，作为对她容貌更详细描述的引子（4:1-7）。她的眼睛究竟如何让他联想到鸽子尚不明确——是形状？色泽？还是灵动？或许诗歌中的隐喻本就不都需精确剖析。此刻更重要的意义在于，他被她传情达意的双眸深深吸引。如同先前的拉结（创 29:17），这女子的明眸是其美貌精髓。凝视彼此双眼，确是最具冲击力的私密体验之一。

女子同样为男子倾倒，但她的赞美转向了不同维度。她将婚床喻为「青翠」（歌 1:16）——如丰茂花园般生机盎然，又把爱巢比作香柏松木所筑。许多解经者莫不认为此诗暗示女子渴望林中交合，³这显然误解了隐喻真意。当女子形容床榻青翠时，她所思不仅是情欲，更是子嗣昌盛——如同所有古代近东妇女，她憧憬为他生育后代。谈及「房屋」（17节）时，她构想的是二人用坚固耐用的松柏之材共筑的家庭。请注意关键代词“我们的”：此前她向往进入他的内室与他的卧榻，而今在他表白爱意后，她开始憧憬共同建立的家园。

这是跨越时空的经典爱情语言，男女双方都憧憬着建立一段持久、忠诚且亲密的关系。我们所处的时代与地域，将性与婚姻家庭割裂、将其贬低为纯粹感官体验的现状实属怪异。从历史角度看，渴望彼此深情凝望并共同养育家庭、让情欲服务于这一更宏大的图景，才是完全正常的状态。

在下一章节中，男女双方继续表达对彼此的相互肯定。女方以略带自嘲的口吻称自己

3. 例如，Tremper Longman III, *Song of Songs*, NICOT (Grand Rapids: Eerdmans, 2001), 108 页。

“不过是”一朵野生的沙仑花⁴，是点缀山谷的千万朵普通百合花⁵之一（歌 2:1）。男子却扭转了她的比喻来回应。她或许是百合，但绝非万千百合中平凡的一朵。相反，她是荆棘丛中的百合（第 2 节）——在丑陋荒芜的杂草世界里独放异彩的美。

女子以赞美回应，称男子为林间众树中的一棵苹果树（歌 2:3）。在她眼中，他是平庸男性世界里独具魅力的存在。她通过两个具体特质展开这个比喻：她喜爱坐在他的荫下，品尝他的果实。虽有解经家认为这些话语暗含性暗示，并且尽管雅歌中多处明确表达情欲，但我却认为此处并非如此。这个比喻本身已足够直白——当她诉说安坐其荫、享用果实的欢愉时，纯粹是在宣告自己沉醉于他的庇护与供养。

美丽的不同

此处关键在于他们相互赞美时的相似与差异。双方都用肯定的话语称赞对方，彼此建立而非拆毁。正如前一章所讨论的，这种相互肯定与尊重的模式对健康婚姻至关重要。但这段经文同样引人注目的是，虽然他们以几乎相同的赞美之词开始，但肯定内容的分歧却揭示了男女之间的根本差异。他爱慕她如灵魂之窗的美丽双眸；他将他比作渴望憩息的树荫与甘之如饴的果实。后文还会看到，他将他的眼睛比作鸽子（歌 5:12），而他则将她比作渴望品尝其果实的树木（7:7-9）。然而，这些相似之处也

4. 传统的英文译文将她描述为“玫瑰”，但这一表述在希伯来文中并无依据。从赛 35:1 的内容可以看出，此处所指的花朵显然是一种常见的沙漠野花，可能是水仙花或番红花。

5. 尽管大多数英语译本都将希伯来语单词“*šōšānnā*”译为“百合花”，但许多学者认为，它更准确的译法应是“莲花”，因为莲花是一种水百合。然而，鉴于莲花在作者所处的文化中所具有的“异域风情”的特质，并且与百合花相比则显得更为“朴实”，因此作者认为传统的翻译或许更能体现这个词的诗意内涵。此外，这也使得它与太 6:28 中耶稣所使用的这个单词的使用形成了恰当的对比。

揭示了深刻的差异：他如苹果树，她渴望憩息其荫下；而她似棕榈树，他期盼攀援而上，摘取累累枣椰。

这些相关却相异的隐喻，邀请我们思考两性关系中的共性与差异。性别间的真实差异并非仅由文化环境造就。上帝创造男女相互依存却不可互换，其中一部分差异在于：男人被赋予保护与供养女人的使命。正如马太·亨利精妙所言，夏娃“非取自[亚当]头颅以凌驾其上，亦非取自其足被践踏，而是取自其肋与之平等，在其臂膀下受庇护，贴近其心被珍爱。”⁶

当然，并非所有男人都相同，女人亦然，不同文化对其职责认知亦有差异。气质、恩赐与呼召的多样性皆有存在空间：保护供养妻子未必意味着深入森林猎鹿归家，敬虔的女性气质也未必体现于终日烘焙糕点、插花弄草。某些情境下，丈夫可通过营造稳定家庭环境来保护供养家人，使妻子得以在职场上施展才华。然而，上帝赋予男性保护供养、为新娘舍己带领的角色，这种关系绝非简单可逆。

在下一幅画面中，女子想象他们置身于“酒屋”之中，她安坐在他爱的旌旗之下（歌 2:4）。从表层看，酒屋仅是二人欢宴共享亲密之乐的私密场所；深层而言，这呼应了女子早前将他的亲吻爱抚比作美酒的隐喻。旧约中的旌旗原是宗族与军队的标识：她已离开本族，如今欣然归入爱人的旌旗之下，顺服他的权柄。值得注意的是，此处是女子顺服于他的权柄，而非相反。然而这种顺服并非苦差或被迫的怨怼之举，因与他同在如同赴宴，而他权柄的旌旗上铭刻着

6. Matthew Henry, *Matthew Henry's Commentary* (Peabody, MA: Hendrickson, 1991), 1:16.

对她的爱。谁不愿欣然顺服这样一位关怀备至的牧者君王？此处以诗意笔触描绘了圣经中男性领导权的典范：敏感、慈爱、舍己的带领方式，不压制女性，而是为她们创造自由的框架，使其在上帝赋予的角色中茁壮成长。

渴慕圆满

然而，尽管她如此热切期盼这场盛宴的圆满，此刻这仍只是未来的梦想。她渴望那日来临——他的左手必在她头下，右手将她怀抱（歌 2:6）。但在那圆满与满足之日到来前的等待中，她因爱成疾（第 5 节）。在古代近东情诗中，人们从不会在爱人面前相思成疾——唯有分离时才会如此。⁷ 此刻这女子需要躺卧，以苹果和葡萄干饼这些甜蜜喜庆的食物滋养自己，它们既能唤起对彼此爱情的回忆，也能支撑她直到爱情最终圆满的那日来临。

基于对爱情那疯狂喜悦与心碎挫折的切身体验，她向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发出劝诫，郑重起誓要她们不可激发或唤醒爱情，直到时机成熟（歌 2:7）。这一叠句将在雅歌中再出现两次（3:5；8:4），彰显其作为全书核心信息的重要地位。上帝创造我们时赋予了爱情以强大力量；情欲同样具有震撼力。这绝非儿戏之事。但爱情与性亦不该因其看似污秽或属世而遭贬抑否定。爱情与情欲自有其合宜之时，届时释放其排山倒海之力方为恰当。但在合宜之时到来前，我们应当静候而非贸然闯入。

这誓言有个奇特之处：女子竟要耶路撒冷的众女子以田野的羚羊与母鹿起誓不可激发爱情。若你觉得用鹿类动物立誓颇为怪异，那这感觉没错。但此处存在无法翻译的文字游戏：一方面，如后文所见，羚羊与母鹿在雅歌中始终与爱情相关联——某种意义上，这等于要求众女子以爱情本身起誓；另一方面，

7. Michael V. Fox, *The Song of Songs and the Ancient Egyptian Love Songs* (Madison, WI: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5), 109.

gazelles（羚羊）在希伯来语中与*Lord of Hosts*（万军之主）中的*Hosts*一词发音完全相同，而短语*does of the field*（田野）的发音与*God Almighty*（全能的上帝）极为相似。这些文字游戏毫不含糊地揭示了谁才是真正的爱的上帝，人们应当以他之名起誓。⁸

疯狂之爱的美德与危险

那么这首诗如何映照我们现代的人际关系？疯狂的爱并非旧约其他篇章的主要主题。圣经中虽描绘了一些美好的婚姻关系：例如波阿斯与路得，以及利百加凭着信心离开家乡、嫁给素未谋面之人的故事（创 24 章），智慧的亚比该在愚拙的前夫拿八死后，似乎成为大卫的理想伴侣（撒上 25 章）。但整本圣经中炽热的婚姻关系却出奇地少。雅各固然为拉结的美貌痴迷，甚至为她劳碌十四年（创 29 章），但这并不能保证他的家庭生活幸福。就连波阿斯与路得的关系，似乎更多与路得对拿俄米和她已故丈夫所表现的盟约忠诚（*hesed*，得 3: 10）有关，而不是与爱情（*'ahavah*）有关。若仅凭这些历史范例，我们或许会认为圣经关于吸引力的全部教导都浓缩在箴 31:30：“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惟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若此言即为终极结论，我们的婚姻建议便可简化为：“找个愿意结合且信仰虔诚的异性基督徒结婚即可。”

当然，这是圣经关于这一主题的智慧的一部分，也可能是某些人最需要聆听的部分。在我们所处的语境中，有些人过分看重化学反应和外貌在择偶标准中的比重，结果要么被外表光鲜却完全不合适的人吸引，要么仅仅因为对方不符合自己心中的形象而错过优秀的婚姻候选人。由于我们都是有缺陷的人，常常会被错误的事物所吸引。许多基督徒需要牢记箴 31:30 的教诲并遵循其忠告。然而，雅歌同样是圣经智慧的一部分，

⁸同上，第110页。

提醒我们婚姻还有另一个层面的意义。引人注目的是，在一个婚姻大多由包办而非自主选择的文化背景下，它颂扬了爱情的疯狂——那种将你从舒适平衡中猛然击倒、令你窒息的爱情。婚姻之爱不仅仅是找个一起洗碗的人。正如雅歌后文所言，它是一段炽烈燃烧的关系。

因此，整全的圣经智慧既挑战传统文化（视婚姻仅为实际供给而非爱情），也挑战现代西方文化（虽高度重视强烈炽热的激情却常与婚姻完全割裂）。雅歌提醒我们，婚姻这种排他性、终身制的关系，本不该是这种疯狂爱情的对立面，而应是其理想载体。追求爱情与缔结婚姻并非两件分离对立之事，其本意乃合二为一：对独特个体令人目眩神迷的追求，最终成就一段终身友谊——你们深情凝视彼此双眼并共同筑造坚实持久的家园。这并不意味着婚姻中的每一天都会像热恋初期般激情澎湃。正如 C.S. 路易斯所言：“谁能忍受这种兴奋状态哪怕五年？你的工作、食欲、睡眠、友谊会变成什么样子？”，无人能持续保持那种激情强度。然而，在美满婚姻中，你会不断循环往复地重新发现并庆祝上帝赐予你的那位伴侣的奇妙。

这一切解释了为何爱情不可轻率投入、随意撩动。那种令人目眩神迷的迷恋感既醉人又感人，如同药物一般。事实上，在我们的文化中，这是一种合法的兴奋剂，我们惯常将其强加于青少年甚至更年幼的孩子，以至于 13 岁的初中生就被期待带着约会对象参加舞会，在慢舞中相拥。娱乐性约会——我们可以将其定义为与一位你绝无结婚意图的异性建立排他性情感联结——已成为许多人的常态。如同所有药物，它让人感觉良好。然而这种对异性不负责任的追求可能造成情感创伤，并轻易导致不当的性行为。

C. S. Lewis, *Mere Christianity* (London: G. Bles, 1969), 86.

婚姻的追求

另一方面，也不应过度延迟爱情与婚姻。请注意，这位女子并非告诫要等到你准备好了才去唤醒爱情，而是等到它自然成熟之时。这并非完全由你掌控的过程，因此不能将爱情与婚姻推迟到你人生计划的某个便利时段，或自认为完全准备好的时候。这条箴言的反面呼应了保罗对哥林多人的劝勉：与其欲火攻心，倒不如嫁娶为妙（林前 7:9）。若上帝未曾给予你独身的恩赐，就当认真追求婚姻。男士们，寻找一位你能深情凝望、与之共建稳固基督化家庭与后裔的妻子；女士们，寻找一位能保护供养你、在其爱的旌旗下你甘愿安居的丈夫。

我们常难以平衡事业与家庭的关系。从圣经角度看，二者皆是值得追求的。箴 22:29 告诉我们，办事殷勤的人必侍立在君王面前。出色完成工作本应获得尊重。然而箴 18:22 同时指出，得着贤妻的，是得着好处，也是蒙了耶和华的恩惠。婚姻是实实在在的祝福——而养育子女更是一份全天候且充满成就感的职业选择。问题在于，我们常把事业和家庭当作满足自我偶像崇拜的工具，而非视其为上帝呼召我们去服务他人的途径。我们对婚姻的追求，至少应当像求职那般深思熟虑、全力以赴。

诚然，追寻婚姻的过程可能令人极度沮丧，正是因为爱情并非人力所能掌控。我们无法安排与真命天子或天女的相遇并坠入爱河。事实上，这或许正是那个上帝正在动工的关键领域——教导你保持耐心，并相信他所预备的远超你所求所想；你需要加快脚步却又要学会等待，而非勉强维系一段周遭众人都能看出不健康的关系。毕竟，你的目标不仅是结婚，更是要拥有美满的婚姻，一段充满那种美好疯狂之爱的婚姻。

性欲强烈的驱动力，不可避免地使我们的性成为圣灵动工、以意想不到的方式使我们成圣的领域。对于那些与同性吸引力抗争的人而言，与上帝话语所赞美的标准不符的感受搏斗，是巨大的属灵挑战。活在同性吸引力的挣扎中，是艰难而令人谦卑的呼召，

需要得到基督里弟兄姊妹的鼓励与支持，因为我们一同努力遵循顺服上帝的艰难道路，而非随从自己的情感。另一些人似乎被上帝呼召长期单身，尽管他们知道自己并未拥有独身的恩赐。对这些人而言，目睹周围人纷纷出双入对可能是锥心之痛。每场订婚派对和婴儿洗礼都如同在伤口上撒盐。然而上帝常选择这样的旷野之路，在他所爱的儿女身上结出基督徒成熟的甜美果实，有时这些圣徒会在怜悯、同理心及认识上帝方面比未经挣扎的人成长得更深。他们也可能开拓出已婚有子女者永远无法涉足的基督教事工领域。

然而凡间婚姻无一能达到雅歌那般令人敬畏的标准。即便你认识的最幸福夫妇也会承认，他们的关系远非每日清晨深情凝望、每夜互写十四行情诗那般完美。堕落世界的生活本就不易，婚姻亦然。两个罪人共处有限空间，制造疯狂的机会远多于实现彼此幻想的可能。若再加上一群有罪性的孩子，便成了混乱的配方。但在上帝的设计中，这亦是成圣的混乱。婚姻并非上帝用来使我们成圣的唯一复杂形式：对某些人而言，成圣过程来自长期独身，或经历丧偶离异的婚姻关系丧失。上帝以独特方式使每个儿女成圣，赋予他们各自的故事。我们总是容易渴慕上帝为他人书写的故事——无论是婚姻、还是看似比我们更美满的婚姻，甚或是独身。然而上帝撰写你个人故事的目的，正是要按他预定的方式使你成圣。这意味着你今日所处的光景——单身、陷于困境的婚姻或美满婚姻——正是你故事中此刻应当驻足之处。

上帝炽热的爱

伴随婚姻与性爱而来的炽热激情——无论在我们的故事中得到满足还是遭遇挫折——都是为了让我们得以窥见一个更为炽热的激情，

即上帝对其子民的爱。我是否说过旧约中鲜有炽热之爱的例证？旧约中确有一人，他对新娘的炽热情感令人目眩神迷：那就是主耶和华。主从一开始就拣选以色列作他的新娘，并将爱倾注于她。在以西结书 16 章中，主将自己对耶路撒冷的眷顾比作一个男子发现路边田野里有个被遗弃的女婴，无人照料、孤苦伶仃。主收养了她，温柔地给予她所需所求的一切，为她穿上最精美的衣裳，用珠宝装饰她身体的每一处。尽管以色列并无特别的美貌吸引主——诚然，她不过是田间一朵普通的野花（参结 16:7）——他仍选择她作自己独一无二的新娘。他是她的庇护所与荫蔽，是她的保护者与供应者，确保她一无所缺。

然而，主对他新娘的疯狂爱意并未得到回应。相反，她抛弃了真实忠信的丈夫，外出与各式偶像行淫乱之事。她非但没有守护婚姻床榻的纯洁，反而在邱坛青翠的枝桠下向巴力和亚舍拉求取生育能力。部分原本由主赐予、用于建造永恒居所（以便他住在子民中间）的香柏木和松木，竟被所罗门用来为外邦妻妾的神明建造庙宇。

何西阿书补全了这个故事的后续。在一个行为寓言中，主命令他的先知去娶一个淫乱不忠的女子歌篴（何 1-3 章）。他告诉何西阿，歌篴将会背叛他；而在她背叛之后，何西阿应当再次追寻她，用爱赢回她，并继续爱她与她所生的私生子——尽管她曾肆意践踏他的深情。究竟是怎样疯狂的爱，才会持续追求、保护并供养一个如此彻底不忠的人？唯有主的爱能做到。

我们无从得知何西阿与歌篴故事的最终结局。歌篴的心是否被他那不可思议的怜悯与爱所感动，还是永远对他心硬如铁？我们不得而知。但何西阿书的结尾用与雅歌这段经文惊人相似的言辞，向我们展现了耶和华与以色列爱情故事的终章。¹⁰ 耶和华宣告说：在未来的日子里，以色列必如百合花开放（何 14:5）；

10. 参见 Daniel C. Fredericks and Daniel J. Estes, *Ecclesiastes & the Song of Songs*, AOTC 16 (Downers Grove, IL: InterVarsity Press, 2010), 第 320 页。

她将归来，安坐在主的荫下（第 7 节），并认识到她的果实唯独来自他（第 8 节）。换言之，主与他的子民终将享有那种在雅歌中男女之间存在的疯狂相爱与深情互动的相互关系。

让我们把这个问题拉近到自身。因为以色列并非唯一曾被上帝荣耀地爱过、却又以惊人方式背信的存在。歌篾的故事不单是以色列的故事；它也是我们的故事。我们背弃了赐予我们生命与气息的上帝，转而追逐自己的偶像。上帝赐予我们诸多美好恩赐——才能、机遇、人际关系与财富——而我们却视之为己有，在侍奉其他神明的过程中挥霍殆尽。我们当中有些人竟然为了追求性带来的那种令人眩晕、令人陶醉的感觉而把自己完全出卖了。我们未曾将性视为需要培育、保护并约束的美好恩赐，直到其惊人力量在婚姻中得以恰当释放，反而将其用作自我感觉良好或重要、或逃避其他方面破碎之痛的途径。对另一些人而言，属灵的淫乱以不同形式呈现：我们安坐在金钱与权力的荫下，对财富说：“你是我的神”；或沉醉于辛勤工作与天赋带来的成功甜味，对每一项成就赞叹：“哇！你真美”。我们的悖逆如此之深，甚至能将上帝赐予的美好婚姻与家庭变成偶像，对自己说：

“若我没有美满婚姻或成功家庭，我便毫无价值”。面对我们这般淫乱的叛逆者，上帝该当如何？

主对待我们的方式，与何西阿对待歌篾如出一辙，也与他在旧约中对以色列的作为别无二致。他追随着我们进入我们自己造就的荒芜之地——在那里，我们最终变得冰冷、赤裸、孤立无援，被羞耻淹没，被我们所信赖的一切所抛弃。就在那里，他呼唤我们回到他身边。他要你知道，即使你的心对他冷漠坚硬，他的心却始终为你神魂颠倒、光芒万丈地燃烧着。当你对种种丑陋的替代品惊呼“哇！你真美！”时，他依然凝视着你说：“哇！你真美。你是荆棘中的百合。你是独一无二的，我依然爱你。”即便你在逃离，他充满爱意的心仍会追随你到天涯海角。

爱的明证

这真的可能吗？在这个充满荆棘与蒺藜的世界里，许多人曾信誓旦旦说要爱你却又让你失望，我们怎能相信如此疯狂的爱真实存在？我如何能确知这份爱存在且涵盖了我？上帝或许会眷顾某些人——比如那些从不遗漏每日灵修、时刻散发属灵光辉的人——但他真会爱我这样的人吗？

当我们凝视十字架上爱的终极牺牲时，便能见证上帝疯狂之爱的明证。十字架流淌出的绝非寻常之爱。寻常之爱只爱那些回馈爱的人——这甚至常是我们婚姻中的爱之模式：你以爱待我，我便以爱还你。若你这一周待我甚好，便可期待我也报以柔情。因此我们自然认为上帝也如此待我们：若我本周遵行上帝的旨意，或许他就会爱我。但上帝那耀眼疯狂的爱，却临到那些未曾爱他之人，更临到那些憎恶他、咒骂他、将他钉十字架的人——恰如我们这般的人。耶稣在十字架上向我们伸出伤痕累累的手说：“这就是我爱你的程度。”圣经宣告：“惟有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罗 5:8）。既然在我们仍与他为敌时就显明如此大爱，如今我们既为他的儿女，他岂不更要以同样疯狂炽烈的爱持续爱我们？他宣告说：“我怎能舍弃你？我渴望与你永远保持深刻亲密的关系。我必庇护你、供应你：来我设宴的居所，来我以爱为旗的荫下。”

我们越是默想这份疯狂、耀眼、宽恕我们的爱，我们对他的爱就愈加被激发。许多基督徒在功能上视与上帝的关系如同传统文化看待包办婚姻——我们承认需要主：在这世上总需要有人保护并供应我们。因此我们履行这段关系所需的义务：读圣经、大体遵守基督教规条、去教会。但我们并未因主而目眩神迷、神魂颠倒，没有每日重新安排生活只为制造与他“偶遇”的机会，没有写下情书或因为不断倾诉爱侣之美而让朋友尴尬，没有切切等候他显现的日子。我们已失去了对基督起初的爱。我们究竟怎么了？

答案在于我们已忽视了他对我们的伟大之爱。我们忘记了自身被赦免的恩典有多深。在生活的忙碌与压力中——学习与撰写论文、会议与备忘录、洗衣与育儿——我们错过了耶稣。然而每周当我们来到教会，主便再次邀请我们进入他设宴的殿宇。他如此行，并非要历数我们这周辜负他的种种，而是为了再次在我们头顶展开他爱的旗帜，对我们说：“看啊！你何等美丽！你独一无二！我爱你。”当我们前来敬拜，便是受邀再次目睹救主耶稣何其美好，他的光芒何其耀眼。

我们未能如应当的那样爱耶稣，这并不令人惊讶；我们未能如应当的那样彼此相爱，亦不足为奇。真正令人惊异的是，他仍以完全出乎意料、不值得且压倒性的方式爱着我们——这爱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与羞耻，并将在永恒中永不放手。婚姻与性所渴望让我们向往的，正是这种全然不可思议的爱：上帝在耶稣基督里对我们惊人的爱。

4

等待

雅歌 2:8-17

女子

⁸ 听啊，是我良人的声音！

看哪，他穿山越岭而来。

⁹ 我的良人仿佛羚羊，或像小鹿。

他站在我们墙壁后，

从窗户往里观看，从窗棂往里窥探。

¹⁰ 我良人对我说，

男子

“我的佳偶，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

¹¹ 因为冬天已过，雨水止住，已经过去了。

¹² 地上百花开放，百鸟鸣叫的时候已经来到，
斑鸠的声音在我们境内也听见了。

¹³ 无花果树的果子渐渐成熟，葡萄树开花放香。

我的佳偶，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

¹⁴ 我的鸽子啊，在磐石穴中，在悬崖缝隙里，
让我得见你的容貌，得听你的声音；
因为你的声音甜美，你的容貌秀美。”

女子

¹⁵ “给我们擒拿狐狸，就是毁坏葡萄园的小狐狸，
因为我们的葡萄正在开花。
¹⁶ 我的良人属我，我也属他；他在百合花中牧放群羊。
¹⁷ 等天起凉风，日影飞去的时候，
我的良人哪，愿你像羚羊或小鹿在比特山上。”

相爱却尚未成婚时最煎熬的莫过于等待。有时恋人分居两城甚至两国，即便同住一城，每晚不得不分离的简单事实也令人沮丧。你们渴望生活完全交融的那一天。这种沮丧部分源于性——或更准确地说，是对性的渴望。当我和妻子辅导订婚情侣时，他们常困难以把控身体亲密的界限而尴尬。但正如这段经文强调的，尽管有充分理由要忠实地等待新婚之夜，但等待确实很艰难。不必为此挣扎感到羞耻。在与欲望角力、竭力持守纯洁时，当存感恩之心。

另一方面，如果在严肃的恋爱关系中等待婚姻并不困难，这可能意味着需要讨论一些重要问题。也许你曾遭受性虐待，所以缺乏欲望并非出于虔诚，而是恐惧。也许你在成长环境中接收到的信息强烈暗示性是肮脏的，或好女孩不该享受性爱。或许你正与同性吸引力抗争，虽然你努力顺服上帝对婚姻的设计，但对异性产生身体亲密的渴望仍需培养，并祈求圣灵赐予。这些情况都能获得帮助，

等待

但性欲的缺失可能是一个重要信号，表明存在需要讨论的问题，甚至可能需要寻求专业咨询。

对我们大多数人而言，等待性行为的困境部分源于文化中“等待”概念的消亡。还记得电视机开机后需要预热才能播放节目的年代吗？如今我们习惯了即时下载的娱乐、唾手可得的快餐，以及所有欲望的即时满足。我们不再为心仪之物储蓄，而是刷信用卡立即拥有，若有什么阻碍即时享乐便会恼怒。我们不愿等待任何事物，“立刻马上”。然而这首诗歌通篇都在讲述等待——即便时机看似完全成熟时仍选择等待。有些事物值得等待。

同我离去，吾爱

这段经文以女子眼中男子的震撼形象开篇：他比飞驰的子弹更快，比火车头更有力，为奔赴她身边不仅跃过高楼更翻越群山（歌2:8）。当这位“超人”如羚羊或幼鹿般奔腾时，我们几乎能看见他胸前闪耀的硕大S标志（超人的标志性图案）。但男子突然急停于她家外墙处，透过窗棂拼命向内张望，试图跨越这最后界限与她建立联系（第9节）。当两人目光交汇，男子开始了令人心醉的浪漫告白，其文字之美让人恨不能绣成挂画：

我的佳偶，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因为冬天已往，雨水止住过去了。地上百花开放、百鸟鸣叫的时候已经来到，斑鸠的声音在我们境内也听见了。（歌2:10-12）

除了让大多数男性自愧不如——因为我们一生从未说过如此浪漫的话语——这里究竟在表达什么？当我们剥去华丽的诗歌外衣，就可看清这个男子真正希望女子所做的是什么，

因为他重复了两次：“我的佳偶，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歌 2:10,13）。他希望她离开父母的家，越过围墙，到另一边与他相会，在那野鹿与羚羊嬉戏的旷野。

更重要的是，男子给出了一个具体的理由促使她采取行动。他说，时机已经成熟。这首诗通过鹿的意象与前一诗篇的结尾相呼应。在前一段落的末尾，女子曾指着田野的羚羊和母鹿嘱咐耶路撒冷的众女子，不要惊动爱情，等它自发。在此背景下，当羚羊们誓言不惊动爱情直至爱情自发时，我们却看到一只羚羊雀跃而至，宣告爱情的时机终于来临。

男子如何知晓爱情的时机已至？因为春日已临。冬雨季节已过；春雨亦已停歇。万物正蓬勃绽放（歌 2:11-12）！春天的讯息通过多重感官从四面八方涌来：眼见繁花盛开，耳闻斑鸠啼鸣，鼻嗅葡萄藤上的花香，舌尝初熟的无花果¹。每一种感知都在传递自然的启示——此刻正是寻觅伴侣、生养众多的最佳时节。

那么，为何女子仍要如鸽子藏于磐石穴中（歌 2:14）？鸽子生性怯懦，因其缺乏防御手段：既无利爪尖牙，飞行速度亦非出众。为求安全，它们只能躲藏在难以接近的岩缝里——纵使你能看见，也难以触及。男子眼中的女子亦是如此：她隔墙而立，隐于窗棂之后，虽倩影可见却遥不可及。他能窥见其形，闻听其声，二者皆令人心醉。然而他渴望更多，企盼着不受阻隔的视听交融，真正完满的灵肉合一。

尚未可，吾爱

但女子拒绝了。这并非因她不为男子所动——恰恰相反。早在第一章开篇的诗句中，她的倾慕之情便已昭然若揭，

1. *‘et hazzāmīr* 可译为“歌唱之时”（ESV）或“修剪……之时”（NASB）。这可能是一个双关语，同时包含两层含义：修剪呼应前文花朵绽放的意象，而歌唱则预示下文鸟鸣的画面。

等待

她曾宣称他的爱抚胜过美酒，迫不及待想被他拥入怀中带入内室。女子也未曾反驳他关于春日已至的宣言。相反，她也说道：“我们的葡萄正在开花”（歌 2:15）。须知她早先已用葡萄园比喻自己的身体，显然明白他的暗示。她认同两人在生理上均已成熟到可以建立关系。

然而女子将青年春日隐喻引向不同方向——提醒他此时节狐狸对开花葡萄园构成的威胁（歌 2:15）。她说要记住，葡萄园娇嫩的新芽脆弱易损。她未具体说明狐狸象征何种危险，或许因这危险不言自明：即她此刻越墙相会可能引发的风险。但这并非严厉拒绝，她并未说“你竟敢想那种事”。事实上，她整段回应带着些许戏谑——未将危险比作凶猛恶狼，而是“小狐狸”，更像恼人而非可怖的威胁。但其信息明确：即便小狐狸也能损毁葡萄园的花朵，若真如此，对葡萄园果实的长期影响可能极为严重。

同样耐人寻味的是，“擒拿狐狸”这一呼吁采用了复数主语（美国南方人可能会说“你们大伙儿去抓狐狸”）。这可能仅是一种修辞性的复数表达，一个不针对特定对象的愿望。²但鉴于雅歌中始终隐现的群体背景，这或许是在含蓄地呼吁他人帮助这对恋人守护葡萄园的安全，直到时机完全成熟，得以跨越围墙相聚。这揭示了一个认知：纯洁并非仅是个人的抉择，更是群体的责任。同理，当阻隔他的围墙首次被提及时，她称之为“我们的墙”。显然，此处的“我们的”并非指女子与男子——他正热切期盼围墙消失；而是指女子与她的家人。保护她（和他）的围墙是家族事务，而非仅关乎个人承诺。

尽管女子此刻拒绝越过墙垣与他相会，但她并未拒绝他或贬低他的欲望。她依然宣称

2. Michael V. Fox, *The Song of Songs and the Ancient Egyptian Love Songs* (Madison, WI: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5), 114.

她的良人属她，她也属他，再次将他描绘为在百合花中吃草的羚羊（歌 2:16）。正如雅歌中常见的那样，这一意象的确切所指难以捉摸。她想象他吃草的百合是指她的唇，如同 5:13 所描述，还是她身体的另一部分，如 7:2 所言？至少我们可以说，她依然强烈地渴望与他身体结合。她也同样期盼那墙垣倒塌、彼此间所有隔阂消失之日到来，那时她便能完全属于他，他也永远完全属于她。

然而尽管持续着这份痛切的渴望，她仍承认时机尚未成熟。直到白昼苏醒、黑影逃遁——即晨光完全来临³之前——他必须独自离去。此刻，她年轻的牡鹿仍需返回它所来自的群山，她称之为「比特山」。这名字很可能蕴含双重含义：一方面，「比特山」是耶路撒冷以西的真实地名；但更直白地说，其名意为「裂开的山」。无需弗洛伊德式的解读，便能联想到这与她双峰的潜在关联——这一关联将在雅歌后续章节被明确点明。因此，即便她暂时送别爱人，这座羚羊即将漫步的山脉，也将不断提醒他们共同向往的终极归宿。她的「拒绝」实则是「尚非此刻，吾爱」，而非「永不相许」。

延迟性行为直至婚姻的智慧

这首诗对我们当代的情感关系有何启示？首先，它明确肯定了延迟性行为的必要性与智慧。C.S. 路易斯曾如此评价圣经批评家：他们自称能辨识蕨类植物的微小种子，却对十码开外日光下的大象视而不见⁴。同样令人惊讶的是，许多学者认为雅歌纯粹是在赞颂爱情与性本身的美好，而完全无视婚姻的社会规范。这种解读之所以引人注目，不仅是因为它要求将该男子在第 4 章中将这位女子视为

3. 希伯来原文第 17 节直译为“直到白昼呼吸之时”，既可指晨光初现、白昼“苏醒”之际，也可指晚风送爽的黄昏。但因下文补充说明这是“黑影飞去”之时，作为清晨的描述比黄昏更贴切。参见福克斯《雅歌与古埃及情歌》（Fox, *Song of Songs and the Ancient Egyptian Love Songs*），第 115 页。

4. C. S. Lewis, *Christian Reflections*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94), 157.

等待

“新娘”的表述视为纯粹的比喻——这种解读在古今文学中绝无仅有——更忽略了如白昼大象般显而易见的事实：尽管他们热切渴望关系圆满，但前路布满重大阻碍。爱情可能过早被激起。那些可能伤害他们萌芽恋情的小狐狸正潜伏着。有时，真爱必须等待。他们在等待什么？当然是婚姻！

正如我们所说，这一信息在憎恶等待的当代文化中显得格格不入。我们接收到的信息——不仅来自那些枯燥尴尬的高中性教育课程，更强烈地来自当代电影、电视情景喜剧和歌曲——是我们只需等到生理成熟即可发生关系。我们的文化会质问：“你有可能是全美国唯一一个二十岁还没有至少一次性经验的年轻人吗？”当然，实际的无性经验数据情况有所不同，但年轻人所接收到的信息轰炸并非如此。与此同时，我们文化唯一认可的危险“小狐狸”是性传播疾病。因此只要使用安全套并实践“安全性行为”，就无需担忧。

与此同时，传统的基督教智慧往往过分强调界限规范。我们建立相亲平台，制定求爱计划，绘制身体可接触区域图（正如某场演讲所言：“泳衣覆盖的部位就是禁区”——这种说法对现代泳衣覆盖面积的假设正日益过时！）。三十年前，我和妻子芭芭拉在非洲相识时服务的传教团规定，订婚情侣必须有监护人在场才能独处一室。这反而激发了我们钻规则空子的创意。记得一位老一辈传教士告诉我，他们那个年代若订婚情侣夜间散步，必须携带一盏灯。“但可没说灯必须亮着。”他说这话时眼里闪着狡黠的光。

面对这种传统智慧，雅歌以圣经智慧作出回应。它揭示出传统智慧的问题并非全然错误，而是过于肤浅。当世俗传统智慧警告我们性传播疾病时，这么做是正确的。但它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你同样会因草率的性行为而承受心灵创伤，

而这些创伤在诊所的检查中是无法检测出来的。其他狐狸会毁坏你葡萄园的花朵。同样地，当传统基督教智慧聚焦于界限时，其中确有某种洞见。恰当的界限如同经文中的墙与格子架，能帮助划定合宜的界线。但将女子留在墙内的并非墙体本身——墙有门扉，可攀越或掘地道穿过，格子架也能被强行撬开——唯有一颗因领悟真智慧而委身的心，才能使她与他婚前始终分隔墙之两端。

规条与缘由

这种对规条的渴求，远不止体现在我们的性观念中，更渗透生活的方方面面。在诸多领域，我们渴求具体指引，其细致程度往往远超上帝话语的启示：每日该花多少分钟读经祷告？收入百分之几当奉献教会？约会时肢体接触的底线在哪里？但规条的陷阱在于，它极易滋生骄傲或愧疚——若我恪守（人为的）规条，便自觉优越，轻视未达此标准者；若我失守，要么重新诠释规条以匹配自己的行为，要么因失败陷入压倒性的罪恶感。这在基督教性伦理规条中尤为显著：我们或是精通为某些行为辩解开脱，称其不属性行为；或是因屡屡失败而承受强烈的自责煎熬。

然而，雅歌中这首诗篇给予我们的并非一条戒律，而是一个缘由。当春日荷尔蒙让我们全身每个细胞都在呐喊此刻正是生养繁衍之时，雅歌提醒我们：那些恼人的小狐狸会造成真实的损害，阻碍葡萄园结出丰硕果实这一终极目标。农夫若倾力守护葡萄园的纯洁完整，日后必不后悔——尽管这份痛苦坚守的回报，唯有待时机完全成熟时方能收获。

因此遗憾的是，基督教性教育的重点往往局限于禁欲。禁欲就其本质而言，将注意力聚焦于你没有做的事情。戒绝任何事物都可能导致匮乏感。若告诫青少年禁绝某事，你实际上

等待

几乎是在邀请他们去探索它。同样，基督徒对“纯洁戒指”的迷恋是一种基于规则的方法，往往让人觉得保护自己的葡萄园像是一锤子买卖。承诺终身保持纯洁的意图或许很美好，但想想这种显而易见的承诺所带来的毁灭性影响。如果你在性方面失败，哪怕只有一次，那么你要么交回戒指，要么变得非常擅长撒谎。在你认识的人中，有多少人愿意在生命如此脆弱的阶段，面对摘下戒指的耻辱，从而向家人和朋友公开宣告刚刚发生的事情？于是，我们在性罪上又加上了谎言，并成为专家，为自己辩解为什么我们所做的并不真正算作性行为，以及为什么我们在心中仍是童（处）子之身。

葡萄园的照料

相比之下，圣经智慧将纯洁描述为看守葡萄园中的花朵。葡萄园的照料是一个漫长而耐心的等待和守望过程，一次失败不会让整个努力化为乌有。失败的农夫不必将葡萄园当作损坏的商品而放弃。他或她可以悔改，重建倒塌的墙，重新开始守望和等待。同样，虽然在葡萄园的照料中保持围墙很重要，但这并不是唯一的事情。真正重要的是照顾那些娇嫩的花朵。这意味着照料你的性葡萄园不仅仅是避免实际的身体性交；它还包括保护你的思想免受习惯性的欲望、浪漫幻想和色情内容的侵害，所有这些都可能产生短期和长期的破坏性影响。你可以拥有一个围墙仍然完好无损的葡萄园——从技术上讲，你仍然是处女，可以戴着戒指——但花朵却以许多其他方式被践踏进泥泞的泥土中。

看守并等待葡萄园的成熟并非终极目的，而是有着美好的旨意。这一过程的终点，是将盛放的葡萄园呈现在爱人面前，使你们能毫无遗憾地在百合花丛中徜徉。等待的煎熬终将使最终的圆满更显荣耀。性方面的失败不应引向愧疚或骄傲，而应促使我们悔改与重建；而上帝所赐的纯洁，则当让我们深深感恩他的恩典——正是这恩典保护我们免于自我毁灭。

那么，我们该如何互相帮助，保护葡萄园中娇嫩的花蕾？如何重建和修复那些破损的葡萄园？首先，当伴侣们进入一段关系时，我们需要关注原因，而不仅仅是规则。规则有助于设定界限，但前提是你们已经清楚制定这些规则的原因。否则，一方或双方会不断试探规则的边界，直到发现自己比预期更早地涉足身体亲密关系。但如果双方都了解并时常提醒自己为何要等待——为了能在婚姻中毫无损伤或遗憾地将自己的葡萄园（贞洁）喜悦地献给配偶——这将帮助你们把界限保持在恰当的位置。

不要指望作为新建立关系的伴侣能拥有所需的全部智慧。明智的农夫不会仅凭一己之力捕捉所有小狐狸，他会请来友好的社区害虫防治专家。同样，我们生来就不是作为个体或伴侣独自生活，而是要在群体中共享智慧。我们需要他人照亮我们的盲区，帮助做出正确决定。如果你正开始一段关系，应向年长的智者请教何为良好的界限。请人为你具体代祷。对某些人而言，这种属灵智慧可能来自父母；其他人则需要寻找其他敬虔的长者来引导和帮助他们。

此外，要为你们的软弱做好预备。预期自己会非常软弱，因此不要将自己置于诱惑势不可挡的境地。例如，曾有情侣告诉我，他们计划毕业后同居但不发生性关系。这就像邀请狐狸在你的葡萄园里露营，却希望它们不会触碰花朵。我们是容易误入歧途的软弱之人，而我们的性冲动又极其强烈。所以要明智地规划你们独处的时间和方式。

延期的希望

到目前为止，我所谈论的看守葡萄园和为丰收作准备，仿佛最终结果已得到保证。我把它说得好像每个精心照料葡萄园的好农夫，最终都能享受那些漫长而艰辛劳作的果实。然而，对于那些长期单身的人，或者那些有同性吸引倾向的人来说，

等待

情况又如何呢？相同的性欲望或许存在，但你望不见等待的尽头。你看不到自己精心照料的这些开花藤蔓，终将在圣经认可的性关系中结出果实。既然如此，为何还要继续悉心照料你的葡萄园？你完全明白箴言作者所言“所盼望的迟延未得，令人心忧”（箴13:12）的深意。对你而言，“尚未”近乎于“永不”。与此同时，你的春日正转入盛夏，再至凉秋——花朵凋零，藤蔓上的花瓣飘落，却无丰硕收获。此情此景下，守望与等待极易显得徒劳无功。

我们仍有至少两个理由继续等待与守望。首要且较次要的理由是：上帝可能以意想不到的关系让我们惊喜。独身多年者终遇敬虔配偶的案例并不罕见；那些与同性吸引力或其他性方面挣扎抗争的男女，亦有诸多成功与异性缔结婚姻的实例。毕竟，美满婚姻的内涵远超越性事！切勿低估上帝颠覆你“末日般悲观”预言的非凡能力——他是“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上帝（弗3:20）。

第二个（也是更为重要的）原因在于：无论我们最终是否结婚，能否为上帝赐予的性欲望找到美好而合法的宣泄渠道，我们都在等候一位更伟大的爱侣。凡俗之人根本无法飞跃群山峻岭——这不过是诗意的夸张。但若你是一名基督徒，就拥有一位真正如此爱你的良人。有位上帝如此炽烈地渴望你，甚至不惜翻天覆地只为与你建立关系。有位天上的新郎不会仅远远地深情凝望，而是会冲破我们筑起的高墙，只为将我们拥入怀中。上帝赋予我们强烈的性驱动力本是为巩固婚姻关系，但这不过是他渴望与我们紧密相连的那份炽热与强烈情感的微弱体现罢了。

在赛5:1-7中，先知为他所爱之人唱了一首葡萄园之歌。这位爱侣对葡萄园呵护备至：他开垦土地、清除石块、施肥培土；他筑起围墙，在园中设立守望台防范狐狸等入侵者。然而到了收获时节，爱侣却发现葡萄藤上只结出几颗酸涩的苦果。

以赛亚描述的虽是上帝与他的子民以色列之间的爱之盟约，但同样适用于主与你我的关系。主赐予我们如此丰盛——他悉心看顾我们，赋予我们各样恩赐：美貌、才智、财富、才华、机遇、人际关系，乃至生命本身——但我们为他结出了什么果实呢？唯有野葡萄与酸果。尤其在性这一领域，他赐予每人一座美丽的葡萄园托我们看守，我们却拆毁墙垣、邀狐狸赴宴、栽种荆棘蒺藜，将园子糟蹋成污秽泥潭。有人因婚外性行为毁坏葡萄园，有人因色欲、淫秽内容或邪念玷污它。或许还有人自诩守护了葡萄园的圣洁，实则并未真正珍视——我们以憎恶性事、彻底封闭园子的方式，同样是在毁坏上帝赐予的美好礼物。若佃户如此行事，寻常园主早该唤来差役捉拿他们了。

但上帝并非寻常的地主。相反，他差遣自己的独生子来拯救并赎回这些因自身愚昧而陷入困境的佃户。耶稣从浩瀚荣耀、完美无瑕的天堂降临，踏入这个泥泞混乱的世界，为要重建他的葡萄园（参约翰福音 15 章）。他以普通人的样式到来，带着正常的性欲——尽管他知道自己不会去满足这些欲望。然而耶稣完美地守护着他的葡萄园，看顾它、等候着，不是为了将来尘世的新娘，而是为了他天上的新娘——教会。这位他为自己拣选的新娘本无美丽可言，因为她未能看守好自己的葡萄园。她满身污秽，披着被滥用的性所玷污的破衣。但她的良人前来，用自己忠贞守望所编织的华美衣袍为她装扮，使她在婚礼之日能以纯洁无瑕、无可指摘、难以言喻的美丽姿态呈现（启 19:7-8；参弗 5:26-27）。这位良人就是我们所有人——无论单身或已婚、满怀希望或陷入绝望、异性恋或与同性吸引抗争——共同等候的那一位。正是这位良人如今呼召我们尽力看守自己的葡萄园，并应许在挣扎中扶持我们。

应许实现的盼望

所盼望的迟延未得，令人心忧。我们中有些人对此深有体会。有些人已厌倦了观望等待，甚至已经陷入诸多诱惑之中。

等待

我们内心与脑海的幻想揭示了一个事实：尽管口称等候耶稣，实则我们渴望的不过是找到一个能让自己感觉良好的男人或女人。我们的心灵染疾，葡萄园亦遭玷污。像我们这样的人，真还能有希望吗？

然而箴言继续写道：“所愿意的临到，却是生命树”（箴13:12）。我们守望、等待并守护葡萄园，不仅仅是为了尘世的收获——与一位虔诚的基督徒男女缔结美好婚姻这样的佳酿。若这是上帝为你预备的计划（且上帝的恩典常远超我们所配得的），这愿望本身是美好的。他能重建倾颓的葡萄园，补种被狐狸啃食的花朵。以他的仁慈，上帝常待我们比我们应得的更为优厚。在恩典中，他甚至会利用我们的性犯罪来塑造我们，并荣耀他自己。

但我们守护葡萄园免受狐狸侵扰，不仅是为了今生。还有一个终极的收获，一棵生命树，其果实我们将在末日品尝，那时耶稣的等待与我们的等待终将随着新郎归来迎娶新娘而结束。在那日，他将最终跃过山岭、跳过丘陵来迎娶他的子民。在那日，不再有墙垣将我们隔离，不再有远望与渴慕。在那日，我们冰冷游荡的心终将被改变，得着完全。我们将亲眼目睹他形体的荣美。在那日，将是春天与丰收同时降临，正如耶稣对我们——他的子民所说的：

我的佳偶，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
因为冬天已过，雨水止住，已经过去了。
地上百花开放，百鸟鸣叫的时候已经来到，
斑鸠的声音在我们境内也听见了。
无花果树的果子渐渐成熟，葡萄树开花放香。
我的佳偶，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歌 2:10-13）

你可曾听见并回应他的邀请？今日你是否能对耶稣说：“我的良人属我，我也属他，直到永永远远”？此刻，他正呼唤你前来，将心全然交托。莫让罪过与破碎将你阻隔——他已为每桩罪孽付上赎价。不要

因自己对良善的追求反而使你与他人远离——你永远无法达到上帝完美的标准。来到那位呼唤你的至爱面前，他说：“我的佳偶，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

与此同时，当我们与远比等候更常游荡的心争战时，上帝赐下圣经和圣礼作为群体的扶持。我们周复一周聚集在圣经周围，被提醒上帝对我们的爱是如此深沉强烈，甚至甘愿目睹他独生的爱子为我们受酷刑而死。当我们掰开饼、分享杯时，我们再次重温这真理：他的身体为我们而裂，他的宝血为我们赎罪而流。他张开双臂接纳性关系破碎的人：何西阿的妻子歌篴（何 1-3 章）；撒玛利亚那位历经五任丈夫又与另一人同居的妇人（约翰福音 4 章）；用眼泪为耶稣洗脚的妓女（路 7:37-48）；正在行淫时被拿的妇人（约 8:3-11）；这份名单不断延伸，直至包含你和我。葡萄园荒废的破碎之人，因着他的恩典被迎入一个充满赦免、盼望与新生命的家庭。深知自己毫无义行可献的破碎之人，在耶稣基督亲自提供的义中寻得盼望。

我们等待。但等待并非永无止境。所以，要怀着耐心等待那伟大日子的来临，届时你的盼望终将实现。期待那尚未到来的婚宴吧，当生命中所有的失望与失败都成为过去，我们将与耶稣在天国欢欣共饮新约的婚宴之杯。

5

寻觅 雅歌 3:1-5

女子

^{3:1} 我夜间躺卧在床上，寻找我灵魂所爱的；
我寻找他，却寻不见。

² 我说：我要起来，
游行城中，在街市上，在宽阔处，寻找我心所爱的。
我寻找他，竟寻不见。

³ 城中巡逻看守的人遇见我，
我问他们：你们看见我心所爱的没有？

⁴ 我刚离开他们，就遇见我心所爱的。
我拉住他，不容他走，领他入我母家，到怀我者的内室。
⁵ 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指着羚羊或田野的母鹿嘱咐你们：
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等他自己情愿。

爱情有何等美好？初尝爱果的人会说：一切皆美妙。它令人目眩神迷，飘飘欲仙。你感到无比欢欣、狂喜。就像《窈窕淑女》中的伊丽莎·杜利特尔，你会觉得

可以整夜跳舞——甚至还能继续跳下去。但当夜幕降临，只剩你独自一人时，你开始怀疑：这是真实的吗？他真的爱我吗？这份感情能持久吗？会是永恒的吗？你发现自己像莎士比亚笔下的朱丽叶一样喃喃自语：“这太轻率、太欠考虑、太突然了；简直像闪电，还没等人说‘天在打闪’就消逝了。”¹正如雅歌这段经文提醒我们的，爱情除了令人目眩神迷，往往也伴随着痛苦、挫败与困惑，因为我们追寻的那种深刻亲密感总在逃避我们。这既体现在人际关系中，也存在于我们对上帝的追寻里。因此在本章中，当我们审视追寻亲密关系过程中的挫折时，我们将思考为何要在挑战中继续追寻爱，以及这场追寻最终会迎来怎样喜乐的结局。

寻觅之梦

这首诗向我们展现了一个反复出现的关于寻觅的梦境，女子夜复一夜与之角力。²在上一首诗中，她曾信心十足地将男子遣走直至天明，深知两人永久相守的时机尚未成熟。然而如今，随着独处长夜的绵延，她似乎对当初的决定产生了动摇，开始在梦中踏出家门围墙，寻觅心爱之人。当然，我们许多梦境都围绕着寻找某物展开——或许是在百货商店里寻找大象这般荒诞，又或是追寻某种深邃之物。梦境常将熟悉与怪诞的场景交融消解，令人困惑不解，却又往往与我们内心最深切的渴望相连。女子的梦中，她不断寻找那个被她反复称为“我灵魂所爱之人”的男子（歌 3:1, 2, 3, 4；参 1:7）。

她初次尝试在家中寻找那人却以失败告终：“我寻找他，竟寻不着”（歌 3:1）。在梦中，她第二次搜寻时走进了城市的街道和开阔地带——无论古今，这对年轻女子而言都是夜间独行危险之地。然

1. 《罗密欧与朱丽叶》，第二幕第二场。

2. 希伯来语词 *balleylot* 或仅指“在夜间”（ESV 译本），但其复数形式似乎暗示这是重复行为。可对照该词形在诗 92:3[2]、134:1及歌 3:8 的其他用例。

而这次尝试同样未果：“我寻找他，竟寻不见”（第2节）。就在这第二次失败后，巡城的守卫立刻发现了她。此处颇具讽刺意味：寻找者反被那些并未寻找她的人找到。按理说，若有人知晓她灵魂所爱之人的下落，理应是这些负责监察城中一举一动的守卫。于是她问道：“我心所爱的，你们看见了吗？”（第3节）。但他们同样未曾见过。三次寻觅心爱之人，三次铩羽而归。

然而，成功终至！刚离开守卫不久，她终于寻见了灵魂所爱之人（歌3:4）。梦中，她紧紧抓住他，执意要将他安然带回母亲家中——那间孕育她自己的内室。至此，作者巧妙地落下梦境的帷幕。后续情节无需赘述，我们自可想象圆满的结局。取而代之的是，他再次重复前一章出现的警示性叠句：“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不要惊动爱情，等它自发”（第5节）。爱情不尽是美酒玫瑰、巴黎月夜与情绪高涨，它也可能化作充满不确定与黑暗的深渊，让你彷徨其中，恐惧失去灵魂所爱。你害怕最终独处空房，听着收音机里的悲歌，被揉皱的纸巾包围，哀悼逝去的感情。本章雅歌的警示意味尤为强烈——尽管这次梦境以美满收场——我们理当谨记其告诫。

对亲密关系的追寻

那么这个警示性的梦要教导我们什么？首先且相当明显的教训是，爱需要艰苦的努力。真正的亲密关系必须通过令人不适且（至少在情感上）危险的方式持续追寻。爱并非一种你毫不费力就能坠入的状态，而是一种需要你不断寻找所爱之人直至找到他或她的关系。正如那句老话所说：“如果一开始没有成功，那就一试再试。”当那位女子最终找到她的爱人时，她抓住他，不愿放手。“抓住”这个词与她在前文提到捕捉狐狸时用的是同一个词（歌2:15）。

她对这位男子的追求展现出坚韧与专注；这绝非仅是异性间随意约会、长期处于模糊关系中的状态。爱意味着专一的追寻——他是“我心所爱的那一位”，而非“众多潜在浪漫对象之一”。更重要的是，这种追求带有明确目标，即要“领他入我母亲的家，到怀我者的内室”（3:4）。

为何女子偏偏想带男子去她母亲的家？显然，正如多数释经者所观察到的³，她心中怀有对性亲密的期待。鉴于雅歌已呈现的内容及我们对热恋中青少年的了解，这并不令人意外。如前所述，对性的热切渴望并未被贬低或压制，而是被肯定为美好且合宜之事——不仅对青年男子，对青年女子亦然，这在其古代背景中本属颠覆性观念。

然而，我们也应当意识到，在她的梦中，这位年轻女子所渴望的并不仅仅是性，而是处在合宜情境中的性——即家庭与家的情境。若她所想要的只是性，那么在前一首诗中，她本可以与他一起走出城墙。在田野中要比在家中隐秘得多。然而，在她的梦里，当她找到他时，她并没有带他走进树林，而是想把他带到她母亲的家中，带到她被孕育的那间房里。她的意思是，她想将这位男子带入自己生命与家族历史的核心深处，使他能够在深层次上明白，那些深远的影响是如何塑造出今天的她。

换言之，这位女子所梦想和渴望的，是与她灵魂所爱之人建立一种深刻的亲密关系——一种灵魂与身体同样紧密交织的联结。她希望带他前往那个能共同孕育家族下一代的地方，正如以撒在妻子撒拉去世后，将利百加迎入撒拉的帐篷并得安慰的记载（创 24:67）。用创 2:24 的话来说，她期盼这男子离开父母，与妻子结合，二人成为一体，以此实现生命全方位的交融。

3. 参见Richard S. Hess, *Song of Songs*, BCOTWP (Grand Rapids: Baker Academic, 2005), 106页。

那种对关系深度投入的形象在我们的文化语境中显得格格不入。我们常将约会过程视为一种随意且个人化的尝试，通过“试穿”不同关系来寻找让自己感觉舒适的人。又或者，我们维系一段关系仅仅因为生活中有人陪伴——无论那人是谁——总好过形单影只。在更广泛的文化背景下，这种做法会导致一种一系列的非正式关系和随意约会的模式，人们沦为‘床伴关系’，只因性爱愉悦却无法想象对一个人作出排他性承诺，至少现在还不能。这种自私的个人主义与承诺恐惧症背后有诸多缘由，其中最显著的是周遭婚姻的破裂，以及许多人在自己家庭中亲历的类似创伤。于是我们将性爱与承诺割裂，将承诺与关系分离，最终把自己变成关系的消费者。我们不断寻觅可供利用来满足私利和需求的对象，而非追求一段终身亲密关系——在其中我们成为全然奉献的仆人，与另一个生命彻底且永恒地交织。

与当代观点相反，雅歌敦促我们尊重爱与性那令人敬畏又不安的力量。不要将性视为轻浮之事，可以随意玩弄。不要在随意的关系中游戏人间。除非你已准备好投身于这种全情投入的追寻——寻找那位将融入你家庭、与你共同培育下一代的人——否则你尚未准备好去爱，更遑论准备好面对性。

有时我们爱的是身处恋爱关系的感受，而非对方本身。但当对方的罪性与缺陷不可避免地显露时（因为人人皆为罪人），这种对恋爱状态的迷恋无法支撑我们继续前行。但若我们的灵魂以深刻而坚定的爱真正爱着一个人，无论其在场或缺席，即便对方展现出最糟糕的一面，我们仍会持续追寻并为其谋求福祉。单身时，人们容易将注意力集中在如何建立关系这一初始挑战上。然而，建立关系无论多难都只是简单部分；真正爱一个人才是至难之事。

这解释了为何在承诺共度一生前，深入了解对方至关重要。诚然，若步入婚姻，你必将与一个罪人结合，因世间本无完人。然而，并非所有罪人都与你相配。有些人能激励你成为更好的自己，而另一些人即便本身品性良好，却无法对你产生这般影响。约会或求爱阶段不应仅沉溺于浪漫迷雾中，而应是收集信息的时期——评估你们作为伴侣的契合度、彼此服侍的效力，以及共同服务他人的能力。

当然，圣经也强调你必须与基督徒结合——即与你共享核心价值观与挚爱之人。保罗用“负轭不匹配”的生动比喻（林后6:14）。试想小驴与壮牛同负一犁，岂能犁出笔直垄沟？二者不相配，终将各奔东西，令犁辙歪斜散乱。同理，作为基督徒，你如何能与价值观、盼望和梦想迥异者共耕生命之田？如何与灵魂深处无法共鸣者成为「骨中骨、肉中肉、灵中灵」？上帝或许会在婚后深刻改变某人，使你配偶归信或达到同等委身程度。但此非常态。神迹虽能化驴为牛，但将驴与牛同轭并指望丰收，绝非明智农策！不如继续寻找更平等且荣耀上帝的伴侣，尽管这寻爱之旅漫长艰辛，途中屡遭挫败。

持续终生的亲密关系追寻

矛盾的是，当女性进入一段关系后，这种追寻并未终止。从某种意义上说，诗中的女子已经找到了她的爱人。她不再在街头寻觅所爱之人，而是试图与她已深爱的那个人建立更深层的联结。尽管已寻得良人，她依然在寻找他的过程中。

寻觅

关系从来不是静止的；它们总是在朝着某个方向发展。你们要么越来越亲密，要么渐行渐远。这位女子很清楚她希望这段关系走向何方：迈向婚姻与家庭。为了追求这一目标，她在梦中经历了相当大的不适与风险，这非常发人深省。她无法躺在舒适的家中床上与她的男人建立亲密关系。若想找到他，她必须走出去，在昏暗的街道上搜寻。一旦找到他，她会紧紧抓住他并带他回家。这些都是充满行动力的意象。那么你在自己的关系中有多主动呢？你们的关系是否在朝着某个方向发展？你们是在进行增进亲密感的有意义对话，还是仅仅在消磨时间？你们是否在探索家庭背景，讨论那些塑造你们成为今日之人的影响与经历？你们是否在谈论目标与兴趣，以及你们渴望成为什么样的人？你们的信仰是否作为定义自我核心的关键因素，不断浮现在这些对话中？抑或你们只是无休止地闲聊琐事？

婚姻也并非意味着你们无需再继续相互探寻、共同成长。正如我们将在第五章的平行梦境中看到的，许多情侣在婚前竭力了解彼此，婚后却以为可以开启自动驾驶模式。或许他埋头事业，而她全力投入子女养育。二十五年后，当子女离家上大学时，这对夫妻才惊觉他们对同住屋檐下的这个人几乎一无所知。寻找灵魂所爱之人应是贯穿一生的追求，是塑造生命的热忱，而非短暂的季节。

亲密关系的代价

有时亲密的对话充满风险甚至痛苦。向他人袒露过往的深刻创伤和当下的挣扎本就不易，而将可能被轻易用来伤害你的信息托付于人更是冒险之举。这种情感亲密不会（也不该）发生在初次约会时。但它是建立深厚真实关系的关键，这种关系能将你们紧密联结，为婚姻做好准备。毕竟，对方如何回应这些信息，恰恰能体现他或她将如何呵护你、鼓励你，以及如何应对

未来生活的伤痛与挣扎。这是寻找灵魂所召唤去爱之人的必经之路。

有些对话可能需要他人参与，这与我们建立关系的个人主义方式相悖。当女子想带心爱之人到母亲家中时，合理推测她是希望他与家人相见！家人往往比任何人都更了解、更爱护我们，能帮助我们明智评估关系的健康程度。正如我们所见，建立牢固关系是一项群体工程。若没有智慧的家庭成员在此领域引导你，就去寻找其他成熟的导师，他们能帮你辨别关系是否正朝着健康方向发展。当你们认真考虑作出重大承诺时，不妨共同寻求婚前咨询。⁴

此刻或许有人会想：“若寻找爱情关系如此艰难，不如保持单身。”倘若倾尽努力、冒尽风险却最终遭遇失望与背弃呢？倘若寻觅始终无果呢？爱本就是冒险；将心托付一人，就意味着必须直面失去他/她的恐惧。

对此段经文产生这样的顾虑并非不当反应。这首诗带有强烈的警示意味，正如结尾所示：你完全有理由得出此刻尚未准备好开展这类追寻的结论。这是明智之举。要抵制那种认为必须立即投入一段严肃恋情否则就可能永远被‘剩’下的文化压力。大学毕业那年春天手上没有订婚戒指，并不意味着你注定要终身独身。在上帝美意的安排中，每段关系都有其独特的爱情时机与季节，你无需匆忙开始。但当爱情来临时，务必确保自己已做好准备，以应有的审慎和专一态度追求爱情直至其应有的归宿。当然，真爱并不总会等你日程表上的‘方便时刻’——它那势不可挡的力量随时可能闯入你的生命，但你不必一直用棍子戳它，

4. 关于此主题的有益资源可参考大卫·鲍力森与约翰·延奇科的著作《婚前五问：向自己提出的五个问题》，David Powlison and John Yenchko, Pre-Engagement: Five Questions to Ask Yourself (Phillipsburg, NJ: P&R Publishing, 2000)。

寻觅

试图强行催生爱情，因为时机其实尚未成熟。

与上帝的亲密关系

迄今为止，我们仅探讨了人类对人际关系的追寻。然而，我们在人间寻觅爱的过程，实则映射并模仿着我们对上帝之爱的追寻。女子穿行街巷寻找情郎的场景，呼应了箴言中智慧夫人与愚昧妇人在街角争相呼唤、招揽人群的寓言（箴 9 章）。事实上，寻求与上帝建立关系是耶稣寓言的核心主题之一。他宣告上帝的国如同人发现藏于田间的珍宝，便变卖一切购置那块田地；上帝的国又似重价珍珠，发现者亦倾其所有将其买下（太 13:44-46）。若发展人间情谊尚需热烈、专一且冒险的追求，我们对上帝的追寻又当如何？你是否以追求尘世关系的同等热忱，来追求与他的亲密？抑或你与上帝维持着一种随性的消费式关系——只在看似有利可图时与之亲近，却回避更深沉、更代价高昂的委身：去认识、爱戴并侍奉这位真实永恒的灵魂伴侣？

正如我们的文化常将坠入爱河描绘成一种偶然发生的、一次性的体验那样，也有许多人以同样的方式看待自己与上帝的关系。或许你在营地或教会活动中因某个经历而承诺追随基督，但那就是你与上帝关系的全部。又或许你每周日固定去教堂，只因这是从小被教导的习惯，但在一周其余的时间里，耶稣便淡出了你的生活。这绝非圣经所描述的与上帝的关系。诗篇作者说：“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诗 42:1）诗人渴慕上帝，如同旷野中失去水源的动物渴望流淌的溪流。请细想这个画面——鹿会漫不经心地寻找水源，若未立即找到便分心他顾吗？绝不！它的整个生命都倾注在对水源的寻觅之中：若找不到那溪流，

它便会死去。你对上帝的追寻是否也带着这般绝望？

若你与我有半分相似，答案恐怕是“并非如此”。我缺乏那种绝望感，因为坦白说——也是错误地——大多时候我认为没有上帝也能过得很好。由于我自觉有能力为自己做出明智决定，并相信自己有力量将生活经营得不错，便感受不到那种压倒性、绝望般的对上帝的渴求。当然，这也正是上帝以他的恩典与怜悯，有时选择揭露我自信之愚昧的原因之一（参见《威斯敏斯特信条》5.5）。他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做到这一点：可能让我陷入无法承受的境遇，比如疾病、痛苦与丧亲之痛会显明我的无力应对；或者放任我沉溺于罪恶欲望，犯下从前难以想象的罪；又或者暂时收回他同在的光照，让我看清没有他救恩的喜乐，生命会何等的黑暗虚空。

这一切都像是一种死亡的感觉，但实际上这是主慈爱的邀请，让我们去寻找生命——停止饮用自己挖掘的陈旧蓄水池中的水，转而寻找活水的泉源（参看耶 2:13）。对那位女子而言，梦境之所以成为如此强烈的体验，正是因为她不懈的追寻——她没有立刻找到那个男子，而是必须持续寻找。因此，当她最终找到他并拥抱他时，她的喜乐也就更加丰盈。同样，上帝有时会向我们隐藏他的同在，让我们暂时置身于干渴的荒漠，直面自身罪孽的现实以及这个世界痛苦的破碎与虚空，并非因为他恨我们，恰恰是因为他爱我们。他深爱我们，不愿让我们满足于那些肤浅的消遣和替代喜乐的事物——那些我们常常自我满足的东西。所以他将其挪去，于是我们一夜又一夜在床上辗转反侧，终于开始寻找他。

上帝的隐匿性

对某些人而言，痛苦的失去与上帝的隐匿恰恰发生在我们的爱之关系中。我们经历破碎的友谊、破裂的婚姻和残缺的家庭，这些让我们伤痕累累、孤独无助。

寻觅

有时我们困惑于自己究竟做错了什么，才导致事情演变成这般模样；另一些时候，我们虽清楚知晓过错所在，却已无力挽回局面。有些人终其一生都未能寻得内心深切渴望的那种亲密关系，对爱的追寻徒留空虚。当我们的爱之渴望与上帝话语的教导产生痛苦冲突时——比如那些挣扎于同性吸引或爱上非信徒之人——每次目睹他人寻得灵魂所爱，我们孤独的黑夜便愈发浓重地压迫而来。

我们黑夜的至暗时刻，实则是上帝邀请我们寻找他的契机——要如诗中的女子寻觅情郎、麋鹿渴慕溪流般热切执着地追寻。但福音的喜讯在于：我们所寻的那位并非在与我们玩捉迷藏，他同样在寻找我们。除了那些将天国比作珍宝、描绘人竭力追寻的比喻，耶稣还讲述了一系列关于上帝寻找罪人的寓言。路加福音 15 章中，牧人撇下九十九只羊去寻找迷失的那只，欢然带它归家；妇人十块银钱失落一块（这很可能不是普通钱币，而是她婚礼头饰或项链的一部分，遗失如同婚戒丢失），便点灯细细搜寻，寻获后邀邻舍同庆。最后是高潮性的浪子比喻，那位父亲以灼痛的期盼日夜等候儿子归来。

因此，我们寻找上帝并非试图追踪一位遥远、难以捉摸且反复无常隐藏自己的神明。你们的天父并非不愿被孩子打扰的失职父亲。关于我们寻找上帝的美好消息是：我们的天父每日都在眺望地平线，期盼着我们归来的第一丝迹象，以便能奔向我们并将我们拥入怀中，并为我们的同在而欢喜。你不可能失去上帝。即使在你灵魂最黑暗的夜晚，当上帝感觉最为遥远疏离时，他始终张开双臂守候在那里，等待你感知内心的空虚并奔向他，欢迎你在他家中宴席的桌上与他共享亲密。

激起我们对上帝的渴慕

我们如何才能激起灵魂对上帝的爱？当他似乎远离我们时，我们该往何处寻觅？这两个问题的答案相同：在耶稣基督降临我们中间时，我们便寻见了祂。撒该的故事清晰阐明了这一点。撒该曾过着破碎的生活。身为税吏——这不是犹太好男孩们长大后想从事的职业。这意味着他与遭人憎恨的罗马侵略者合作，通过向贫苦民众征收苛捐杂税而致富。然而撒该心怀好奇。路加告诉我们，他试图要看清耶稣是谁。他爬上桑树想一睹这位名人经过时的风采，当听到耶稣向他呼喊：“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路 19:5），他必定震惊不已。那一天，撒该遇见了耶稣，也为生命找到了新方向——他欢然宣告悔改，承诺赔偿所有被他欺诈的人。但耶稣将撒该的追寻与寻见置于更宏大的背景中宣告：“今天救恩到了这家……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落的人”（9-10 节）。撒该遇见了那位主动来寻找他的救主。

今日你是否迷失了方向？来到那位正寻找你的主面前。在耶稣基督里，上帝亲自来寻找并拯救你。这对耶稣而言是一场冒险且代价高昂的征程。于他，这绝非一场扰人的梦境，而是从天堂的舒适与荣耀踏入这个黑暗破碎世界的旷野之旅。他进入的人际关系中，最亲爱之人将令他痛心失望甚至背叛——正如门徒弃他而逃，矢口否认与他相识。他来到饥渴交迫的旷野，直面撒但最猛烈的试探：“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太4:3）。他却以信实回应：“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第4节）。他真实地渴慕上帝，而非偶像发霉的供奉。然而我们竟将这位寻人的牧者钉上十字架，为追逐自己渺小的国度而拒绝他荣耀的国度。我们不想要他所赐的，也未曾寻找他——甘愿在迷失中安之若素。

然而，令耶稣在十字架上受伤的，不仅仅是我们对他的拒绝。那一天他所承受的最大痛苦，是仰望天际，寻觅着

寻觅

天父对他回应的微笑，却一无所获。当我们的罪孽如洪涛吞没圣子时，天父转脸不看他的独生子。为要寻找拯救丧失的人，耶稣自己必须承受被离弃的滋味。他为我们付出了何等惨痛的代价！

然而，在人子最痛苦的那一刻，当他被钉在十字架上时，他却以最清晰的姿态展现在上帝所开启的所有渴望之眼面前。他成为一切寻觅者的希望灯塔，成为主我们的上帝所召聚之人的归途。如今他从死里复活，站在天上，以得胜者的姿态呼唤天父赐给他的子民。看哪，这就是你的主——为赢回你而被钉十字架，为称你为义而复活；你的灵魂本是为爱他而造，他却以如此炽烈的爱眷顾着你！这就是你毕生寻觅的那一位。来吧，俯伏敬拜他，尊他为主；当你归向他时，让天父用慈爱的双臂将你拥入怀中。

当你发现自己的心对上帝冷淡、倾向于放弃追寻他时，请再次默想耶稣为寻找你所付上的沉重代价。感谢他坚持不懈、一心一意地寻找并拯救丧失之人。凡属他的，他一个也不会失落，就连你此刻追寻他时的挫败感，也是他在你生命中所做完美之工的一部分。感谢他在世时对上帝忠心的追寻，如今这追寻已被算为你的义。期盼那日到来——当万王之王迎接我们进入他更近的同在时，我们那些焦灼寻觅却不得的梦境终将止息。在那日，他必领我们进入他的居所，将我们揽入臂弯，使我们永远不迷失。

6

真爱无价

雅歌 3:6–4:7

男子⁶

这是谁？从旷野上来，如烟柱一般，以没药和乳香为熏香，
带着商贾的各类芬芳香料？

⁷ 看哪！他的床榻——所罗门的——六十名勇士环绕四周，皆是
以色列中的勇士！

⁸ 他们个个手持利剑，精于战事，每人腰间佩剑，以防夜间惊扰。

⁹ 所罗门王用黎巴嫩的木材为自己打造床榻。

¹⁰ 床柱是银的，床顶是金的，坐垫是紫色的，
内部以爱为饰，由耶路撒冷的众女子精心镶嵌。

¹¹ 锡安的众女子啊，你们出去观看所罗门王，
头戴他母亲在他婚日、在他心中欢喜之日为他加冕的冠冕。

真爱无价

- ^{4:1} 看哪，我的佳偶，你甚美丽！看哪，你甚美丽！
你的眼在帕子内好像鸽子眼。你的头发如同山羊群卧在基列山旁。
- ² 你的牙齿如新剪毛的一群母羊，洗净上来，个个都有双生，没有一只丧掉子的。
- ³ 你的唇好像一条朱红线，你的嘴也秀美。你的两太阳在帕子内如同一块石榴。
- ⁴ 你的颈项如大卫建造收藏军器的高台，其上悬挂一千盾牌，都是勇士的藤牌。
- ⁵ 你的两乳好像百合花中吃草的一对小鹿，就是母鹿双生的。
- ⁶ 等到天起凉风，日影飞去的时候，我要往没药山和乳香冈去。
- ⁷ 我的佳偶，你全然美丽，毫无瑕疵。

最近，我参加了一场非同寻常的婚礼。婚礼在阿勒格尼河畔一片绿草如茵的斜坡上举行。十月的天空湛蓝如洗，我们置身于橙黄、赤褐与绯红的绚烂秋色中，静候新娘的到来。新郎也焦灼地张望着地平线，期待她的出现。与大多数新娘不同，这位新娘既未乘坐豪华轿车，也未搭乘马车，而是在岸上小提琴声的伴随下，由父亲划着独木舟顺流而至。这令人难忘的入场方式，揭开了一场盛大庆典的序幕。

这幅画面为我们勾勒出雅歌中故事发展的场景。我们一直在雅歌的字里行间等待，时而耐心，时而焦躁，期盼着婚礼的圆满举行，期盼着新娘和新郎能够相聚，让彼此的渴望得以实现。

此刻，当我们进入雅歌的核心篇章，等待已近尾声：灵肉结合的时刻即将到来。但在抵达高潮前，诗人将以所罗门自我中心的奢华宫殿和铺张婚礼为对照，凸显真爱的质朴与圣洁。¹ 金钱或许能打造聚焦于你的盛大婚礼，却永远买不到真爱。

这是谁？

这段经文以设问开篇：“这从旷野上来的是谁呢 ...？”（歌3:6）。许多解经家自然而然地——却错误地——假定答案就在后续描述所罗门王华美床榻的经文中。因此他们想象出这样的场景：皇家仪仗队抬着步辇（由仆人扛抬的床榻）从旷野走向耶路撒冷，上面坐着所罗门本人或书拉密女。某些译本（如ESV）甚至为匹配预期答案而调整了原文问句，将其译为“那从旷野上来的是什么？”²

然而这个问题的希伯来语形式非常明确。它与歌 6:10 和8:5 中提出的相似问题采用相同的阴性形式——所有译本都认同那里的回答指向女子。更重要的是，描述这位从旷野而来之人的关键元素，是伴随她的香气云烟，尤其是没药和乳香。但经文从未提及所罗门床榻与任何香料有关联。直到 4:1-7 处对女子的描述结尾时，没药和乳香才再次出现，形成对整个段落的环形结构。当我们注意到这个文学标记后，就更容易辨明这段经文的宏观结构：诗中包含两个以“哪！”

（或更口语化的“哇！”）开头的段落。第一段落描述了所罗门那孤立、自我保护和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方式，而第二段则展现了那位女

1. 关于所罗门在雅歌中作为真爱情感反衬角色的讨论，参见 Iain M. Duguid, *The Song of Songs: An Introduction and Commentary*, TOTC 19 (Downers Grove, IL: InterVarsity Press, 2015), 35-37。

2. 希伯来语疑问词 *mi* 在极少数情况下可指代物体而非人物，但绝大多数用法均为指人称（“谁？”）。关于该段落结构的详细解析，参阅 Duguid, *The Song of Songs*, 104-5。

真爱无价

性不加修饰的美，她的陪伴才是诗中男主角真正的财富与荣耀。

所罗门的荣耀

毫无疑问，所罗门的生活方式令人艳羡。首先，他的卧榻是绝对安全的所在。³床榻四周环绕着不少于六十位全副武装的勇士，这个数量是其父大卫著名贴身护卫的两倍（歌 3:7；参见撒母耳记下 23 章）。这些勇士的存在是为了抵御“夜间的惊骇”（歌 3:8），对于可能成为暗杀目标的人来说，夜晚总是充满危险。⁴这一画面也与前一首诗中女子的梦境形成鲜明对比。当她冒着风险独自深夜徘徊街头，疯狂寻找她灵魂所爱之人时，所罗门却安然高卧家中，凭借压倒性的军事力量远离一切危险。他无需外出承受追寻爱情的风险，因为他早已拥有想要的一切。

当然，若你拥有所罗门那样的床榻，恐怕也会恋家不出！这绝非简陋的草席或铺在灯芯草上的粗布——那是穷人的栖身之所。相反，这是极尽奢华的床榻：黎巴嫩香柏木为材，银柱支撑，金顶华盖，紫绸坐垫。如此穷奢极侈的家具，唯有以斯帖记中波斯王宫的描述可堪比拟——那里同样满目金银珠宝与昂贵织物。但这并非值得称道的对比，毕竟挥霍的是以色列百姓的税赋。联想到列王纪上 12 章明确记载所罗门的高额征税导致王国在其子罗波安时期分裂，更觉讽刺。

这华美床榻的内饰（或可译为“铺陈”）更由耶路撒冷众女子“以爱”精心装点（歌 3:10）。此处的“以爱”

3. 没有任何迹象表明第 7 节中的床榻是从旷野上来的；它被安全地守护在所罗门的宫殿中。

4. 一些解经家认为“夜间的惊骇”指的是犹太神话中常见的夜魔。然而面对此类敌人，普通的刀剑和军事训练几乎无济于事。所罗门卫兵拥有这些特质的事实表明，这里所指的更可能是尘世间的危险。

或许可视为状语从句（“满怀爱意地”），描述耶路撒冷众女子因对所罗门的虔诚而勤勉工作的动机。另一种观点认为，“以爱铺就”是隐喻所罗门与耶路撒冷众女子在此发生的亲密行为⁵。无论哪种解读，引人注目的是焦点在于耶路撒冷众女子对所罗门的爱，或许反之亦然，而非所罗门对新娘的爱或新娘对他的爱。若后一种解释成立，那么所罗门在这奢华环境中与众多耶路撒冷女子的欢爱，与诗歌其余部分歌颂的简朴环境中男子与其“爱人”（4:1）的专一之爱形成鲜明对比。与属于所罗门和耶路撒冷众女子的床榻不同，诗中男女的床榻并非紫色，而是青翠的绿色；其床榻的梁木和椽子并非金银所造，而是朴实的香柏木与松木（1:16–17）。这些建筑材料虽简朴天然，却具有持久特质，将在所罗门人为的荣耀消逝后长久存续。

正如前两节诗篇聚焦于所罗门及其庞大的随从队伍，本节最后一节亦是如此。此处，锡安的众女子被催促出去观看所罗门在婚礼之日的风采（歌 3:11）。无需分神关注他未来的新娘；她并非事件的核心，而仅仅是个陪衬。所罗门独自屹立在聚光灯下，尽显辉煌，头戴母亲加冕的冠冕，心中充满喜乐，却显得形单影只。此处提及所罗门母亲的情景，与前一首诗中女子渴望将爱人带回母亲简陋居所（第 4 节）形成鲜明对比。至少在诗中男女的婚礼当天，尽管他们可能缺少所罗门众多皇家婚礼的华丽排场，但作为夫妻，他们将共同分享彼此的喜乐与欢欣。

所罗门极尽荣华亦不能及……

从旁观所罗门的财富与荣耀，那人转而将目光投向了他真正倾心的对象——那女子。此刻

5. Elie Assis, *Flashes of Fire: A Literary Analysis of the Song of Songs* (New York: T. & T. Clark, 2009), 114.

他不再需要费力地眺望远方来辨认她的身影——她从旷野而来，那等待与渴望之地，那她跋涉已久的旅程。看哪！此刻她就在他眼前，任他饱览秀色。因此，他恰如其分地从与第1章相同的地方开始描述：她的双眸。他形容那面纱后的眼睛如鸽子般（歌4:1）。与此前的意象一脉相承，这里仍强调着不可触及的特质，尽管如今横亘其间的已是最纤薄的屏障——仅是一层面纱，而非高墙或不可攀的悬崖。在古代近东地区，面纱用途多样，但尤其与订婚及婚礼相关联，这很可能是此处的寓意所在。面纱不仅用于分隔：它更是丈夫承诺供养新娘的象征，如同用衣襟遮盖她的举动。⁶

从她的双眸——最富个性与交流性的特征——开始描绘后，男子并未如关系初期般止步于此。此刻他让目光继续游移，将她的秀发比作一群黑色的山羊，奔流下山（歌4:1）。这个意象充满跃动的光彩与生机。现代读者多居于城市，或许难以将此隐喻视为赞美。但歌中的女子本是农家女，亲身照料过山羊（1:8）。从山羊转向绵羊——新剪过毛、洗净的羊群洁白如雪，每只都怀揣双胎——这恰如其分地比喻了她整齐如对的皓齿（4:2）。山羊与绵羊天然成对，正如黑白二色；羊群上行而山羊下行的动态对比，更强化了这种对立统一的美感。

若首段主调是黑山羊与白绵羊的配色，次段则以红色为主导。女子的朱唇似绯红丝线，双颊如石榴红晕（歌4:3）。石榴因其多籽象征丰饶，这一主题始终隐现于诗中。此处使用的“嘴”一词颇为特殊，强调其作为言语器官的功能（第3节）：动人的不仅是唇形之美，更是其中流淌的话语。考虑到男子

6. 卡雷尔·范德托恩，《古代近东地区面纱的象征意义》（Karel van der Toorn,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Veil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载于《石榴与金铃：圣经、犹太及近东仪式、法律与文学研究——雅各布·米尔格罗姆纪念文集》（*Pomegranates and Golden Bells: Studies in Biblical, Jewish, and Near Eastern Ritual, Law, and Literature in Honor of Jacob Milgrom*），ed. David P. Wright, David Noel Freedman, and Avi Hu, 第330–336页。

对这位女子的描述常被冠以情色意味，因此值得注意的是，这段描述中对女子面部的描写占据很大比例，而且还是蒙着面纱的脸庞。与我们这个沉迷色情、一切暴露无遗、毫无想象空间的社会形成鲜明对比，雅歌深谙隐藏的魅力。事实证明，含蓄或许才是吸引力的终极体现。

视线继续下移，女子的颈项被比作大卫的城楼（歌 4:4）。这暗示她举止端庄威严，而颈间层层叠叠的项链令人联想到城楼装饰性的石雕与悬挂其上的各式盾牌。目光从颈项移至胸脯，男子将其喻为两只小鹿——母羚羊的双生幼崽，在百合花丛中觅食（第 5 节）。如同她的牙齿，双乳的对称美恰似孪生，再次暗喻丰饶多产。这种比喻对乳房尤为贴切，因其与生育力的关联不言自明（参见创 49:25）。但在雅歌中，它们的情色意味更为突出，正如箴 5:19 所述。小鹿羞怯罕见，羚羊优雅灵动——这两种特质在此处与箴 5:19 一样构成绝妙比拟。最后，“在百合花中吃草”的羞怯幼鹿意象，勾勒出动物栖息自然、享用盛宴的宁静田园图景。

正如歌 2:17 所言，“等到天起凉风，日影飞去的时候”（4:6）这句经文预示着期盼已久的黎明将至。然而，在第一段经文中女子曾让男子转身离去，如今他们关系圆满的时刻终于到来。此刻他该登上没药山和乳香冈——即她“如裂峰”般的双乳（2:17）——如今已可触及。女子渴望爱人如没药囊般整夜卧在她双乳之间（1:13）的愿望终将实现。从旷野飘来的乳香与没药云烟（3:6）用甜蜜芬芳包裹着他，而此时他正占有着她身体的这片应许之地。

当男子描述完她“完美”身体的完美数目（七）之后，他以“我的佳偶，你全然美丽”（歌 4:7）作为描述的结语并不令人意外。不仅那位女子在歌 1:5 所表达的

真爱无价

对自己容貌的忧虑被全然驱散，而且当他补充说“你毫无瑕疵”（4:7）时，他将对她美貌的肯定从单纯的外表扩展到其人格的方方面面（参但 1:4）。新郎对新娘这种全方位的喜悦，堪比耶和華在创世之初巡视所造万物时宣告“甚好”（创 1:31）的满足之情。

两种对立的爱情模式

歌 3:6-4:8 呈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爱情婚姻观。一方面，所罗门的爱情婚姻模式完全以自我为中心——一切皆为他服务。如列王纪上 11 章所示，所罗门积聚众多妻妾并非出于性瘾，而是期望她们实现特定目的：通过与周边国家联姻获取政治安全保障与经济繁荣；庞大的后宫意味着可能诞育远超单妻所出的子嗣，使王室成员占据要职以巩固权力；同时确保大卫王朝香火永续，杜绝无男性继承人的风险。

从某种意义上说，所罗门的策略似乎对他行之有效，正如我们在诗中所见。他获得了惊人的财富与辉煌，这种荣耀（并非巧合地）通过其床榻的奢华得以直观展现。夜间他安然无恙，被强大的护卫队环绕。从列王纪上可知，他子嗣众多，并由亲子罗波安继承王位。然而在追求这种“爱”与婚姻的愿景时，他被描绘成独自立于聚光灯中央，尽显荣华。这个策略或许对他有效，却未必惠及他的妻妾：她们主要是助他达成真实目标的工具。在追求世俗的财宝与安稳

过程中，他却错失了更宝贵的珍珠——即真爱带来的纯粹喜乐。在他的生命图景中，上帝居于何处？难道上帝不能如应许般护他周全并赐予后裔（撒下 7:12-16）？所罗门企图用“爱情”来规避人生所有风险时，早已背弃了对耶和华的信靠，远在他那些外邦妃嫔引诱他祭拜别神之前。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诗歌中的男子对爱情与婚姻有着截然不同的愿景。这对夫妇没有侍卫守护他们免受黑夜的危险，这意味着他们既需要、也有机会以上帝为避难所。男子寄望于这位女子能孕育延续家族血脉与影响力所需的子嗣——这个策略基于其他圣经人物的经历，要求他信靠并祈求真正掌管生育的上帝开启她的子宫（参创 25:21）。他们或许没有值得夸耀的财富与荣华，却拥有比所罗门极盛时期更宝贵的财富：彼此相属。

爱与偶像崇拜

我们在评估潜在伴侣时，也常被所罗门式的安全感与重要性的需求所驱使。我们选择伴侣的依据，往往是认为对方能为我们做什么，而非真正被其本质所吸引的爱。在我们的文化中，大多数人不再经历政治经济利益优先的包办婚姻。诚然，过去女性通过婚姻寻求的安全保障与经济支持，如今也能通过职业发展实现。然而，我们透过“这段关系能带给我什么”的滤镜来审视情感的诱惑始终未变。我们深信这个人 and 这段关系能提供我们极度渴求的安全感与自我价值。

当然，我们渴望的安全感与自我价值呈现形式各异。可能仅因拥有关系本身就感到安心与重要。若我们的偶像崇拜仅针对关系本身，便可能在不真正了解对方的情况下草率进入关系，或当旁人皆看出问题所在时仍固执维系着病态的关系。

或者匆忙地从一段关系跳入另一段关系，只因我们无法忍受孤独的阴影。或许我们会遭受伴侣或爱人的虐待与忽视，但至少我们拥有着一段关系——这才是我们真正在意的东西。

又或者，我们感到自我价值仅仅源于伴侣出众的外表。这种情况下，我们会选择性忽略一个事实：与此人永远无法进行真诚对话或心灵深处的交流，因为真正重要的是我们作为情侣看起来足够登对。当然，也存在极具魅力却不肤浅的人，以及相貌平平却内涵深厚的人。关键在于吸引我们的本质：仅仅是皮相，还是更深层的特质？有时我们进入一段关系，是为了寻找童年缺失的父爱。这时我们渴望一个能替我们做所有决定、告诉我们该如何思考行动的人——这种掌控感让我们觉得安全。

就我个人而言，大学时期的我浑身散发着不安全感。我极度渴望在一段关系中感到安全，并深深恐惧被拒绝。与我建立关系的那个人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有人——任何人——认为我符合标准。因此，我勉强开始的任何关系往往都很快夭折，被我自己内心的不安全感扼杀。我的关系更多地是关于我自己，而非对方。事实上，我至今仍所有关系中与此种以自我为中心、渴求认可的欲望抗争。

这一切的共同点在于，我们“爱”对方是因为他或她能为我们做些什么。有时这种方式看似对我们“有效”，就像所罗门的偶像崇拜对他有效一样。我们可能在这个人身上找到渴望的安全感和重要性。若是如此，我们会对自己的境遇感到幸福满足。但另一些时候，在上帝的怜悯中，这段关系可能让我们深感失望，因为对方不愿或无法满足我们预设的期待。这种情况下，我们往往会因深深的失望而对那个人、甚至对上帝产生愤怒和怨恨。我们可能经历一连串失败的关系，每次都寻找着无法找到的东西，因为我们找错了地方。无论哪种情况，无论我们的爱情偶像是在祝福还是诅咒我们，我们都会根据从对方身上得到什么来评判这段关系的成功或失败。

为她倾倒

与所罗门模式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那模式中聚光灯只聚焦于所罗门一人，而诗中的男子却将目光全然倾注于他的未婚妻。他为她的美丽所倾倒：发现她有着令人无法抗拒、神魂颠倒的魅力。吸引他的并不仅是她的外在美。她口中的言语与举手投足间流露出的坚毅品格同样令他着迷。他将所有光芒都投射在她身上，并因她本真的样子而欢欣。与此同时，正如我们将在后续章节看到的，她也以同样的光芒回映着他。我们在第一章所见的相互赞美的往复，呼应着他开篇的言辞，正是贯穿他们爱情故事的共同主线。由此，她成为与他共建持久爱之家园的真正伴侣——这个家园或许缺少所罗门的物质财富与庞大子嗣，却拥有一种连荣华至极的所罗门也无法企及的独特光辉。在此模式下，婚姻是二人成为一体：一个同起同落、无论顺逆、贫富、健康或疾病都紧密相依的整体，直至死亡将他们分开。她顺服他，如同教会顺服基督；他为她舍己，如同基督为教会舍己（弗 5:24-25）。

当然，要对配偶做出这种以对方为中心的全然委身，唯一的方法就是在对方之外找到你的安全感和价值感。只要你的配偶仍是你的偶像，你就会过度需要这个人，以致无法好好服侍他 / 她。你会将满足自我需求的沉重期望强加于配偶身上，这种负担他 / 她永远无法承受，甚至可能心生怨恨。与此同时，你的配偶或许也在将其期望加诸你身。每段关系都会在不同程度上陷入这种困境，导致冲突与不和谐，因为双方都试图利用对方来满足自己。婚姻就变成了一场有输有赢的竞技比赛，而非彼此协作、互相服侍的团队活动。

但如果你开始在主里寻得安全感和价值感，就会逐渐获得自由，去欣赏主以独特方式赐予你配偶的恩赐，以及他 / 她与你的相合之处。或许你爱人的闪光点并非如山羊群般的秀发或大卫城楼般的颈项，而是她白皙的肌肤与灿烂的笑容。也许正因如此，

诗中的男子在此处并未提及女子的鼻子（尽管他会在第七章提到）！然而他沉醉于她的容貌与品格，并赞美这位即将与之共结连理、托付终身的伴侣。他并非仅仅迷恋恋爱本身，而是深爱着她这个人。他用来描述她身体的词汇表明，他期待这场婚姻成为两人共同从贫瘠荒野迈向应许之地的旅程——那是一片丰饶、葱郁、硕果累累的乐土，充满一切恩赐。

莫非他欢喜过了头？

这段文字中对喜悦的期待与憧憬是否让你觉得有些夸张？若你尚未结婚，或许不会这么想。你可能憧憬婚姻是永恒的极乐天堂，是持续绽放的欢愉花园，每一天都比前一天更美好。诚然，婚姻可以充满诸多快乐与欣喜，是上帝赐予的美好祝福与礼物。但婚姻也可能异常艰难痛苦，当两个罪人彼此碰撞，用互相竞争的偶像崇拜伤害对方时。或许有时，那高贵的仪态在你眼中会变成顽固不化的倔强，那迷人的双唇会吐出刻薄伤人的话语。你也可能在某些时刻以意想不到的方式伤害她，让那双鸽子般温柔的眼睛涌出滚烫泪水。事实上，即便在最美满的婚姻中，你也会发现她并非“全然美丽”毫无瑕疵——你自己也同样如此。我们都是彻底破碎的存在：骨子里皆是拜偶像者。

然而这种夸张的言辞——我们最倾向于在婚礼当天对灵魂所爱之人使用的表达——实际上旨在将我们的目光提升至超越任何人际关系之上。婚姻，即便最美好的婚姻，也并不能真正将新娘从旷野带入应许之地。尽管新娘在婚礼当天可能容光焕发、美丽动人（某些情况下，与她日常‘牛仔裤T恤’的装扮几乎判若两人），她骨子里仍是那个罪人，新郎亦然。唯有一种婚姻能彻底改变我们的地位，为我们披上被归算的完美外衣，并引领我们进入永恒的新产业：唯有耶稣基督与他真正的新娘——教会——的婚姻，才能在深刻而满足的层面上满足我们对安全感与意义的需求。

我们渴望的婚姻

我们与耶稣基督的天作之合，是一场新郎绝非“只顾自己”的婚姻。尽管耶稣从肉身而言是大卫王通过所罗门一脉的后裔，拥有王室血统，但他降临世间并非为了攫取财富或彰显地位。相反，耶稣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太 8:20）。他来到世上不是要受人服侍，而是要服侍人，即便在终日传道后疲惫不堪时，仍以爱和关怀待他们。夜间没有六十名持械侍卫保护他免遭一切危险。恰恰相反，耶稣来是为多人舍命作赎价，甘愿承受十字架的痛苦与羞辱，将我们从应得的永死中解救出来。好牧人为羊舍命（约 10:11）。

在这一自我牺牲的行为中，耶稣正在实现主与其子民之间漫长历史中的单向关系——主始终爱护并眷顾以色列民，而他们却背弃他去追随偶像。例如，主差遣先知何西阿通过爱上一个妓女歌篾来演绎他对子民的爱。尽管歌篾始终不忠、弃他而去，过着将她带入旷野的生活方式，何西阿仍奉命追寻她、赢回她，在她破碎的生命废墟中持续展现爱意。

你真正的安全感与价值感正源于此。整个宇宙的上帝如此爱你，甚至差遣独生子降世为你而死。你于他至关重要。他眷顾着你，即便你从未在意他、甚至逃离他，或许此刻正身处远离家园的属灵旷野。他的目光依然凝视着你——不是将你视为芸芸众生中模糊的一员，而是他亲手创造的独特个体。正如诗篇作者所言：“我在母腹中，你已塑造我”（诗 139:13）。主为你选定发丝，无论它如不羁的山羊群般蓬乱，还是已稀疏无几；他为你晕染脸颊的红晕，赐你牙齿，塑造你的身形；他创造你带着所有怪癖与魅力的个性。若你已是基督徒，他正藉圣灵在你里面动工，将你重塑为新造之人，那最终的辉煌与荣耀将成为永恒中令人惊叹的奇观。上帝爱你！

真爱无价

你可曾意识到，这一真理如何真正地释放了你，让你能真诚地去爱他人，无论已婚或单身？你同样是个破碎的罪人，带着所罗门式的渴望，试图利用爱来达成自己的目的。然而，正是上帝的爱让你确信自己在这世上的重要性。他的关怀永不止息，永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你在他里面是安稳的。越是深刻领悟这一真理，你就越不需要从人际关系中榨取这些满足。你将真正获得自由去服侍周围的人：你的配偶、子女和朋友。扎根于上帝的爱中，你终能进入这样的关系——不再着眼于他人能为你做什么，而是为了向他们彰显同样的爱。

或许你从未通过耶稣基督与上帝建立过这样的关系。此刻他正邀请你来到他面前，尽管你可能支离破碎、一团糟，甚至背负着一段破碎关系的过往。他邀请你俯伏心志，进入他为你预备的爱中。领受他藉着耶稣赐予你的恩典与宽恕吧。

或许你已是耶稣的信徒，却仍能看出自己当前的人际关系充斥着罪恶、自私与所罗门式的争竞。你也需要重新回到基督对你的爱中。看哪，耶稣全然美丽、完美无瑕，却为你踏入这荒芜的世界，虚己至死，以致在十字架上他的荣美被摧残到面目全非——双手被尖锐的钉子刺穿，肋旁遭残忍的长矛捅刺，面容因身心灵极度的痛苦而扭曲，头上戴的不是新娘花冠，而是讥诮的荆棘冠冕。在耶稣基督里，万有荣耀的上帝定睛凝视着你，凝视着你灵里一切的丑陋，却藉着基督替你受死，如今已用基督完全的美丽为你披戴。他所有完美的人际关系都归算给你，使你在他里面被宣告为全然无瑕。靠着他的恩典、怜悯与慈爱，终有一日上帝要将你塑造成毫无瑕疵的爱者，那时他要接你与他同住；即便此刻，他也在不断增长你以他的爱去爱人的能力。哦，愿那日子速临，黑暗与阴翳尽散，让我们得以永远瞻仰他的荣美！在基督里藏着你毕生追寻的真正珍宝，是我们可安然栖息的稳固保障。在基督里，有你永恒的生命。

7

圆满

雅歌 4:8–5:1

男子

⁸我的新娘啊，与我同离黎巴嫩，从黎巴嫩来吧。从亚玛拿山顶，从示尼珥与黑门山，从狮子洞穴，从豹子出没的山岭启程。

⁹你夺走了我的心，我的妹妹，我的新娘，你只凭眼中 [一瞥] ，颈上一缕珠链，就俘获了我的心。

¹⁰ 你的爱抚何其甜美，我的妹妹，我的新娘 —— 你的爱抚胜过美酒，你膏油的芬芳胜过一切香料。

¹¹ 我的新娘啊，你的唇滴下蜜语；你舌下藏着蜂蜜与鲜奶，你衣袍的馨香如黎巴嫩的香气。

¹² 我的妹妹、新娘是上了锁的园子，是封闭的泉源，是密封的井。

¹³ 你所孕育的是石榴的乐园，结满佳果 —— 有凤仙花与甘松。

¹⁴ 甘松与番红花，菖蒲与肉桂，各样乳香木，没药与沉香，以及一切上等的香料。

圆满

¹⁵ 园中的泉源，活水的井，从黎巴嫩流下来的溪水。

女子

¹⁶ 北[风]啊，兴起！南[风]啊，吹来！吹在我的园内，使其中的香气散发。愿我的良人进入自己园中，享用他佳美的果子。

男子

^{5:1} 我来到我的园中，我的妹子，我的新妇。我采了我的没药与香料；吃了我的蜂房与蜂蜜；喝了我的酒与奶。

耶路撒冷的众女子

吃吧，朋友们，喝吧，沉醉于爱抚之中。

于是同寝。或更准确地说，“于是同婚”或最精确地说，二者合一。这首位于雅歌核心的三段诗篇，探索并颂扬了婚姻与性之间那亲密且为上帝所设计的联结。并非巧合的是，这首诗的第三段（歌 4:16-5:1）对婚姻之爱欢愉的颂赞，恰好构成了雅歌的正中心——其前有111行（标题除外），其后亦有111行。¹这一结构使其在将性欲视同其他生理欲望的文化中显得极为反传统。然而，它强调婚姻作为性爱欢愉之园的视角，在其古代语境中同样反传统——那时婚姻常被视为获取政治与经济安全的手段，或仅仅是控制情欲与繁衍后代的方法。因此，这首诗几乎对全球所有文化都构成反叛：圣经的智慧几乎总是逆流而行。

每种文化的基本现实是，我们作为人的存在核心本质上是破碎的，因此我们不可避免地会扭曲并摧毁上帝所创造的一切美好事物。尽管性和欲望并非

1. G. Lloyd Carr, *The Song of Solomon: An Introduction and Commentary*, TOTC 17 (Downers Grove, IL: InterVarsity Press, 1984), 127.

原罪，但那发生在伊甸园中的对上帝的首次叛逆，立即且深刻地影响了我们对性的认识。最初那对男女赤身露体却不觉羞耻的状态因堕落而瓦解，以致他们立刻感到需要用无花果叶遮盖自己（创 3:7）。上帝所造的美好，被罪扭曲为羞耻。这一持久遗产延续至今，仍影响着我们对性的体验。我们可能在生活的诸多层面感受到罪的羞耻，但性无疑是最常令我们感到羞愧的领域之一。上帝所造的美好，已被我们败坏。

这首诗将我们已败坏的事物重新呈现，以令人屏息的美展示出性本应有的合宜表达。其目的是激发我们对纯洁与喜乐的渴望。然而在此过程中，它不可避免地揭露了我们所有人在这方面的严重亏缺。正因如此，我们破碎的性认知再次驱使我们回归，更清晰地看见自己对福音的迫切需求。

来自旷野

与前一首诗相同，女子一开始就被描绘身处于危险而偏远的旷野中。此处指的是黎巴嫩遥远的山脉——危险野兽的巢穴与异国香料的产地（歌 4:8）。女子可见却不可及的主题此前已在诗中显现，例如当男子形容她如栖息在岩缝中的鸽子时（2:14）。他再次邀请她同行。这一次，他并非呼唤她离开家的庇护踏入婚前性行为的风险之地，而是邀她共赴从危险旷野到丰饶花园安全欢愉的旅程。更重要的是，这次他的请求将得到不同的回应。

值得注意的是，本诗中他首次以“新妇”称呼她。该词在本诗中出現不下六次（歌 4:8,9,10,11,12;5:1），却未见于雅歌其他章节，强烈暗示此处描述的性体验与相应的合法婚姻关系。正如某些注释者试图论证的那样，这个词很难仅作为隐喻存在。古今中外，何种文化背景下未婚情侣会以此词作隐喻？²在圣经其他经卷中，

2. Richard S. Hess, *Song of Songs*, BCOTWP (Grand Rapids: Baker Academic, 2005), 139n61.

这个词始终标志着通过婚姻建立的新家庭纽带，而它在雅歌中的使用标志着这对夫妇关系的关键转折点。婚姻创造了法律和关系的背景，在这种背景下，封闭的花园被打开、密封的泉源被解封是正当且合宜的。

然而他们的纽带不仅仅是法律上的。它也是一种充满爱意的伴侣关系。她不仅是他的新娘，更是他的妹妹。此处语言转为隐喻，使用了一个在古代近东爱情诗歌中广为流传的亲昵称谓。她并非字面上的妹妹。这个词反而表明，他们婚姻中的友谊如同兄妹之情——在古代，这是异性之间可能拥有的最亲密纽带。在第8章中，女子会希望男子是她的兄长，这样她就能公开表达对他的爱意（歌8:1）。这提醒我们，法律与性的结合从来不是孤立存在的。当创2:24中最初的婚姻里男女二人成为一体时，它所蕴含的意义远超过肉体上的亲密。这是身与灵的联合，两个人在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合而为一。从此，他们不再是两个独立的个体，而是一个新的整体，彼此关怀、陪伴、尊重与奉献成为必然的结果（参弗5:28-30）。

你已俘获我心

尽管他们的关系超越肉体层面，但绝非不包含肉体之爱。男子对女子怀有炽热的渴望。“你夺了我的心”（歌4:9）这句话在希伯来语中的含义与英语不同。在西方文化中，我们用头脑思考、用心感受。因此我们会称丧失爱之能力的人为 *heartless*（无心者），而将未经思考的反应称为 *mindless*（无脑者）。但在希伯来文化中，心脏是思考的所在，所以失去心的人实则是丧失理智者，用我们的话说就是“昏了头”。实际上，男子是在表达“你令我神魂颠倒”。这与女子先前宣称自己

“因爱成病”（2:5）形成镜像呼应。他的目光再次被她双眸与珠链吸引（4:9）。那些环绕她颈项如武器般的珠宝隐喻，已然

成功地用在他身上，并完全俘获了他。这男人成了爱情的囚徒。

这样的自我袒露远比前文那些华丽的赞美之词风险更大。你可以从安全距离以调情的方式欣赏某人的魅力，但关于心灵的宣言则需要对方接受或拒绝的个人承诺。换言之，对方说“你穿那套衣服很可爱”，你可以简单回一句“谢谢”。但如果有人对你说“你让我神魂颠倒”，这就不是一句“哦，谢谢”能打发的了。这是一个危险的、自我剖白的爱情宣言，必须得到接纳或拒绝。³

在歌之初，是女子渴望一个吻的圆满。如今，作为真爱的相互性表达，男子体会到了她最初的感受。此刻是她的爱抚比美酒更甘甜（歌 4:10；参 1:2-3）。而在这两次告白之间，将爱人的身体比作葡萄园更深化并丰富了这一隐喻——因为美酒正是葡萄园长久抵御小狐狸的破坏后结出的丰硕果实。经过忠实的等待，这对恋人的爱情如今绚烂绽放，即将迎来圆满的结合。

石榴的乐园

如同开篇章节所述，香气与滋味交替成为主导感官。黎巴嫩的香气——这一在旧约中象征繁荣之地的常见意象，与女子舌下流淌的蜜与奶相结合，引发了她与应许之地的比拟⁴。正如同应许之地，她的身体成为全然繁荣、丰饶与安息的象征。“你的唇滴下蜜语”（歌 4:11）这句描述，与箴言 5:3 中形容淫妇之吻的语句完全呼应。真正的欢愉与满足其实存在于新娘的怀抱中，而非多情陌生人的臂弯里。

但这一次，这对恋人将不再止步于亲吻！当他们的关系达到顶峰时，男子如此描述这女子直到此刻的样子：

3. 参见Carey Ellen Walsh, *Exquisite Desire: Religion, the Erotic, and the Song of Songs* (Minneapolis: Fortress, 2000), 75。

4. 参见Ellen F. Davis, “Romance of the Land in the Song of Songs,” *ATR* 80 (1998): 533-46。

圆满

她仍是上锁的园子、封闭的泉源（歌 4:12）。在那个时代，君王与富人以花园作为与特权友人共享的私密休憩之所。这些场所不向公众开放，不容随意踏足观赏。同样，在干旱气候中，泉水是维持花园繁茂生长的命脉。如此珍贵的水源若随意分流给所有人，必将耗尽园中资源，因此需要严密封存。

泉水与活水的意象在箴 5:15-19 中被用来描述男女两性的情欲，经文如此写道：

你要喝自己池中的水，
饮自己井里的活水。
你的泉源岂可涨溢在外？
你的河水岂可流在街上？
惟独归你一人，
不可与外人同用。
要使你的泉源蒙福；
要喜悦你幼年所娶的妻。
她如可爱的麀鹿，可喜的母鹿；
愿她的胸怀使你时时知足，
她的爱情使你常常恋慕。

这段歌词明确表明不存在双重标准：无论男女，都应在婚前及婚姻关系中克制性欲。这并非因为上帝严苛专制，或制定律法阻碍人类繁荣。恰恰相反，这种节制正是实现性关系所蕴含的丰美果实、独特亲密与荣耀安息的必经之路——这些正是性关系被创造时所要带来的美好。

将性关系比作蕴含无尽欢愉的封闭花园，令人想起最初有围墙的伊甸园——耶和华每日与亚当夏娃相会之地。如同原始花园，女子的身体实为乐园（歌 4:13；希伯来语 *pardis*，虽该词未直接用于描述伊甸园），充满各样佳果与芬芳香料。本卷书中提及的所有香料都汇聚于此园，其产物来自多国疆土，既有寻常凤仙花，亦有名贵的甘松与番红花。世间任何真实花园都不可能

同时容纳如此众多的各类植物，这更加深了与伊甸园的联想。

随着诗歌的展开，花园与泉水的意象焦点从象征女子的贞洁纯净转向她作为丰盛生命源泉的身份。她是一座繁茂的花园，也是一口泉源，涌流着清凉活水的溪流。这里赞美的并非永恒的童贞与禁欲，而是导向并支撑婚姻中丰硕喜乐结合的性纯洁。

女子以欢欣回应男子的话语，邀请他进入自己的花园享用佳美果实（歌 4:16）。曾经紧闭的花园与封存的泉源，如今为他自由热切地敞开。当她召唤南北风来“唤醒”她的花园时，使用的动词与先前警告耶路撒冷众女不要过早唤醒爱情时相同（见 2:7；3:5；8:4）。风将昔日沉睡紧闭的花园转变为开放苏醒的乐园，在期盼已久的结合之日终于来临时，向四周飘散香气。她已准备好让男子进入她身体的花园，享受其中的欢愉。

我来到我的园中

男子同样热切地接受她的邀请。此刻她不再仅是“一座园子”，而是“我的园子”（歌 5:1）。事实上，短短 16 个希伯来单词的第 1 节经文中，就出现了不少于 8 处第一人称单数所有格，强调他们婚姻关系的专属性。先前经文描述的没药与香料、蜂房与蜂蜜、美酒与乳汁，如今都专属于他一人享用。在这合一的时刻，他再次称她为“我的妹子，我的新妇”，道出令人愉悦的关系亲密与法律认可，为即将共享的肉体亲密提供了安全语境。2:9 中阻隔他们的家庭围墙，已因新家庭单元的建立而跨越：她离开父母与丈夫结合，二人成为一体（创 2:24）。

在这首诗的核心与高潮时刻，一位未具名的发言者加入了赞许之词：“吃吧，朋友们，喝吧，沉醉于爱抚之中！”（歌 5:1）。无论发言者是耶路撒冷的众女子，还是更广泛的社群，

又或是上帝亲自对这对夫妇的结合给予认可，最终都不重要。无论谁在说话，都反映了作者对他们婚姻圆满的评价，宣称这是“甚好的”。然而，这些话再次提醒我们，性与婚姻不仅仅是成年人之间自愿满足个人欲望和快乐的私事，而是始终存在于信仰社群的更大背景中。

纯洁的荣耀

这首美丽的诗歌在我们这个性泛滥的社会中能教导我们什么？首先，它明确提出了婚前保持贞洁和婚后一夫一妻的理想。这当然是教会的传统教导，与当今许多非基督徒的信仰相去甚远。性是为婚姻而设，且仅限婚姻——而婚姻是一男一女的结合。这就是上帝最初在伊甸园中与亚当和夏娃创造的方式，并且它永远都是这样被设计的。

然而正如我们在第三章所指出的，雅歌论证这一立场的方式与教会通常为贞洁和一夫一妻制辩护的方式截然不同。它没有聚焦于圣经中不可奸淫、不可追求婚前或同性关系的诫命，而是描绘了一幅圣经婚姻的美好图景。当然，这两种方式都可能体现圣经智慧——诫命本身与美好画卷同样具有圣经依据。教会应当像耶稣和保罗那样明确教导：淫念、婚前性行为、奸淫、同性性行为以及不合圣经的离婚都是罪（参太 5:27-28；19:3-9；罗 1:18-32；林前6:18；弗 5:3）。但除此之外，若要忠于圣经的见证，我们还需要向人们展现圣经婚姻本应有的荣耀魅力。这段经文就像是上帝在颁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创 2:16-17）的禁令之前，首先宣告的“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的应许。

上帝并不反对性。他创造了性，连同它所带来的所有身体与情感的强烈愉悦。他精心设计了所有复杂的器官、神经和血管，使性如此诱人。然而，他创造它并非作为一种自由随意的运动，而是作为婚姻关系中强有力的

联结纽带。在这种关系中，旨在支撑这一纽带的法律和情感纽带同样存在。男子渴望进入的，正是这位姐妹新娘的花园。法律、情感与性这三者，本应共存共生。若缺其一，关系便遭扭曲。

若以正确视角观之，此理并不难解。譬如，若如诸多传统文化所为，将情感成分从关系中剥离，则徒留法律认可的婚姻与无爱无亲密之性。最糟者，此为合法化强奸；即便最佳情形，亦是对婚姻与性本质的拙劣模仿——将其沦为自私的性征服行为，视人为达成私欲之工具。例如，全球某些传统文化中，女性须以生育来力证婚配价值，不孕即被视为合理离婚依据，因娶妻首要目的便是繁衍子嗣。

或许我们很容易看出没有感情的婚姻是一种畸形关系，因为我们的文化对此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然而在我们的语境中，充斥着大量没有爱与亲密感的性行为或合法婚姻——比如与刚认识且无意深入了解或结婚的人随意“勾搭”。泛滥的色情制品或浪漫幻想文学亦是如此。当我们对某位演员、甚至认识的人产生性幻想时，既不存在法律关系也没有真正的亲密感。这种关系就像橱窗里的塑料模特般虚假。但许多人却将性欲倾注于这类幻想中，其中除了自我之外与他人毫无真实联结。有些情况下，我们渴望的是性快感本身的刺激；另一些时候，我们则用性来填补生活空虚：获取亲密感、权力或安全感，或是麻痹孤独、失败或空虚人生带来的痛苦。

圣经对这种随意滥用性行为的回应并非简单地说：“这是错的！别这么做。否则你会怀孕或失明！”相反，它对我们说：“将性这般珍贵美好的事物贬低为纯粹的肉体行为，何等可悲！任由上帝栽满鲜花香草的美丽花园被践踏成荒芜，直到我们的心变得如停车场般坚硬冰冷，这是多么可叹的浪费——竟把上帝创造得如此辉煌的事物糟蹋至此！”

然而圣经告诉我们，要让我们的性关系健康发展，不仅需要情感上的亲密，还需要在法律上与终身伴侣结合。这一观点在传统文化中不言自明，但在当今语境下却难以被理解。既然我们拥有真爱，为什么还需要婚姻才能发生性关系？如果我爱她、她也爱我且我们关系融洽，为什么需要一纸证书来证明我们的关系才能同床共枕？社会凭什么干涉两情相悦的成年人在私人空间的行为？

社会对性与婚姻存在合理关切确有诸多正当理由。但在此，我只想为那些自称上帝子民的人阐明：为何上帝在意这个领域。为何上帝关心你是否在婚前对伴侣作出公开承诺？答案在于两种关系存在本质区别——一种是“我现在爱你，若感情生变会告知你”，另一种是“我永远爱你并承诺：无论疾病健康、贫穷富贵、顺境逆境，至死不渝”。上帝设计的性关系应当存在于明确、持久、终身的承诺中。唯有这样的关系才能提供足够的安全感，释放性爱这种旨在将两人永久结合的力量。性行为伴随着巨大风险，使人处于极度脆弱状态。若在非永久性关系中发生性行为，就像反复撕贴胶带——最终胶带会失去粘性。上帝设定婚姻是永久结合，性爱应当存在于这种安全、充满爱意的环境中——正如上帝对我们永恒不变的爱所提供的安全港湾。

最后，若这些观点成立，那么即便一段关系同时具备法律认可与情感基础，若缺乏性爱部分，仍是不完整的。当然，每段婚姻都会经历需要暂时搁置性生活的阶段；但正如保罗提醒哥林多教会的，这应当只是暂时的节制，而非永久禁欲（林前 7:5）。奥古斯丁所推崇的禁欲婚姻理想与圣经中的婚姻观相去甚远——在圣经中，男女本应在配偶的身体里寻得激情欢愉的乐园。然而许多婚姻，甚至是虔诚的基督徒婚姻，在这个方面也会遭遇挑战和挫折。

婚前纯洁并不能自动保证婚后拥有美好的性生活，仿佛上帝欠你因顺服而得的补偿。雅歌本身在下一首诗中就探讨了其中一些问题，但若这是你婚姻中的挣扎之处，我鼓励你寻求帮助。不要简单地认为婚姻加上感情就等于美好的性。研究这一课题并学习如何精通。如果特定的情感或生理问题使这成为你婚姻中的挑战领域，请寻求咨询和协助。性是上帝设计为婚姻关系中愉悦有趣的一部分！

不洁的罪疚

读到雅歌此处，一些读者可能因未能守护自身纯洁而深感愧疚与羞耻。他们的园子未曾上锁，泉源也未封闭。我们许多人在合法且充满爱的关系之外追求性满足，远远偏离了上帝的标准。对一些人而言，挣扎可能是对色情内容的上瘾；对另一些人，可能是同性吸引。还有人或许技术上未曾有过性行为，却尝试了其他一切可能。这毫不奇怪，考虑到我们堕落的本性、所处的性泛滥社会，以及邪恶者巧妙地将试探与我们的个人性情相匹配。有些人年幼时就被信任的人暴露于色情或遭受虐待。其他人或许没有这类“借口”，却仍从痛苦经历中深知自己灵魂的极度软弱。你并未选择与之搏斗的欲望。或许你以为自己是唯一如此挣扎的人，因你从未向他人倾诉。若是如此，欢迎来到上帝真理的光中。你并不孤单，周围有许多同路人；你是在性上破碎的兄弟姐妹群体中的一员。

然而，有些人或许对自己的个人纯洁感到相当自豪。若是如此，你可曾忘记耶稣在登山宝训中关于淫念的教导（太5:27-28）？你或许未曾有过实际的性行为，但可曾幻想过自己置身于露骨的浪漫或性关系中，无论是与异性还是同性？又或许你对性全然无兴趣，但其实

这远非至高的圣洁，可能只是破碎的另一种形态。无人能企及这对新人在婚礼当天所展现的荣美景象，一个也没有。

我们罪疚与骄傲的解药

这正是我们如此迫切需要人类婚姻所指向的那段关系：基督与教会的关系。雅歌的目的不仅在于教导上帝的子民如何在婚姻中享受美好的性爱，更是让我们一窥那位以炽烈之爱爱我们的上帝之心。因此，人类美满婚姻的三个要素都以各自的方式指向基督与我们之间的关系。

首先，是法律层面。当耶稣基督呼召你归向他时，他并非仅仅对你说：“我现在爱你；让我们边走边看这段关系如何发展。如果你在未来五十年左右足够圣洁虔诚，或许你死后我会带你上天堂。”绝非如此！当上帝呼召你归向他时，他已通过圣约关系在法律上与你永久且不可破地联结。上帝在创世之前所拣选的人，他呼召他们与自己建立关系；他所呼召的人，他也称他们为义；他所称义的人，他也使他们成圣；他所使之成圣的人，他将永远与他们同在（参罗 8:29-30）。因此，你救恩的确据不在于你跟随耶稣的誓言有多坚定，而在于他最初且不可撤销的拣选。父赐给子的羊，没有人能从他手中夺去（约 10:28-29）。你若属基督，圣灵必保守你凭信心坚持到底。当你真实信靠基督时，这便是一份法律契约——无论顺逆、疾病健康、富贵贫穷，连死亡也无法将其解除。

但耶稣与你的关系不仅限于法律层面；它还饱含深情。上帝并非只是永远无法摆脱你，就像你们俩在拉斯维加斯喝得酩酊大醉后，路过一家汽车婚礼教堂时做出了糟糕决定那样。上帝确实爱你，尽管有时我们难以理解这一点！他透彻了解你的一切，包括你所有的怪癖与软弱、你惯常的罪与心中的偶像崇拜，然而他依然按你的本相来爱你。上帝在圣经的篇章中向你显明他爱你的心，

并渴望你能以与他同样的方式去认识和爱他——就像他早已认识并爱着你一样。

上帝对你的爱，绝非仅仅像你可能对自己弟弟的那种喜爱。上帝设计性在婚姻中除了单纯的陪伴与友谊之外，还意图增添什么？是火焰！性关乎深沉的激情与独特的委身。这正是我们如此渴望它的原因——因为它让我们确信自己对某人至关重要。爱是炽烈的火焰，正如我们稍后将在雅歌中看到的。我们在性爱中目睹的燃烧之爱，正是上帝对我们那炽热强烈之爱的写照。

上帝炽烈的爱

唯有如此强烈、燃烧的爱，方能解释十字架。对人类怀有温和的喜爱之情，并不足以推动那位无限荣耀、统管万有的上帝谦卑自己，以至于道成肉身，成为区区凡人。永恒者为何会进入时间，承受我们渺小形态的所有限制？因为炽烈的爱。圣洁者为何要进入罪恶的世界，与深陷破碎的罪人为友？因为炽烈的爱。正是因着这份对我们炽热的渴望，耶稣基督承受着这个堕落世界中生活的挫败，他不断被那些辜负他、令他失望的人所包围。

最终，耶稣所爱之人背叛了他。上帝的子民——他在整部旧约中始终以信实相待、竭力赢取的对象——拒绝了他的弥赛亚，选择释放一名恐怖分子而非耶稣（参见可 15:7-15）。他们继而与罗马人合谋将耶稣钉上十字架，使他在那里承受数小时难以言表的肉体剧痛。然而最深的痛苦，是背负我们如山罪孽——包括你我在思想与行为上的一切淫乱之罪——所带来的属灵煎熬。犹太人与罗马人并非唯一背叛耶稣的群体。我们也背叛了他，并且日复一日持续如此。我们的罪孽与背叛之山压在他的肩头，为此他必须承受天父烈怒的焚烧，那火焰想必灼伤了他的灵魂。

天父为此付出了何等代价，竟如此击打爱子？天父并非冷漠旁观，将忿怒倾倒在耶稣身上。圣子所受的每一道伤痕都必让天父心如刀绞。耶稣所受的每一次

的击打是由天父量给他的——这位天父与他自创世之前就享有不间断的团契与亲密。哪位世上的父亲能忍受目睹爱子如此受苦？哪位人间的丈夫会为新娘承受这般痛苦与羞辱？又有哪个地上的爱人会为屡次显出不配与不忠的所爱之人忍受此等耻辱？一个都没有。唯有这样一位父亲、丈夫与爱人：那位为我们创造自己、绝不放手的上帝。如今看见我们与他儿子联合的天父，喜悦以注视独生子时同样的热切目光凝视我们。耶稣基督爱他的新妇，为她舍己，为要在婚礼之日将她毫无瑕疵、纯洁无瑕地献给自己，披上她本不配得的公义外袍。他娶我们并非因我们美丽，而是要以他改变之爱的大能，使我们变得美丽。

这位上帝呼召你在人际关系中映照出同样炽热、燃烧、忠贞的爱。他呼召你在未婚时持守贞洁：不仅在行为上，更在心思意念中。他呼召你在婚姻里忠于性关系的圣洁，不仅远离一切不正当的性行为，更要正确享受性作为被造时的美好礼物——这是你能给予配偶、也能从配偶领受的奇妙馈赠。上帝呼召你向这观望的世界展现一种永恒、牢不可破、合法的盟约，同时满溢温柔眷恋与炽热情感，那是燃烧着真实友谊的火焰。

我们的性关系至多只是真实婚姻的模糊投影——无论单身、已婚、离异或寡居，我们都蒙召庆祝这婚姻。我们都在性关系上失败跌倒，理当为自己的罪感到羞愧与愧疚。但耶稣带给我们的不是定罪，而是赦免之言。有人曾将正在行淫时被拿的妇人带到耶稣面前（约 8:3）：她的罪无可推诿，正如你心中或许也清楚自己的罪，即使无人知晓。耶稣对众人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她”（第 7 节）。人群逐渐转身离去。但这妇人仍未得安全——现场有位无罪者，他本可公正地判她死罪，本可率先掷石。但他没有。耶稣反而说：“我也不定你的罪。”

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第 11 节）。他如此说，是因他降世为要寻找拯救丧失的人，如同这位妇人，也如同我们。耶稣来不是要定世人的罪，而是要活出我们本该活出的完美生命，并代替我们承受定罪。正是他赐予我们的完全的义，使耶稣能对我们说：“我也不定你的罪。”

若你尚未信靠耶稣，请看见上帝在他身上向你显明的炽烈之爱，前来屈膝敬拜他。你为何仍要对这位以如此炽热情怀爱你的人紧闭心门？若你已是基督徒，上帝对你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去吧，不要再犯罪了。”并非你的性犯罪无关紧要或未被追究，正相反，这罪严重到耶稣必须为之受死。但既已让耶稣承担，上帝便不再向你追讨。你罪的愧疚与羞耻已消散，了结，钉在十字架上，永远除去。

这正是激励我们远离罪恶、不再犯罪的真理。在性伦理上追求顺服将是一场终生的争战，过程中我们难免屡屡跌倒。每当那时，我们需要重新回到十字架前，提醒自己上帝对我们那不可动摇、炽热燃烧的爱。我们都是亟需他恩典的惯犯。但当我们凝视上帝对我们无与伦比的爱——那在基督里他与受造物所立下的合法、深情且热烈的盟约——我们便寻得了内心深切渴望的那份爱。他的恩典对我们绰绰有余，且将持续充足，直到他接我们进入天国与他同在。

8

亲密关系的失而复得

雅歌 5:2-6:3

女子

² 我身睡卧，我心却醒。听啊，是我良人的声音！他正叩门。

男子

“给我开门，我的妹子，我的佳偶，我的鸽子，我的完全人。
我的头沾满露水，我的头发被夜露滴湿。”

女子

³ “我已脱了衣裳，怎能再穿上？我已洗了脚，岂可再玷污？”

⁴ 我的良人从门孔里伸进手来，[在门后]，我便因他心绪翻腾。

⁵ 我起身要给我的良人开门；我的两手滴下没药，我的指头有没药汁滴在门闩上。

⁶ 我给我的良人开了门，我的良人却已转身离去。他离去时，我几乎心碎。我寻找他，竟寻不见；

我呼唤他，他却不应答。

7 城中巡逻的守卫遇见我，击打我、使我受伤；

看守城墙的人夺去了我的外衣。

8 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嘱咐你们：

若遇见我的良人，要告诉他，我因思爱成疾。

耶路撒冷的众女子

9 你的良人比别人的良人有何强处？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啊！

你的良人比别人的良人有何强处，以致你这样嘱咐我们？

女子

10 我的良人白而且红，超乎万人之上。

11 他的头像精金，头发如棕树枝般乌黑浓密，似乌鸦的羽毛。

12 他的眼如溪水旁的鸽子，沐浴在奶中，安歇在满溢的〔池〕边。

13 他的两腿如香花畦，如香草台；他的嘴唇似百合花，滴下没药汁。

14 他的手臂如金杖，镶嵌着黄玉；他的身体如象牙板，周围包着蓝宝石。

15 他的腿似白玉柱，安在精金座上；他的形状如黎巴嫩，且佳美如香柏树。

16 他的口甘甜，他全然可爱。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这就是我的良人，我的密友。

亲密关系的失而复得

耶路撒冷的众女子

^{6:1} 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你的良人往何处去了？
你的良人转向何处去了？我们好与你同去寻找他。

女子

² 我的良人下入自己园中，到香花畦，
在园内牧放群羊，采百合花。
³ 我属我的良人，我的良人也属我；
他在百合花中牧放群羊。

“从此他们幸福地生活在一起……”是童话故事的标准结局。但现实并非如此。从来没有人能如此。若这是个真实的故事，白马王子很快就会发现白雪公主有时也会脾气暴躁、昏昏欲睡、呆头呆脑，而不仅仅是快快乐乐！睡美人有时会对真爱之吻回应道：“今晚不行，亲爱的，我累了。”至于野兽……或许美女真该花点时间多做些婚前辅导。这个男人的愤怒问题相当严重，很可能在压力巨大的时候再次爆发。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该拥有童话般的婚礼。如果你在寻找一个毫无瑕疵的配偶，那么，就像灰姑娘的王子拿着水晶鞋一样，你很可能终其一生徒劳地四处寻觅。世上没有完美的人可供婚配——只有会不时让你失望、伤害你、辜负你的罪人。更重要的是，我们自己也同样是会以千百种方式失败并令配偶失望的罪人。这正是雅歌此段经文所表达的：爱人通过婚姻进入的辉煌亲密关系一度受到威胁并失去，经过漫长寻觅后才最终得以恢复。

我们自身的关系亦是如此。步入婚姻并非寻找配偶的终点，而是一生追求的起点——你们会不断彼此冒犯，又寻求宽恕，冲破那些威胁分离的障碍，追寻真正的亲密。当然，这也同样适用于你通过基督与上帝建立的关系，而

人类的婚姻恰恰为这种关系提供了一个上帝赋予的类比。你不能仅仅通过祷告或把一根木棍扔进火里，然后把它从你的“待办事项”清单上划掉，就简单地与基督建立关系。你被呼召去终生追求基督，尽管你会不断犯罪得罪他，但仍要重新在悔改中伸手，继续前行，寻求与上帝真正的亲密关系。然而，你也应当因上帝在基督里对你先行的、永不失败的承诺而受到鼓励，即使你正以最快的速度朝相反的方向奔跑，他依然在追求你。

今晚不行，亲爱的

这首诗以女子半梦半醒的状态开始（歌 5:2）。正如我们之前所评论的，在希伯来语中，心是思想的器官，所以当她说她睡了但心却醒着时，她的意思是尽管她在睡觉（或即将入睡？），但她并非完全无意识。一些评论家认为，她当时是被爱人真实的敲门声从睡梦中惊醒，接下来的内容是对当晚随后事件的完全现实的描述。¹这似乎不太可能，因为整个情节有一种梦幻般的特质。开头可能看起来足够直白。这位男子不会是历史上唯一一位被妻子锁在卧室门外的丈夫。但他为什么这么快就离开了？他去了哪里？为什么当她追赶他时，城里的守卫会打她并拿走她的外衣？毕竟，她在第三章中与夜间巡逻的守卫相遇时似乎毫无威胁。而在这次遭遇之后，假设她现在处于瘀伤和流血的状态，为什么她能如此平静地转向耶路撒冷的众女子说话，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这些未解释的情况、离奇的事件和情节的突然转变是梦境的典型特征，而非日常生活。这是一场诗意的梦，而非对真实事件的描述。

为强化这一观点，我们需注意女子在诗歌开头所闻与她在雅歌 2:8 中听到的完全一致：“我良人的声音”（歌 5:2）。但这一次，男子并非跃过山丘而来，而是正在叩响她的门扉。两次场景中，他都站

1.例如，Richard Brooks, *Song of Songs* (Fearn, UK: Christian Focus, 1999), 121-28; Craig Glickman, *Solomon's Song of Love: Let a Song of Songs Inspire Your Own Love Story* (Brentwood, TN: Howard, 2004), 94-99。

在门外而她居于室内，他渴望两人能共处一室。两次他都用甜言蜜语呼唤她——此处更是叠加了他最钟爱的数个爱称：“我的妹妹、我的爱人、我的鸽子、我的完全人”（第2节）。而两次，她都拒绝了他。

然而这些相似段落间的对比更显强烈。在第2章中，男子期盼她随自己走向旷野；此刻他却渴望进入内室与她相伴。既已成婚，他们无需再寻觅幽会之所：婚床已然备好。显然，他心心念念的正是性亲密——那种他们在前文初次体验的肌肤之亲。解经家们指出后续对话中潜藏的多处希伯来语委婉表达²，但即便不谙希伯来文，读者也能领会对话主旨。他渴望与她共赴云雨，这份欲望在婚姻状态下本完全正当。可她再次说出了“不”。

在第二章中，她拒绝他的理由是明智的——她清楚意识到婚前性行为周围潜伏的诸多危险，那些威胁他们未来葡萄园产出的“小狐狸”。然而到了第五章，她的理由简直是最站不住脚的。“我脱了衣裳，怎能再穿上呢？我洗了脚，怎能再玷污呢？”（歌5:3）。真的吗？这甚至连“今晚不行，亲爱的；我头疼”这样的借口都不如。这还是那个在第一章甘愿顶着正午烈日、忍受牧童嘲弄只为与爱人相会的女子吗？还是那个在第二章因爱昏厥的少女？还是前一章召唤四方之风来吹拂她爱情绿洲的女人？如今她却似乎心安理得地任他在寒冷雨夜中徘徊，连从舒适床榻上起身的微小努力都不愿付出。正如一位作家所指出的：“燃烧之爱的悲剧对立面未必是激烈的恨：它可以是对所爱之人欲望与需求的漠然冷淡。”³

她这般冷淡与漠然想必事出有因，尽管诗人并未详述细节。我们无从得知是否曾有过一场激烈争执——她朝他头上摔盘子，当着他的面摔门而去，继而泪如雨下。但此刻显然暗流涌动，而她似乎是以一种消极对抗的方式在对此作出反应，这显然不仅仅是由于懒惰或

2. 然而这些所谓的委婉说法，或许更多是评论者们的臆测而非作者本意。

3. Glickman, *Solomon's Song of Love*, 93–94.

冷漠所致。女性并未将性视为她能给予配偶的美好礼物来服务对方，反而似乎将其当作对抗他的武器，一种惩罚他的手段。

即便如此，男子仍通过门上的窥视孔伸出手臂（歌 5:4），做出了从自己这边弥合隔阂的最后尝试。考虑到任何合理设计的门锁系统，这种尝试本就可能失败，但至少他付出了努力去靠近她，尽管她态度冰冷。对她而言，她再次成为一座封闭的园子，如同第四章中的状态。但此刻，这已不再是对她处境的积极评价。或许她只是想让他乞求片刻。

心意转变

突然间，某种变化触动了女子的心。无论出于何种原因，男子竭力接近她的景象与声响终于对她产生了影响。她心绪翻腾（歌 5:4）——这个短语既可指情绪被唤醒，也可暗示她正以情欲回应。她终于前去为他开门，手指滴落没药香液——这是情欲的意象——此刻已准备好迎接他进入她的床榻与身体（第 5 节）。但可叹的是，此刻为时已晚。当女子以慢动作完成起身、摸索门闩的过程时，她的良人已转身离去，不愿配合她的游戏。

此刻，那妇人悲痛欲绝，被恐惧折磨。希伯来原文中她说道：

“我的灵魂出去了”（歌 5:6），仿佛她的生命本质已离她而去追寻他。我们或许会说：“我心碎欲绝”或“我几乎死去”。由于先前未能回应男子的主动示爱，妇人此刻采取了三个徒劳的行动（“我开了门……我寻找……我呼唤”，第 6 节），这些正是男子早先努力的镜像写照（他呼唤，他试图打开门闩，但她没有开门，2-4 节）。这对恋人的渴望最终朝着同一方向发展，却未能同步，婚姻中常是如此。

危险地追寻亲密关系

至此，我们回到第三章夜间追寻的主题。同样值得关注的是差异与相似之处。在本章中，

她之所以需要展开这场追寻，不仅因爱人的缺席，更源于她自身回应的迟缓。这一次，当巡城的守夜人发现她时，他们立刻击打她、使她受伤，并夺走了她的外衣（歌 5:7）。守夜人大概将她误认为妓女，尤其是若将她的“外衣”理解为轻薄暴露的衣物而非得体遮盖时。这讽刺至极：第三节中不愿穿衣去见爱人的她，此刻却被陌生人剥去了单薄的外衣。城墙的守夜人，其职责本包括防范非法性行为，⁴却因她不愿与自己的丈夫进行合法的亲密接触而惩罚她。

我们仍需牢记这是诗意的梦境，而非真实事件。她并未真的被城中卫兵殴打，就像她并非真的只穿着睡裙在深夜的街道奔跑。但梦中她与更广泛群体的互动——以城墙守夜人和耶路撒冷众女子的形式出现——具有深刻意义。城墙守夜人象征着法律的谴责之声，无论这声音来自外部群体还是她的内心良知。他们既未发言也未接受对话，直接施以看似合理实则与事实不符的惩罚。守夜人将深夜独行的衣衫不整女子假定为妓女或许不算荒谬，但我们知道事实并非如此。在梦境世界里，这场殴打是不应承受的，远超过她应得的惩罚。

这位女子与耶路撒冷众女子的相遇，远比她与巡逻守卫的会面更有助益（歌 5:8-9）。随着诗歌情节推进，这群女子的角色发生了转变，而女子在爱情关系中也愈发自信。起初，耶路撒冷众女子是都市世故的代表，似乎与乡村女主角形成威胁性的对比。但如今，她们似乎已成为她的同侪、朋友和知己。她曾告诫耶路撒冷众女子不要过早激发爱情，现在却嘱托她们向她的良人传达自己为爱憔悴的心意。耶路撒冷众女子非但没有责备或鞭打她，反而提出疑问：“你的良人比别人的良人有何强处？你这极美的女子”（第 9 节）。

4. 参见 Othmar Keel, *The Song of Songs: A Continental Commentary* (Minneapolis: Fortress, 1994), 195。

这些问题温柔地促使她反思所爱之人的本质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迫使她直面内心最深处的恐惧——对被抛弃的恐惧。

我良人全然可爱

作为回应，女子开始描述她的爱人，先是对其外貌进行总体评价，然后从头到脚逐一细述。他容光焕发、面色红润（歌 5:10），如同少年大卫般健康焕发。她称他“在万人中脱颖而出”（第 10 节 ESV 译本），所用词汇暗含军事意象。与所罗门王躲在六十勇士身后的形象不同，她的良人总是冲锋在战场最前沿。他的头颅如精金（第 11 节），此描述指其光辉形象与珍贵价值，而非发色。他的头发乌黑如乌鸦，蓬松卷曲似棕榈花穗。眼眸如鸽子般温柔（第 12 节），双颊散发馨香如香料花圃（第 13 节），嘴唇似百合花滴下没药香膏。随着视线下移，感官意象从嗅觉味觉转向力量与美的视觉呈现：他的臂膀如镶碧玉的金杖（第 14 节），双腿似安放在金座上的雪花石膏柱（第 15 节），肌肉分明的腹部如蓝宝石镶嵌的象牙板。她以对爱人整体之美的赞叹收尾，与开头呼应。如第二章所述，他依然如树木般高大挺拔，不过此次喻为黎巴嫩香柏而非苹果树（第 15 节）。她仍沉醉于他果实般的甘甜，因此描述的核心与结尾都聚焦于他的嘴唇（第 13,16 节）——那曾令她渴慕的亲吻之源。

引人注目的是，她的描述在关键方面将这位男子与她联系起来。他的眼睛如鸽子般温柔，正如她的双眼；曾从她手中滴落的没药，此刻正从他的唇间流淌。她最终称他为“我的良人”（歌 5:16）；这是她唯一一次用这个他常用来称呼她的爱称。仿佛当女子凝视她的爱人时，她意识到他是自己真正的互补：他们共享的爱使二人成为一体。⁵

5. Gianni Barbiero, *Song of Songs: A Close Reading*, 由 Michael Tait 翻译, SVT 144 (Leiden: Brill, 2011), 283 页。

我属我的良人

此时，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再次开口。她们既未提供智慧，也未给出建议，只是简单问道：“你的良人往何处去了？”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却仿佛开启了女子所需的全部顿悟。尽管众女子表示愿意协助寻找，她却不再需要帮助——她已然经历“灵光乍现”的时刻。与她们对话后，她终于明白真爱的所在：“我的良人下入自己园中，到香花畦那里，在园内牧放群羊，采百合花。我属我的良人，我的良人也属我；他在百合花中牧放群羊。”（歌 6:2-3）

这种顿悟的本质对我们而言或许并不直观。若身为耶路撒冷的众女子，我们可能会忍不住追问：“哪个园子？什么百合？那些守卫是否击打了你的头部？或许你该去耶路撒冷城医院的急诊室检查是否脑震荡。”但若将她的话语与雅歌其他部分联系起来，意义便豁然开朗——她自己就是他的园圃，香花畦是他的两腮（歌5:13）；当男子描述她的身体时，曾将她的双乳比作百合丛中吃草的双生小鹿（4:5）；而“我属我的良人，我的良人也属我；他在百合花中牧放群羊”这句宣言，正是引自她自己在2:16的告白。换言之，女子是在宣告：“我曾在街头绝望地寻找良人，仿佛他已永远消失，但他从未真正失去。我们本为一体，纵使彼此亏欠，仍存在永不破裂的联结。我的良人属我，我也属他。”

但请注意，这一次她实际上逆转了第2章的陈述。不同于以“我的良人属我”开头，这次她说：“我属我的良人。”这一点至关重要，正是因为忘记了“我属我的良人”才引发了整个事件。她不愿起身开门，只因一心想着自己和自己的欲望。她想着“我的身体属于我，此刻理应躺在舒适的床上”，却忘了她的身体实际上属于丈夫，正如他的身体也属于她。此外，正是她忘记“我属我的良人”这一点，才导致了她夜间惊慌失措地寻找他。她害怕由于自己的自私，已永远失去了他。但当耶路撒冷的众女子提醒她

思考所爱之人究竟是谁时，她终于意识到自己无需害怕失去他。尽管经历种种，“我属我的良人”这一事实始终未变。诗中她虽未真正寻见他，但恐惧已消散。她曾忘记男子对她永恒的承诺，结合他可信赖的品性，意味着她可以确信：即使自己确实冒犯了他，他也总会回来与她重修旧好。那炽热的爱之纽带，不会因她冷漠无情的举动而轻易断裂。

我属我自己

这首诗挑战我们去审视：在人际关系中，我们如何处处表现得像“我的良人属我，而我也属我自己”。我们总表现得仿佛自己属于自己，统治着允许他人进入的小王国——但前提是他们必须俯首称臣。唐·米勒如此描述这种心态：

在群体生活中，我意识到自己的一个缺陷：我沉溺于自我。我满脑子想的都是自己。唯一萦绕心头的就是我自己……我发现自己的心智就像一台只能接收一个频道的收音机，那个频道永远播放着我：K-DON 电台，全天候唐纳德专属频道。⁶

若诚实面对，我们都会发现自己无时无刻不在自我关注。婚姻中，这种倾向常在性事上显露无遗。年轻时与汹涌荷尔蒙对抗的我们，多数都面临过婚前克制过早发生关系的难题。我们仍活在雅歌第二章的篇章里，幻想婚姻能解决所有性方面的挣扎。但婚礼之后还有第五章——那时性反而容易演变成另一种问题。有些丈夫比妻子更渴求亲密，有些则相反。还有些情况是丈夫的欲望节奏远快于妻子，两人始终无法同步。更重要的是，婚姻关系中其他方面的矛盾总会波及性生活。

6. Don Miller, *Blue like Jazz: Nonreligious Thoughts on Christian Spirituality* (Nashville: Thomas Nelson, 2003), 第 181 页（原文强调）。

然而根本问题几乎从来不是性，而是自我。我的电台全天候播放着‘K-Me’频道——全是我，关于我的一切——于是我沉溺于你未能如我所愿取悦我的种种方式。我认为自己理应随心所欲地决定性生活的频率，而非询问配偶希望以这种方式被爱的频次。这正是保罗在古哥林多——一个与我们同样沉迷于性的社会——所探讨的问题。部分基督徒为抵制当时文化的放荡无度，走向另一极端追求禁欲，甚至在婚姻中亦然。但保罗的建议既非纵欲也非彻底禁欲，而是倡导婚姻内的性奉献。他写道：

但要免淫乱的事，男子当各有自己的妻子；女子也当各有自己的丈夫。丈夫当用合宜之份待妻子；妻子待丈夫也要如此。妻子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丈夫；丈夫也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妻子。夫妻不可彼此亏负，除非两相情愿，暂时分房，为要专心祷告方可；以后仍要同房，免得撒但趁着你们情不自禁，引诱你们。（林前7:2-5）

注意保罗的论证逻辑。在婚姻中，你的身体并不属于你自己：你不再属于自己。婚姻需要你将自己奉献给配偶，而性亲密正是这种奉献的体现之一。当然，这并非单纯要求妻子总要起身为丈夫开门，也意味着丈夫要体察此刻或许并非良机，或是耐心等待妻子的情欲能与自己同步。

践行这一真理无需等到婚后。虽然婚姻会以特别强烈的方式暴露我们的自我中心，但沉溺自我绝非已婚者的专利。我们在所有人际关系中都会陷入自我中心，必须要学会舍弃自我利益，在多样生活领域以他人为先。婚前阶段，我们常在恋爱关系中彻底自我中心——这正是为何我们会如此患得患失，急切地想送出或得到那枚戒指，试图用“我的良人属我”来定义这段关系。很多时候，我们并非真正寻求去爱和服务约会对象，或探究什么对其最有益——无论这份益处是与我们结合还是与他人同行。我们显然也没有相信上帝会引领我们走向最佳的

结婚对象；或者引领我们安全走过单身之路，从而让我们有更多机会去侍奉上帝。但往往，我们的约会始终以自我为中心——无论是身处一段关系中还是保持单身，我们总在纠结这对自己意味着什么。

矛盾的是，这种不安全感 and 自我中心主义将我们引向最糟糕的约会方式。我们困在应该离开的有毒关系中，或是将就着与并不合适的人在一起，只因害怕结束这段关系后就无人再要我们。又或者，我们在关系中不断跳转，因为没人能满足我们苛刻到不切实际的要求。无论哪种情况，核心始终都是我们自己。

其他关系中也常以自我为中心。友谊如此——我们期望他人无止境地倾听自己的烦恼，却在他们需要我们承担些许负担时变得不耐烦；育儿亦如此——我们要求孩子活成我们期待的模样。幼时，他们不能因行为失当让我们难堪，或妨碍我们的工作娱乐；长大后，他们必须投身学业、棒球、芭蕾或法学院（或许全部）来实现我们的梦想。为人子女时同样如此——我们认为父母的存在就是为了给予经济支持，好让我们不费力气就能过上理想生活。可曾想过作为子女，我们该如何服务父母并为他们的福祉付出？

对诗中的女子而言，“全然的自我，永远自我”并未带来美好。这让她感到孤独与不安，在漆黑的街道上疯狂奔走，寻找一个无处可寻之人。或许你也能体会她夜晚的心境。你同样在生命幽暗的街巷中苦苦追寻意义与希望。或许城墙上的守卫也在伤害你——无论这些身影代表他人的指责之词，还是你内心良知苛责的声音。愧疚会让你内心伤痕累累，即便外表看不出创伤。真正的平安究竟在何处寻得？

寻得平安

诗中女子并非独自寻得真平安，而是通过耶路撒冷众女子简单的提问。讽刺的是，“全然的自我，永远自我”

并不能深刻理解自我，更遑论人际关系。尽管耶路撒冷的众女子没有心理咨询的高级学位，她们似乎仍深谙提问往往比断言更有价值。与其假定自己对人心的幽深之处拥有无限洞察力、能精准指出问题所在，不如询问对方的真实感受及缘由。在这首诗中，耶路撒冷众女子提出的简单问题通过唤醒女子遗忘的记忆给予慰藉：她所爱之人的美好、力量与品格，以及他们爱情关系的深度——这些共同证明他不可能永远消失。尽管面临困境，她仍属于她的良人，他也依然属于她。他们彼此许下的永恒承诺，注定能经受艰难时局的考验。

当然，这种反思并非总能如此抚慰我们现实中的人际关系。有时我们感到被遗弃和孤独，是因为确实遭到了本应守护之人的离弃。朋友与配偶可能最终被证明不值得信赖，以致沉溺于对其品格的追忆也难寻慰藉。事实上，这应成为我们择偶过程的目标之一：清晰认知对方品格——当我们令其失望或对方令我们失望时，这种品格会展现得最为鲜明。他/她能否在我们的脆弱中给予宽恕与鼓励？能否对自己的过失真诚悔改并正确回应？若你找到具备这些特质的人，即便其外表与神话史诗中描述的阿多尼斯相去甚远，也很可能是一位能与你共度余生、共同成长的罪人。但若你不以此为标准寻找伴侣，婚后必然出现的问题或将使你们分道扬镳，而非破镜重圆。

我永远属于他

我们中有些人没有配偶在黑夜中给予安慰和鼓励。在某些情况下，本应牧养和爱护我们的人反而背叛并抛弃了我们。另一些人可能是单身或丧偶。然而，即使是最好的配偶也常常会让我们失望，对我们犯罪。他们也常常暴露出一个事实：他们的电台

一直在播放《K-Them》这首歌。我们的平安与安息终究无法在任何人类爱人身上寻得。我们的灵魂渴望一种比任何人类婚姻所能提供的更美好、更深邃、更真实的关系。我们需要一位永远绝对忠诚可靠、全然完美无瑕的对象，当思及其品格时，我们对其承诺毫无疑虑，能由衷宣告：“我的良人属我，我也永远属他。”我们需要那位即便我们无理冷漠、反复无常，仍会持续叩门等候的人。我们需要耶稣。

在启示录中，耶稣宣告：“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

（启 3:20）这节经文催生了无数（往往俗艳的）艺术创作。但你可曾注意耶稣说话的对象？那是老底嘉教会——一个不冷不热、温水般的教会。老底嘉信徒宣称‘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

（17节），实则贫穷瞎眼、赤身露体。他们终日安逸自满，深陷黑暗却不自知。耶稣对这些安于现状的罪人发出带着爱心的责备：若持续温水状态，必被从他口中吐出去。耶稣告诫他们必须悔改自我中心，唯独在他里面寻得满足。

然而耶稣正是向这些迷失、盲目、自我中心的世人宣告：尽管他们不冷不热，他依然站在门外叩门。他并未如他们所配得的那样离弃他们，也没有放任他们沉溺于舒适的盲目与自我中心。即便那时，耶稣站在门外，手中拿着的不是城墙守望者惩戒罪恶的棍棒，而是耐心递上医治盲眼急需的药膏，预备用他荣耀的衣袍遮盖他们的赤身，渴望进入他们的家——不是为了责备唠叨，而是要通过共享团契之餐，向他们显明自己永不改变的爱与眷顾。

这位丈夫的忠诚委身，正是我们每个人每日都需要默想的。耶稣对我们如此忍耐——与那些只顾自我的人截然相反。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世界本应全然关乎他，因为万有都是藉着他造的。

世间的广播电台都应调频至 K-God——一切为了上帝的荣耀，时刻不停。然而耶稣为他的新娘舍弃了自己的荣耀。那位非凡者甘愿平凡，成为偏远加利利小镇上卑微的木匠。那至美者取了毫无美感的形体，甚至他残存的美也在十字架上被可怖地损毁。他来不是要受人服侍，而是要服侍人，并舍命作多人的赎价。这位上帝在耶稣里依然站在门外叩门，呼唤迷失战兢的罪人与他进入亲密相交的关系中。

你可曾向耶稣敞开心门？我们并非生来就对上帝敞开心扉。相反，我们生来如同老底嘉人：对上帝冷漠或漠不关心，这本身就是另一种形式的偶像崇拜。我们总是以自我为中心。但上帝温柔地（有时也不那么温柔）闯入。他开启盲眼，软化刚硬的心，唤醒死去的灵魂。他赐予我们敞开心扉的意愿与能力，然后呼唤我们向他敞开。你是否正听见那呼唤，或许是生平第一次？开门吧！无论你的心多么污秽混乱，他必进来！悔改你的自我中心与自我崇拜，来俯伏在他脚前。领受你在全宇宙所能寻见的至真之爱——上帝在耶稣里对你的爱。

基督徒啊，当你审视自己的内心时，对基督怀有怎样的情感？若你与我相似，常会发觉冷漠与疏离。他在圣经中用炽热爱火为你书写情书，你却连翻开圣经阅读都嫌麻烦；即便读了，转瞬又渴望去网上冲浪。他邀请你通过诗歌、讲道、同领圣餐在教会中与他团契，你的心思却飘忽不定，盘算着午餐吃什么或邻座如何看待你。耶稣该拿我们怎么办？我们活该被他从口中吐出，因我们灵性上长期不忠而遭离弃。

或许此刻，你正被罪孽的重压所困，恐惧耶稣会放弃你。你仿佛迷失在耶路撒冷幽暗街巷，寻觅却无所获。你读圣经却寻不见耶稣，试图祷告却觉得声音撞上天花板。可能你不再拥有初信时与上帝亲密的温暖体验，对自己的不冷不热困惑不已。

去拜访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吧，让她们的问题成为你的指引。回去重新默想你那位真实爱人的奇妙本质。尽管你软弱易变，耶稣却是全然美丽荣耀的。他不仅对你信实，更以人的身份代替你向上帝全然忠诚。当他诵读经文时，心总是因天父话语的智慧而欢欣；当他进入会堂时，思绪从不偏离或耽于私欲。他来为要成就父的旨意，即便在最痛苦的时刻亦然。耶稣甚至在被上帝离弃的真实境遇中依然持守信实——他被本应看守以色列的守望者们击打得体无完肤，被悬挂在十字架的至暗时刻，仍举目寻找天父的面容却不得见。然而在这片黑暗中，耶稣从未怀疑自己仍属天父，天父也永远属于他。在世间最后的呼吸里，他将灵魂交托给天父信实的怀抱（加 23:46）。

我们恐惧，我们怀疑，我们犯罪，我们在黑暗中徘徊。但耶稣基督始终值得我们信靠、相信、顺服并忠实地跟随。因此，在我们常常失败地努力去爱周围人之时，当我们的被愤怒点燃，自我中心暴露无遗之际，我们可以回归并安息在他里面，默想他的美善与信实，重新得着确据。当主最终赐你恩典起床、走过地板、打开房门时，你会发现你所爱的那位依然在那里，对你说：“我属我的良人，我的良人也属我，从今时直到永远。”

9

破镜难圆

雅歌 6:1-12

耶路撒冷的众女子

^{6:1} 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你的良人往何处去了？
你的良人转向何处？我们好与你同去寻找他。

女子

² 我的良人下入自己园中，到香花畦，
在园内牧放群羊，采百合花。
³ 我属我的良人，我的良人也属我；
他在百合花中牧放群羊。

男子

⁴ 我的佳偶啊，你美丽如得撒，
秀美如耶路撒冷，威武如展开旌旗的〔军旅〕。
⁵ 求你转眼不看我，因你的眼目使我惊乱。
你的头发如同从基列山下来的山羊群。

⁶ 你的牙齿如新剪毛的一群母羊，洗净上来，个个都有双生，没有一只丧掉子的。

⁷ 你的两太阳在帕子内如同一块石榴。

⁸ 有六十王后八十妃嫔，并有无数的童女。

⁹ 惟独你是我的鸽子，我的完全人；你是她母亲的独生女，是生养她者所珍爱的。众女子见了就称她有福；王后妃嫔见了也赞美她。

¹⁰ 那向外观看如晨光发现，美丽如月亮，皎洁如日头，威武如展开旌旗〔天军〕的是谁呢？

女子

¹¹ 我下入核桃园，要看谷中青绿的植物，要看葡萄发芽没有，石榴开花没有。

¹² 我不知自己为何如此。你让我与贵族同乘战车。

是什么让婚姻持久？在一个离婚率居高不下的文化中，为何有些人能白头偕老，而另一些却分道扬镳？有人或许会说“契合度”。某些人天生就更容易相处，而另一些人则需费心维系。诚然，尽管每个人都带着沉重的包袱步入婚姻，但有些人面临的挑战显然更为明显。然而，即便是看似温顺的配偶，也可能像那些争吵不休的配偶一样令人难以忍受。迟早，无论你们多么“契合”，任何婚姻中都会出现足以造成裂痕的重大分歧。若缺乏解决这些分歧的方法，婚姻必将陷入困境。事实上，有些起初争执不断的婚姻反而因此更加牢固，因为夫妻早早学会了化解分歧之道。当然，

并非总是如此，但深刻的差异未必会葬送一段关系。

正如我们在前一章所见，那对夫妇在歌 5:3-6:3 的梦境片段中遭遇了重大波折。男子某夜带着浪漫情愫晚归，女子却兴致索然。待她回心转意下床开门时，男子已离去。女子穿行城中街道寻他，反遭守城者痛殴。最终她向耶路撒冷众女子——她的闺蜜们倾诉，这些简单的提问让她重归正轨。她们问及她的良人，当她忆起他的俊美与坚贞时，终于醒悟他不会抛弃她。他仍忠于她，如同她忠于他。她满怀希望地断言，必在他常驻之处——他们爱的花园中，百合花丛间觅得他的身影。

在欢愉之园中

本段经文以女子 1 的叙述作结——她追随男子来到那座花园，此处被描述为核桃树园（歌 6:11）。丰饶的果树常象征这对爱侣对彼此爱情的享受，无论是苹果树、葡萄藤还是枣椰树。她去那里是为察看葡萄是否发芽、石榴是否开花。这正是男子在 2:12-13 中用来描述春日爱意萌发的语言，那是爱情时节已至的证据。在第二章，尽管男子极力恳求，时机却尚未成熟。到了第四章婚礼之后，收获的季节终于来临，他们得以采摘爱情甜美的成熟果实。但此刻女子再度陷入疑虑：她早先自信宣告“良人属我，我也属他”（歌 2:16）果正确吗？当她抵达花园时，会真正发现他们的爱意仍在绽放，还是因她的冷落致使凛冬寒霜笼罩这段关系，扼杀了那些娇嫩的花蕾？

1. 有人认为此处仍是男子在说话，但我认为这些话由女子说出更为合理。显然，第 12 节那谜一般的诗句更适合女子而非男子的口吻。参见 J. Cheryl Exum, *Song of Songs: A Commentary*, OTL (Louisville, KY: Westminster John Knox, 2005), 第 223 页。

那么当她抵达花园时发生了什么？遗憾的是，歌 6:12 是圣经中最难翻译的经文之一。解经家们耗费大量篇幅来论证他们对一系列字句的特殊解读——这些字句直译为“我不知晓——我的灵魂——它（或你）使我置身——亚米拿达的战车”（或“我的尊贵子民”或“与贵族同乘”）。我的翻译版本是：“我不知自己为何如此。你让我与贵族同乘战车。”大多数学者认为，女子的言辞展现了一种情绪激荡²的状态——这种激荡最终化为狂喜，犹如乘着华美车驾驰骋。我们或许可以这样转述：“我神魂颠倒，如坠云端，与白马王子共赴九霄。”是什么让她从初入花园时那种谨慎又忐忑的期待——期盼着能找到几朵完好无损的爱情花蕾——转变为如此心醉神迷的欢愉表达？正是男子对她所说的那些话，即第4-10节所记载的。换言之，男子对冲突的回应令她彻底沦陷。

你依然美丽，我的爱侣

男子回应中究竟是哪一点对女子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影响？首先，他立即回应，坚定地表明了对她恒久不变的爱意。这段告白最显著的特点是精确复现了男子在第四章赞美诗中的若干诗句。他对她的某些态度始终未变，也永不会改变。他开篇便重复了同样的总结性陈述：“我的爱侣，你甚美丽”（歌 6:4；参 4:1）。爱侣不仅是一个泛泛的亲昵称谓，更是象征着友谊与伴侣关系的词汇。这是男子对女子最钟爱的称呼之一。随后他以略有变化的方式重复其他赞美：她的秀发仍如跃动的黑山羊群，从基列山奔泻而下；她的牙齿仍如沐浴归来的羊群，每只都带着纯白无瑕的配对；她的双颊在面纱后仍如泛红的石榴果片（6:5-7；参 4:1-3）。

为何如此重复？像雅歌作者这样富有创造力的诗人，绝非因才思枯竭而反复

2. 希伯来短语“我不认识自己的灵魂”近似于这种表达：“我无法理解自己的状态。”更详尽的讨论可参阅Iain M. Duguid, *The Song of Songs: An Introduction and Commentary*, TOTC 19 (Downers Grove, IL: InterVarsity Press, 2015), 第 140-141 页。

套用旧诗中的陈词滥调。关键在于男子刻意选择的话语与刻意回避的内容。相较于前诗，他省略了对她双唇及颈部、胸部等面部以下身体的描绘——考虑到争吵源于性事，男子最不愿让她误以为和解只是为了重回床第之欢。因此他略过了描述中更具情欲色彩的元素。与此同时，重复前诗其他元素恰恰强调了他对她吸引力的根本看法始终未变：争吵前认为她可爱，如今依然如此。正如莎士比亚的精妙之言：“爱不随变而变，方为真爱。”³面对她的冷漠，他既未恶语相向，也未报以持久冷暴力。他确实曾从紧闭的房门前暂时离开——这或许是明智之举，给予她空间而非强行解决。但当女子再次现身时，他脱口而出的并非愤怒或责备，仍是爱语。

特别有趣的是对头纱的提及，这一意象延续自第4章。如前所述，以色列妇女在公共场合通常不戴头纱；在诗意的梦境中，她离家时衣着单薄，途中连那轻薄的衣裳也被剥夺（歌5:7）。因此，此刻她佩戴头纱的可能性存疑。但头纱在古代近东地区常与婚礼仪式相关，故提及她“帕子内的脸颊”（6:7）实为表白：“你仍如我们成婚那日般美丽。记得那天吗？我说‘永远——至死不渝’，此言非虚。我对你的爱从未改变，也永不会变。”

你如此美好

然而他们关系中某些方面已然改变。男子并未机械复述婚礼当日的诗句。这段感情历经冲突的淬炼而成长，拥有了前所未有的深度与复杂性。通过将她的美丽与得撒和耶路撒冷两座都城相比较，我们可见一斑。这两座城市都曾作为首都城市：得撒原是北国

3. William Shakespeare, “Sonnet 116,” in *The Oxford Shakespeare: Complete Sonnets and Poem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613.

的首都，后暗利将其迁至撒玛利亚，而耶路撒冷则是南国的都城。将这两座特定城市相提并论，意味着将本属一体却时而分立为敌的两个实体重新联结。

但这不同于将新娘昵称为匹兹堡、霍博肯或洛杉矶。这两座圣经城市的名号都蕴含深意：得撒意为“令人向往、愉悦之地”，耶路撒冷则是“和平之城”。圣经常将城市比作美女，却鲜少以美城比喻女子。古城墙垣环绕，既护佑盟邦安居，又御敌于外。前诗已暗示女子如可守御之地——她的颈项似大卫城楼，悬挂战士的盾牌（歌 4:4）。彼时盾牌安然悬挂，男子以爱征服城池得以入内。而此处女子作为美城的意象，却令男子以可畏形容——字面意义即她唤起他的敬畏。如法语所言“*formidable!*”⁴⁰。同一希伯来词亦用于描述眼见巴比伦军队的恐怖（哈 1:7），此处她更被形容为“旌旗招展”，或指军队列阵时的战旗猎猎。相较于“他带我入筵宴所，以爱为旗在我以上”（歌 2:4），此刻更像是：“她紧闭城门，高墙内集结军旗如林。”

同样令人敬畏又可怕的力量也体现在男子对她眼眸的描述中。或许人体解剖学中，没有哪个部位能像眼睛那样揭示灵魂。在第4章中，男子将她的眼睛比作美丽的鸽子，形容其温顺无害如同动物所能达到的极致。然而此刻，她的目光却令他不安困惑。此处使用的动词在其他语境中意为“使人战栗”。希腊译本中对应的动词可形容鸟类羽毛竖立的情景。“你的凝视让我疯狂”——我们或许会如此表达。尽管难以承受她的注视，男子仍无法移开视线。她令他着迷与不安的程度相当，既无法离开她生活，又难以与她共处。他为她复杂而闪耀的特质感到震撼，也为与这个复杂人类建立深刻关系所面临的挑战目眩神迷。

4. Ellen F. Davis, *Proverbs, Ecclesiastes, and the Song of Songs*, Westminster Bible Companion (Louisville, KY: Westminster John Knox, 2000), 286.

你是独一无二的

男子言辞的第三个层面是对她独特性的宣告。当他们的关系遭遇困境时，他不能简单地用另一个相似的替代品来更换她，因为世上不存在完全相同的另一个版本。这是像所罗门那样拥有众多性伴侣的人永远无法理解的。六十位王后、八十位妃嫔（歌 6:8）将希伯来诗歌中常见的“三...四”对仗模式放大了二十倍，最终形成二十乘以七的总数。一百四十位女性构成了诗歌意义上完整的妻妾群像，字面意义上的“满堂佳丽”——但这不过是历史上真实的所罗门七百位妻子、三百位嫔妃（见王上 11:3）的零头而已。

或许有些男人会认为拥有如此庞大的女性后宫是件乐事。但任何坐拥众多妻妾、外加无数随时可以替补的年轻女子之人，永远无法建立起这对男女所拥有的那种关系。若一位女子闭门不纳，他大可以转向下一位。在真实关系中形成的隔阂无需跨越，造成的伤害或承受的痛苦也无需道歉与亲吻和解。女性数量不仅不等于关系质量，恰恰与之背道而驰。

然而，诗中的男子选择了一条不同的道路。他选择了全然委身、终身一夫一妻的道路——将整个生命奉献给唯一的那个人。她是独特的，是他的鸽子，是他的完美者（歌 6:9）。此刻，城墙已倒塌，军队已放下武器，她再次成为他的鸽子，如同第四章中那般。她的罪过与瑕疵不再被记念并反复追究。在他眼中，她是完美的。

男子并非唯一持此看法的人：在她母亲眼中，她同样独特而纯洁。即便有姐妹与她共享基因与成长环境，也无人能及她的美貌与品格。其他女儿们都起身称赞她，而那些王后与妃嫔——那些因衣着、财富与奢华日日出现在宫廷八卦专栏中的人——却嫉妒她，因为她拥有她们纵使富裕也永远无法获得的东西：一个男子独一无二的承诺。第一章里她自惭形秽的那些女子，恰恰正是

如今渴望成为她的那些人。若歌 6:9 的措辞听来耳熟，是因它借用了箴 31:28 中对贤德妻子的描述。在雅歌的此处，众女子与其他妇女取代了箴言那首诗里儿女与丈夫的位置，转而赞美她独特的品质并羡慕她的蒙福。

如男子所述，她们赞美内容重申了男子开场白中强调的相同特质。女子被比作晨光、月亮与太阳（歌 6:10），这些意象在古代近东常被视为神祇。换言之，宫廷女子们对她的存在充满敬畏，因她宛若升入天际，如晨光般俯视大地。她皎洁明亮如满月，而非歌 1:5 中基达帐幕般的黝黑。她的目光如正午烈日般炽烈，那曾是她担忧在 1:6 中灼伤自己致其失色的力量。在周遭人眼中，她几乎如同神祇，其显现之姿令人震撼。

这些从她爱人口中道出的赞美、敬畏与肯定之词，在女子心中激荡起强烈的情感波澜。她走进坚果园，或许期盼能找到几朵熬过她冷漠寒霜的花朵。但当她抵达时，发现的却是令人敬畏的奇迹——友谊之火仍在炽烈燃烧，爱意依旧保持着白热化的强度。难怪她会困惑不已、心潮澎湃，被如此出乎意料又充满恩慈的言语彻底震撼。难怪她感觉自己仿佛被狂喜的云彩托起，如同一个不配的平民被选中从人群中登上皇家马车巡游全城。

冲突的积极力量

这首诗道出了关于人际关系的深刻真理。首先可见，男女之间的冲突实际上促使他们的关系更加深厚坚固。健康的关系并非永不发生冲突，而是能化解冲突的关系。若想建立毫无冲突的关系，唯一办法就是与完全不在乎的人结合——但那样你们的灵魂将永远无法深度交融。当你真正在乎某人时，对方就拥有深深伤害你的能力，这既因你愿为其谋求最好的一切，也因其对你的看法举足轻重。

因此，若你与从未争执过的人订婚，通常并非好兆头。你们或许天造地设、性情相合，也可能一方或双方都在永久性逃避冲突。作为“冲突逃避者互助会”的创始成员，我深有体会。我厌恶冲突，一见苗头便逃之夭夭。在我的婚姻中，我总是顺从迁就、易于相处，但结果就是妻子芭布永远无法确定我是真心喜欢某事，还是怯于表达。于是，本可轻易解决的小问题演变成大矛盾，重大分歧往往失控升级，直到我们中有一人迫使对方真正直面问题。迟早有一天，若你真心爱一个人，对方会令你极度恼火。将这些伤害与失望掩埋心底、装作若无其事，既不理智也不健康。

当然，加深关系的并非冲突本身。有些伴侣以各种有害的方式不断争吵争斗，以至于当他们分手时，所有认识他们的人几乎都感到解脱。在争吵时，我们确实可能对挚爱之人造成真实而深刻的伤害。但在健康的关系中，这些伤口会被包扎愈合。冲突得到解决后，伴侣们将以比从前更深厚牢固的纽带继续前行。

更重要的是，这首诗为我们提供了冲突解决的典范。男子并未因女子伤害他的方式怀恨在心，也没有翻出她过去十七次类似的过错，要求法官将这些也作为不利于她的考量。尽管他曾将他拒之门外，他却为她敞开了回归的大门——不卑不亢。当她归来时，迎接她的是永恒的爱与肯定，而非谴责报复。男子列举了她在她眼中依然美丽的种种特质，同时巧妙地避开了争吵的直接起因。他表达了对她深切的尊重与需要，以及对她作为独特个体的终生承诺。没有威胁指控，唯有对她独特性的礼赞——她是他的唯一，他那惊艳绝伦的挚爱。难怪她听到这些话时会心醉神迷！

你是否曾处于这位女性的境地？你深深伤害了所爱之人，明知理应承受对方的冷漠、愤怒与苛责。然而实际得到的却是爱、接纳

与温暖的宽恕。这是何等奇妙而喜悦的体验！

独特而永恒的承诺

如今，这种一男一女之间独特且终身的承诺在我们的社会中已日益罕见。我们或许不认识拥有六十位妻子和八十名妾室的人（尽管若有这等人物，他很可能会有自己的真人秀节目）。但在我们的文化中，确实充斥着大量缺乏独特终身承诺的关系。事实上，我们几乎是在通过鼓励青少年随意与一系列对象约会——且毫无结婚意图或可能性——来训练下一代以这种态度对待感情。这种方式远非为年轻人做好全身心永久奉献给一个人的单一关系准备，反而更可能让他们时刻保持抽身退出的念头。如果这段关系不如意（即“此人此刻不能取悦我”），我们大可转向下一段关系，再下一段。难怪我们将同样的态度带入婚姻，使其变得同样脆弱。

社会鼓励我们以同样的方式对待性。我们的文化并不将性视为需要守护到婚姻那一刻的独特礼物，反而认为婚前与一系列伴侣发生性关系是正常且健康的——可以说，这些伴侣就是我们婚前的妾室。然而，若婚姻本应是独特且终身的承诺——将自我完全且绝对地奉献给那个对你而言如日月般重要的人——那么无论荷尔蒙如何驱使，等待婚姻后再发生性行为才是合乎情理的。

作为罪人，我们可能以多种方式误入歧途。有些人因婚前与一位或多位异性发生关系而犯错；另一些人则将自己所为定义为“并非真正的性”，仅是“互惠朋友”关系。或许我们避免性行为，却陷入情感承诺的关系中——每当友谊看似要变得认真时便抽身离去，伤害他人。又或者我们走向另一个极端，坚持要在签订正式婚约之后，才愿意与异性单独共饮一杯咖啡。

有些人甚至彻底放弃恋爱关系，因为不愿承受随之而来的痛苦与伤害。

与这些扭曲现象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雅歌展现了婚姻应有的美好图景：一男一女缔结深刻而令人敬畏的联结，这种联结足以承受两个罪人共同生活时必然出现的摩擦与压力。他们的婚姻誓约造就了宽恕与爱的纽带，这份耀眼的爱意即使在彼此逼疯对方时也绝不放手。

婚姻的至上性

在我们的文化背景下，雅歌没有歌颂学历或职业发展的美好，或许也显得格格不入。如今许多人迫于压力，将寻找终身伴侣置于充实而有成就感的职业规划之后。我们总想着等人生其他部分安定下来后再考虑婚姻。然而，虽然圣经确实号召我们努力工作、用恩赐服务他人，但从未像赞美婚姻之美那样颂扬工作。我们被呼召去工作以供养自己和家庭，若能从中获得喜乐与满足诚然是上帝的恩赐，但工作从来不是深厚关系的替代品。在我们的人生规划中，追求关系难道不该比工作享有更高优先级吗？

当然，并非所有人都被呼召进入婚姻。然而，单身人士仍被呼召建立深厚而坚固的关系，在其中体验并给予宽恕与修复。教会应当成为单身者与家庭交织于这种深刻而丰富关系网络中的场所。这些关系深度的标志在于：当我们彼此冒犯时，我们足够在乎，以致寻求医治这些伤害。为达到这种关系深度，我们有时可能需要将追求这些关系置于职业发展、个人舒适与自我实现之上。单身者容易误以为自己毫无羁绊，实则他们比已婚者更需要努力经营深厚的关系。

他们或许需要三思是否要跳槽到新城市工作，因为那将意味着切断与教会家庭的联系并重新开始在新教会中建立关系。与此同时，教会需要认真思考如何建立一种能让单身人士和家庭成员之间形成持久联系的关系模式。

与上帝的冲突

我们中无人能与他人建立如此完美的关系。至多，我们只能苍白地模仿那种不离不弃的真爱——那最完美的爱，即上帝对其子民的爱。事实上，我们大多数人都远远未能达到这一标准，每日都未能践行福音所呼吁的宽恕。或许我们正挣扎于原谅那些深深伤害过我们的配偶或家人，却始终无法释怀。非但未能张开双臂接纳对方，反而紧抿嘴唇怒目而视。我们明知应当宽恕，却执意不肯。啊，我们何等需要被福音的喜讯更深地触动！

作为最美诗歌中的一节，这首诗如何照亮我们与基督的关系？首先，冲突对关系成长的重要性解释了基督徒生命中最深刻的矛盾之一：我们渴望与上帝的关系平顺无忧，而上帝却设计它真实而深邃。既然上帝有能力让一切变得简单，为何要让我们生活如此艰难？为何要在我们追求工作、关系和健康时设置重重考验？为何我们要在人际关系中屡屡受挫，心中萦绕挥之不去的孤独，或与缠累的罪持续争战？为何有时上帝似乎转身离去，任我们在痛苦中独自挣扎？为何他如此令人沮丧又恼人地不愿解决我们的问题？

这些问题有许多可能的答案，但其中之一是上帝深切致力于将我们与他的关系塑造成一种具有深度、实质和成熟度的关系——这些品质唯有通过诸多挑战才能获得。正是在困境中，我们学会放弃天生的独立性而倚靠他，使信赖上帝的智慧、慈爱与良善真正成为生活的现实，而非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

正是通过我们屡次犯罪，我们才领悟他恩典的浩瀚；正是通过我们屡次恐惧与背信，我们才看见他信实之爱的真美。

欣赏差异之美

这种关系的深度与复杂性，是上帝选择用男女婚姻的图景来象征他与我们关系的原因之一——不仅是两个不同个体的结合，更是两种不同性别的联合，带着我们与生俱来的差异，这些差异几乎必然带来摩擦与冲突。男女本不相同，婚姻迫使我们直面异性身上的‘他者性’。因此，婚姻的成圣作用之一，就是让我们每天都有机会向自我及个人处事方式‘死’，同时在接纳不同生活视角的过程中日益丰富。作为女性，芭布看待事物的方式与我不同。我常像《窈窕淑女》（*My Fair Lady*）中的希金斯教授那样，希望她能明白我的‘男性化’视角有多么正确！但随着我日渐成熟睿智，在与芭布共同生活多年后，我开始能在不同情境中代入她的视角。我会自问‘芭布会怎么做？’，并发现她的方式——往往比我的本能反应更优。婚姻中两性差异带来的丰富性，正是为了让我们作为人更趋深邃。

同样地，当我们与上帝同行时，多年目睹上帝以我们绝不会采取的方式行事，终将结出果实。我们领悟到，他让那些我们绝不会主动选择的艰难境遇进入我们的生活，自有其美意。我们开始学习一位圣洁、恩慈、全智的存在如何对堕落的人类说话——既挑战我们的罪，却又在赦免中拥抱我们。我们逐渐看见他怜悯的代价，以及他为着我们和我们的成圣所付上的惊人痛苦。藉着圣灵开启我们眼目、转化我们心志的工作，我们慢慢学会如何以同样的圣洁与恩慈与人相处：如同我们已被赦免那样去赦免，如同我们已被爱那样去爱，并相信上帝为我们和他们所预备的尽是美善，即便当我们难以理解他的作为之时。

一位慈爱且永不改变的上帝

当我们醒悟过来，认识到自己的罪，从反复追逐偶像的生活中归向上帝时，或许仍心怀忐忑，不确定在屡次犯罪、辜负他之后是否还能被接纳。然而，当我们回到他面前，所发现的正是他那独特且永恒不变的慈爱与肯定。我们都有着分裂而自私的心，不断将上帝拒之门外；常常因懒惰和自我中心，不愿起身追求与他更深的关系；我们随己意游荡，追逐私欲的满足；甚至用自以为义的顺服生活作为借口，逃避承认对他的深切需要。但当主开启我们的眼睛、改变我们的心、吸引我们重新遇见他时，便会发现——他早已立下独特、终生乃至永恒的誓约。他为我们栽种的爱的花园，始终绚烂盛放，永不凋零。

这种反复经历的悔改与回归，难道不该改变我们对上帝神圣智慧要求的回应方式吗？那位妇人过去的经历必然会在男人下次敲门时影响她的心。同样，我们屡次经历上帝张开双臂的宽恕，也应软化我们刚硬的心，去面对那些明知上帝呼召我们去做却艰难的事。或许我们知道自己应当向深深伤害过我们的人施以同样的爱与宽恕，或是远离那对我们极具诱惑的罪，又或是努力践行那被我们拖延已久的新顺服。什么能融化我们刚硬的心，吸引我们归向上帝？难道不是重新默想上帝在基督里向我们彰显的恩典与怜悯吗？当我们回想起上帝向我们展示的惊人之爱与无尽宽恕时，那些曾显得严苛难守的律法与责任，就化作了充满喜乐的事奉与爱的行动。何西阿怎能完成他那痛苦的呼召——去爱一个屡次玷污他名声、拒绝他爱意、逃离他怀抱的妇人？唯有通过长久深刻地默想主对以色列和何西阿本人所施的恩典怜悯——尽管他们同样曾背弃他——他才可能做到。

当主向我们说话时，他平息了我们被遗弃的恐惧，并将男子对女子的夸张赞美转化为我们内在的终极现实——无论是作为个体还是作为教会。上帝确实正在将我们塑造成令人敬畏且可畏的存在，其荣耀远超我们此刻所能直视的程度。通过我们的苦难，通过我们日益意识到自身的破碎与需求，甚至通过我们的罪，上帝正在使我们成为圣洁且热爱福音的人，我们将如星辰般永恒闪耀。他正在将我们打造一个真正美得无法形容的教会——他荣耀的新妇，披戴着基督完美顺服的洁白细麻衣。

代价沉重的爱

毋庸置疑，这转变对上帝而言是一项代价高昂的重建工程。为使他的教会成为充满荣耀圣徒、令人敬畏的圣城，上帝必须亲自承担我们所有的污秽和以自我为中心、拒绝忠信爱人的罪性。耶稣必须离开天堂的荣耀与永恒完美，进入这个由破碎、不忠之人组成的黑暗世界。即便被不忠的门徒环绕——他们彼此争斗不休，试图纠正耶稣对自己事工的看法，最终弃他而逃——耶稣仍忠贞爱他们到底。当我们可能对门徒怒吼“够了！我受够你们了！”时，耶稣却说：“这是我该喝的杯，是为我定罪的杯，好让我们能永世共享祝福之杯。”耶稣也接纳那些毫无可爱之处的人来到他面前：他恩待撒玛利亚妇人——一个被憎恶的少数族裔成员，因其连环淫乱甚至被本族排斥（约翰福音 4 章）。他在她全部的破碎与罪孽中依然肯定她，视她为天父所要寻找的敬拜者。他来本为寻找拯救丧失的人——包括如你我这般迷失与不忠的人。

更重要的是，耶稣基督忠贞至死。为了修复我们与上帝破碎的关系，耶稣不得不忍受与天父关系的可怕断裂。因为我们一再将上帝拒之门外，天父便在审判中对自己的儿子关上了门，将他荣耀面容的光芒从耶稣面前转离，以致他们之间笼罩着浓密不可穿透的黑暗。耶稣

非但没有迎来亲切的微笑，反而承受着天父最深的烈怒与愤恨——那本应落在我们身上的全部怒火。正因如此，尽管我们在经营人际关系时屡次辜负上帝，自私地利用他人又在对方不再符合需求时弃如敝屣，我们仍能回到上帝面前。当我们战战兢兢地回归，犹疑是否还有希望时，会发现上帝的双臂依然为我们敞开，他的微笑仍向着我们，他信实的爱依旧欢迎我们归来。我们不仅是与贵族同乘马车的座上宾，更是与万王之王同享荣耀的存在，被纳入崭新而辉煌的国度，头戴那更大荣耀的冠冕——这荣耀将在我们与主面对面时完全显现。听闻这般恩典竟临到我们，何等不可思议！

或许你从未体验过这份喜乐。你仍在忐忑：若来到上帝面前，他会如何待你？不必再疑虑！上帝正张开双臂迎接你。又或许你已多次蒙受接纳，却发现自己再度迷失。请回到初爱的花园，那里上帝为你栽种的爱花朵依然盛放。天上的良人从未停止对你最初且永恒的爱恋，也永不会停止。他满心欢喜地在花园等候你。当你默想耶稣基督那惊人的恩典与独一的信实，并期待他在你和你所爱之人身上完成成圣之工时，请重新惊叹并欢庆这份喜乐吧。

10

破镜重圆

雅歌 6:11–8:4

女子

¹¹ 我下到核桃园中，要看看谷中的新绿，
看看葡萄树是否发芽，石榴是否开花。
¹² 我不知自己为何如此。
你将我安置在贵族的车驾中。

男子

¹³ 归来吧，完美者；
归来吧，归来吧，让我们得以瞻仰你。
你凝视完美者的模样，如同观看两军共舞！

^{7:1} 你足蹬凉鞋的秀足何等美好，〔宛如〕贵族之女！
你腰际的曲线似匠人精制的饰物。
² 你的脐如圆润的玉碗，愿其中不乏调和的美酒；
你的肚腹似麦堆，周遭环绕着百合。

- 3 你的两乳好像一对小鹿，就是母鹿双生的。
4 你的颈项如象牙塔；
你的眼目像希实本巴特那拉并门旁的水池；
你的鼻子仿佛朝大马色的黎巴嫩塔。
5 你的头在你身上好像 [迦密山] ，你头上的发是紫黑色；
王的心因这下垂的发绺系住了。
6 我的佳偶，你何等美丽！
何等可悦，使人欢畅喜乐！
7 你的身量好像棕树；
你的两乳如同其上的果子，累累下垂。
8 我说：我要上这棕树，抓住枝子。
愿你的两乳好像藤上的果实累累下垂，你鼻子的气味香如苹果；
9 你的口如上好的酒 ……

女子

- …… 直流入我爱人的口，轻轻流过沉睡之人的唇边。
10 我属我的爱人，他也恋慕我。

11 来吧，我的爱人，让我们前往田间；
让我们在凤仙花丛中度过夜晚。
12 让我们早早起身 [前往] 葡萄园；
看看葡萄树是否发芽，花簇是否绽放，石榴是否开花。
在那里，我将向你倾注我的爱抚。
13 曼陀罗散发着芬芳，在我们的门旁满是珍馐美果，
新的与旧的，我的爱人，[那些] 我为你珍藏的。

破镜重圆

8:1 巴不得你像我的兄弟，像吃我母亲奶的兄弟。
我在外头遇见你，就与你亲嘴，谁也不轻看我。
2 我必引导你，领你进我母亲的家，她曾教导我；
我必使你喝香料调制的酒，饮我石榴的汁酿。
3 愿他的左手在我头下，右手将我怀抱！
4 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嘱咐你们：
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等他自己情愿。

撰写雅歌注释却完全不提及性，实属难得。不过确有人做到了这一点。持寓意解经立场的释经者解读这段经文时，将女子的腹部喻为教会为基督结出属灵果实的丰饶，双乳则象征哺育信徒成长的圣经真理之粮。马太·亨利在雅歌导论中建议读者“忘却我们有肉体之身”，恰是对这种解读方式的贴切描述。¹

上帝并未忘记我们拥有肉体。毕竟，正是他精心设计了这些躯体并选择将其赐予我们。将肉体视为邪恶、唯有灵魂才属灵且有价值的观念源自希腊哲学，而非圣经。上帝关心我们的身体以及我们如何使用它们。因此，上帝愿意做某些评论家所不愿做的事：与我们谈论身体与性。上帝对这些话题并不感到尴尬，我们也不应如此。但同样重要的是，当圣经论及性时，它并非粗鄙庸俗。它以恰到好处好处的诗意含蓄与节制来对待身体，这种态度值得我们效仿。

完美！

当我们在前一章末尾离开那对夫妇时，他们刚经历争吵，正在和好。女子已走入了她所爱之人的花园，想看看

1. 引自Douglas Sean O' Donnell, *Song of Solomon, Preaching the Word* (Wheaton, IL: Crossway, 2012), 97 页。

是否有几朵花熬过了她对丈夫冷漠如严冬的寒冷（歌 6:11）。她在那里发现的情景令她震惊。那男子毫无责备或训斥地接纳她回来，再次表达了他对她独一无二且忠贞不渝的爱。她仿佛被高举至云端，欣喜若狂，就像从人群中脱颖而出，与一位贵族同乘华车参加游行（第 12 节）。她正翱翔于天际！

这段经文便由此开始，他呼唤她回到地面。这仿佛在说“嘿！从你与贵族的马车上下来，回到我身边！回到这里，好让我能凝视你的完美。”字面上，他称她为 *Shulammite*，有人认为这是她的名字，或她来自的地方。但我认为更恰当的理解是，这是一个源自词语 *shalom* 的称号，意为“平安”或“完整”。她是他完美的伴侣，是带给他平安与完整的人（参见歌 8:10）。

更重要的是，这位女子的完美体现在她身体的每一寸肌肤。在早先赞美她美丽的言辞中，男子刻意避开了提及她的嘴唇和颈部以下的身体部位，因为他们之前的争执与性有关，他不想让她误以为和解只是为了重获床第之欢。如今关系修复后，他不再有此顾虑。他从她的脚底向上描述其身体，而非惯常的从头到下的顺序。除了点缀双足的凉鞋，他未提及任何衣物遮挡视线。她的双足如贵族之女般柔软精致，而非农妇粗糙劳作的茧足，这正是她需要凉鞋的原因（歌 7:1）。此处希伯来语“脚”（*pa'am*）通常指行进中的足部，暗示她步履如舞者般优雅，虽不需要定论她此刻正在跳舞。

接下来的四个部位——臀部、肚脐、腹部和乳房——因其圆润的形态以及与性和生育的关联而被联系在一起。“她[腰]侧的曲线”（歌 7:1）指的是她大腿上部的曲线，即她的臀部。这些曲线被比作一位熟练“工匠”制作的装饰品，这个词让人联想到箴言中将智慧描述为在创世时与上帝同工的工匠。这指向了上帝在设计女性身体之美时所扮演的角色。她的“肚脐”是一个圆润的

破镜重圆

盛着香料酒的杯（第2节）。这很可能是指她腹部下部的委婉说法，否则我们会期待肚脐出现在腹部之后。将其比作盛着香料酒的杯，暗喻她这一身体部位为爱人带来的醉人欢愉。在雅歌中，爱——更具体地说是‘爱抚’——常被比作酒（如1:2），但这不是普通的酒。这是一种特别添加了甜味剂和芳香香料的珍酿。

接着，男子将她的腹部描述为圆堆的麦子（歌7:2）——与现代男女追求的平坦腹部截然相反。麦子和酒是当时人们的主食，因此这些食物的丰盛象征着生育力的丰厚祝福。希伯来语中 *belly* 一词也指子宫，似乎在这里，如同许多其他文化一样，古代审美偏好女性看起来营养丰富且略显孕态，而非濒临饿殍之危。

然而，象征她腹部的那堆特殊麦穗，却被百合花环绕（歌7:2）。初看之下，这种并置或许显得突兀，因为在现实世界中，百合花几乎不可能生长在麦堆周围。但在诗歌的语境里，百合花早已被用来形容他的嘴唇（5:13）和她的双乳（4:5）。麦穗与百合的结合强调了一个事实：她的腹部不仅因生育能力被珍视，更因其性感魅力。当将她的双乳比作孪生小鹿时（7:3），生育力与情欲享受的意象同样彼此交融、漫溢。他并非仅仅想要这个女人作为孩子的母亲；他渴望的是她本身。

然而，这个女人并非如色情作品中对女性形体的物化描绘般仅是具象化的身体。男子描述了她上半身的五个部位——颈项、眼睛、鼻子、头部和头发——以平衡下半身的五个部分。她的颈项如象牙塔般（歌7:4）修长挺直，这表明她以尊严与骄傲的姿态昂首，无需因羞愧低头。她的眼睛似水潭（第4节），清澈闪亮，正如先前他的眼睛被比作溪水旁的鸽子（5:12）。她的鼻子犹如黎巴嫩塔（7:4）——当然并非字面意义上的尺寸形状，而是象征她傲然俯视一切威胁，此处以以色列古代敌人亚兰人的首都大马士革为总括。她的头如迦密山

般笔直，她的秀发如紫玛瑙般珍贵（第 5 节）。紫色在古代是最昂贵的染料，因其采集与碾碎海螺的工艺极其繁复。她的发丝仿佛具有生命，能以其流动的髻发俘获君王（第 5 节）。这些隐喻再次暗含军事背景，凸显她的尊贵、安全感与令人敬畏的特质。这位女性完美的形象绝非顺从的塑料玩偶，只为满足男性意愿而存在。她保持着前文所描绘的坚韧品格力量——从足底到发梢，她都是上帝手中一件鲜活、有着呼吸、令人惊叹的杰作。

我欲攀树

此刻，意象从建筑和山岳转为高大的棕榈树——她的双乳如同累累果串（歌 7:7–8）。这映射男子渴望的演进：从凝视她的美丽，到渴望触碰并沉醉于她的欢愉。他渴盼攀上棕树采摘她的果实，把玩她的双乳，啜饮她吻与爱抚的甘醴。这次男子无需再三恳求；女子甚至迫不及待地打断他的话头，替他说完未尽之语²。她并未翻着白眼说“别整天想着那事儿”，反而欢欣于自己的身体属他所有，且被他渴慕。值得注意的是，此处希伯来语中表达欲望的词（*tešûqâ*）与创3:16中描述夏娃对亚当的扭曲欲望属同一罕见词汇，后者曾引发两性冲突。但在此处，它指男子对她的正当渴望，强调双方彼此渴慕的互惠性，以及他们在彼此身上寻得的新和谐。

女子用与第 1 章末尾相呼应的语言提议，他们应当前往开阔的乡野，寻找一处田园诗般的场景，共同探索爱情之花（歌 7:11）。隐喻层层堆叠漫溢，呼应早期诗篇，既强调他们对性爱之欢的共享，

2. 说话者的转换在希伯来语中更易辨识，因为第二人称代词有性别标记。

破镜重圆

也带来对后嗣的欢欣期待。对他们这对夫妇而言，性爱是享受“新陈佳美的果子”（13节）的愉悦，而非例行公事。它呼吸着他们爱情花园中芬芳的空气。然而，所提及的那些果实中的曼德拉草与石榴，是为要提醒我们诗中潜藏的生育语言无处不在，因这两种植物在古时皆与生育相关。在已提及创世记开篇章节的段落中，他们爱情的佳美果实必然包含对多子多福的期盼——这是上帝在伊甸园中对最初那对夫妇宣告的祝福。

但女子记得需遵守社会界限。即使作为夫妻，他们也不能在街上随意亲吻（歌 8:1）。他们甚至无法像兄妹那样公开表达同等程度的亲密，否则会招致非议。³ 她渴望二人独处，不仅是在户外，更是在母亲家中。这正是她在第三章寻回男子时渴望带他去的地方。若能带他回家见母亲，便标志着他们的关系获得了父母的首肯。在第三章，这还只是未能实现的愿望。但如今，这不再是个令人沮丧的奢望。她终于能带他回到社会认可的场所，在那里实践母亲传授的绝妙心得——她俏皮地描述为给他喝调和的酒，她石榴的汁液（8:2）。这或许为保罗在多 2:3-4 中“劝老年妇人教导少年妇人”的训诫提供了全新视角！

她以我们先前多次听到的警示作为演讲结语：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这正是为何等待爱情自然萌发是如此重要（歌 8:4）。爱情包含着强烈的性欲望，这些欲望无法通过街头礼貌的姐妹式拥抱得到满足。若你在时机未成熟时就激起爱情——即尚未具备恰当条件来顺应这些冲动，且这情境甚至能得到你母亲认可——其结果要么是极度的挫败感，要么就是在婚姻之外屈服于这些冲动。与其他罪一样，婚外性行为带来的往往是内疚与羞耻，

3. Gianni Barbiero, *Song of Songs: A Close Reading*, trans. Michael Tait, SVT 144 (Leiden: Brill, 2011), 425.

而非它假装能给予的欢愉与满足。

赞美的力量

这首诗再次凸显了积极言辞的力量。当然，诗中描绘的女子形象是理想化的，我们无人拥有如此完美的躯体。但若认为真爱要么苛求、要么无视外在美，那便是误解。男子话语的力量源于——对他而言，这女子确实是完美的化身，从肉体到灵魂，由表及里。于他眼中，她就是书拉密女，是使他生命完整的完美存在。要让这首诗（以及这段关系！）成立，男子必须真心实意地如此感受。若言不由衷，便是彻头彻尾的虚伪。但与此同时，他无需为了让这首诗具有力量而像模特经纪公司的评审那样去打量她。她不必是特洛伊的海伦那样令所有注视者倾倒的美人。她只需对他而言美丽足矣。

同样地，男女之间的身体吸引力也至关重要。在婚礼当天，你应当能真诚地对心爱之人说：“你真的很美。”而在婚姻生活中，你也应常将这句话挂在嘴边。永远不要厌倦赞美爱人的魅力，因为真诚的肯定之词具有唤起和滋养爱情的巨大力量。但值得感恩的是，在上帝的旨意中，男女确实会被各种体型、身材以及世间千差万别的性格类型所吸引。因此，请不要妄自菲薄——即便你的鼻子确实像黎巴嫩塔楼般不符合世俗审美标准——也不要认为这首诗描绘的体验就与你无缘。人类的美貌实则存于观者眼中，对于这位女子来说，令男子深深着迷的既是她的体态，更是她的品格。

婚姻之欢愉

更重要的是，这首诗高声宣告了婚姻性爱之愉悦的讯息。我们文化中的传统智慧通过电影和电视广告从四面八方轰炸着我们，鼓吹

破镜重圆

与陌生人的邂逅更令人兴奋和充满激情，声称性不过是肉体体验，无需承诺的性爱更简单有趣，应当随时随地抓住机会享受。这纯属无稽之谈。婚姻中蕴藏着新旧交织的甜美宝藏，使得（或至少应当使得）婚内性爱远胜于婚姻之外的任何体验。在婚姻里，你们得以深入了解并信任彼此，从而能精准掌握取悦对方的方式。更重要的是，婚姻中的性爱是关系的深刻组成部分，而非关系的替代品。按当代文化逻辑，所罗门王与嫔妃们理应拥有最棒的性爱，但若如这段经文所示，冲突解决后的性爱如此美妙，那么所罗门确实错过了极致的欢愉。事实上，性爱如此美好，不该浪费在配偶之外的任何人身上。

然而，如果我们的文化主张性只是为了享乐而与生育无关，那么在基督教圈子里，有时人们的回应却是声称性仅仅关乎生育而非愉悦。事实上，我们有时给人的印象是，因为我们是基督徒，所以根本不能谈论性。母亲们往往不向女儿传授任何关于这个话题的知识，更不用说提供如何最好地取悦丈夫的有益建议，而父亲们同样在教导儿子时保持沉默。结果，年轻人只能从《时尚》或《花花公子》这类杂志中了解性，这些来源不太可能传达关于这一主题的圣经智慧。这或许是教会数百年来阅读雅歌却忘记我们拥有身体的必然结果。

对雅歌的正确解读在将性视为纯粹享乐和仅看作生育手段的两个极端之间取得了美妙的平衡。一方面，这段经文与圣经其他部分一样，对生育能力有着极大的颂扬，并对养育敬虔后代的前景充满喜悦。这再次说明了性必须牢固扎根于婚姻的语境中。如果你还没有准备好与同床之人养育子女，那么从一开始你就不该与他或她同寝。事实上，这是在关系早期就该自问的问题之一：“这是我想让他成为我孩子父亲的男人吗？”或“她会是我孩子们的好母亲吗？”

然而与此同时，婚姻不仅仅是为了生育后代。有些夫妇无法生育，却依然能拥有充满活力且幸福的婚姻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他们能彼此安慰、支持，共同度过那段痛苦的经历，并在上帝的国度中找到其他富有成效的服事途径。男人被造是为了享受女人身体的欢愉，反之亦然，这种欢愉本身就是美妙的乐趣，无论上帝的旨意是否让这些乐趣带来孩子。撒但并未创造我们的性欲望。我们的身体由上帝设计，所有的差异都是为了吸引并迷住我们的配偶。性爱是上帝创造的，其本身就是一种愉悦的方式，用来祝福你的配偶，也让他或她祝福你。它本不该是男人的乐趣和女人不得不忍受的麻烦；相反，从一开始，它就应该是一种双方都能从中获得极大快乐的、相互丰富的体验。

然而，如果性爱如此美好，是否意味着单身人士因为错过了什么而过着次等生活？这段经文明确教导了等待婚姻后再发生性关系的智慧。生命中有些事物值得等待。在与此同时，人类历史上最完满的存在——耶稣基督，终生未婚且从未有过性行为。因此，单身人士并非因未婚而有所欠缺或不完整，也不能说他们无法与其他单身者或已婚人士建立有意义且深厚的关系。上帝创造我们并非要我们独自生活，无论我们无论已婚或单身，关键是在教会这一共同体中紧密联结，彼此以深刻而深远的方式相爱相待。

性的罪与羞耻

这首诗歌描绘的性关系之美，痛苦地映照出我们每个人——无论单身或已婚——在性层面的破碎。无人能达到这幅关于性的荣耀图景，而我们的失败导致性体验和欲望常被深刻的羞耻而非深沉的喜乐所支配。对某些人而言，这种羞耻源于欲望指向了不当之人，或以违背上帝设计的方式得到满足。或许我们物化同性别或异性别者，心怀淫念利用他们满足内心罪欲，而非以爱相待。或许我们会将观看色情内容视为正常现象，或刻意利用自己的身体吸引他人目

破镜重圆

光。有些人因他人过去对其犯下的罪而深陷特定的性犯罪模式或破碎关系中。

由于我们的性犯罪植根于内心，它很容易从眼睛和思想蔓延到身体，表现为各种形式的放荡行为。有时我们将身体吸引力和性本身当作偶像崇拜，有时则利用它们来滋养其他形式的偶像崇拜。我们可能对自己说：“如果人们觉得我有魅力并赞美我的外表，那我就有价值”，或是“如果我与男友发生关系，他就会留在我身边，我就能拥有那段让我感到自己有价值的关系”，甚至“既然我与女友发生了关系，现在就必须和她在一起，以证明自己不是个失败的基督徒”。我们可能患上饮食失调，或在健身房耗费大量时间追求文化推崇的“完美体型”；也可能因对性的恐惧或为惩罚自己过去的性经历而摧残或隐藏身体。由于性欲望如此强烈，而我们又身处一个擅长在各种无法得到恰当满足的场合激发欲望的文化中，难怪我们中许多人都在与此抗争。

更重要的是，即便我们当下并未与自身的情欲苦苦挣扎，也可能因骄傲而自高，认为我们与周遭的“那些人”截然不同。借用耶稣关于浪子的比喻（加 15:11-32），我们很容易成为性道德上的兄长或姐姐，以审判的姿态居高临下看待周围放荡的弟兄姊妹，却未意识到我们在这方面的任何纯洁都是上帝恩典的馈赠，而非凭个人力量与圣洁所达成。

即便是已婚者，我们也常发现性并非如最初设计的那般成为祝福。有时我们将性作为武器，用以向配偶索取什么，或因其过错而施以惩罚。另一些时候，我们可能怨恨配偶的欲望或冷淡，视自己的身体为私有财产，而非归属于丈夫或妻子。性本应让我们在荣耀、喜乐与独特的结合中紧密相连，却轻易沦为争夺权利的战场，不惜代价地谋求私欲。正因如此，保罗不得不提醒哥林多人：夫妻当自愿给予对方婚姻的权利；妻子对自己的身体没有主权，丈夫亦然，他们的身体

属于配偶（林前 7:3-4）。我们所经历的并非雅歌中的祝福之语——“我属我的良人，他也恋慕我”（歌7:10 ESV译本）——而是创 3:16 的诅咒之痛：“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

残酷的真相是，我们的身体与灵魂都深陷残缺，而性或许是最能暴露这种残缺的领域。由于人类堕落，即便是那些成功获得绝美容颜和随心所欲性满足的人，最终也将失去这一切。正如箴 31:30 所言，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雅歌中描绘的完美躯体终将皱纹横生、关键部位松弛下垂。我们追逐的恋人不可避免地会魅力消退，或对我们失去兴趣。即使是最恩爱般配的配偶，最终也会衰老死亡——如果我们自己没有先走一步的话。我们崇拜的偶像对失败的诅咒远多于对成功的祝福，导致人生常常被挫败感、羞耻、抑郁和绝望所纠缠。

性爱并不足够

这意味着，即使是美满婚姻中的美妙性爱也远远不够。令人惊艳的肉体之美同样不足。我们需要一位更完美的丈夫——他赐予我们无瑕的美，并以此为乐；一位永恒的丈夫，以人类情欲只能苍白映照的炽烈激情爱着我们。我们都渴望被爱，不止是兄长般亲切的关爱，在街头相遇时轻吻脸颊的那种。我们渴望被某人以强大到令人战栗的渴慕所爱：我们渴望被爱彻底征服。正如约翰·多恩所言：

带走我，囚禁我，因我
若不被你俘获，永不得自由；
若不被你征服，永不会贞洁。⁴

这种令人沉醉的爱正是我们在福音中遇见的。在以西结书中，主描述了他对新娘耶路撒冷的爱之供应（结 16 章）。发现她出生时无助、丑陋且赤裸，他保护她，用精美珠宝装扮她以彰显其美丽。然而她蔑视他忠实的爱，追随偶像，在与外邦人交往中寻求安全感

4. John Donne, “Holy Sonnets, 14,” in *The Complete English Poems* (London: Penguin, 1977), 315.

破镜重圆

和价值感。她将耶和華赐予的一切恩賜都揮霍在追逐情欲上。這些行徑導致她因罪受審，耶路撒冷也最終毀於巴比倫人之手。然而儘管以色列始終悖逆，上帝的愛却始终不離不棄。以西結繼續闡明：耶路撒冷將與她的罪惡姐妹——宗教罪惡淵藪的撒瑪利亞和性道德淪喪的所多瑪——一同得蒙復興。

這三個悖逆的姐妹如何能與聖潔的上帝恢復團契？永恒的審判難道不是她們——其實也包括我們——更配得的結局嗎？若非上帝那令人戰兢的熾愛——一種絕不放棄自己百姓的愛——確實本該如此。唯有這樣的愛能詮釋十字架的意義。唯有這樣的愛能說明，為何天父將傾瀉在我們身上（包括淫亂等）的一切罪孽的忿怒，都轉嫁給了自己的獨生子。唯有這樣的愛能解釋，耶穌甘願让自己的身體承受劇痛折磨以致面目全非，毫無令人戀慕的榮美。唯有這樣的愛能闡明，天父為何輕柔地脫下我們襤褸污穢的衣衫，擦去我們羞愧的淚水，再為我們披上基督的義袍，預備我們赴羔羊的婚禮。唯有這樣的愛能充分展現上帝的心意——為愛子預備聖潔无瑕的新娘，這群人將永遠全然屬他。凡蒙揀選者必要成為新娘的一部分。

我們羞耻的答案

你將如何面對自己性方面的破碎？或許你再次下定決心要在未來做得更好。也許你計劃比以往更謹慎地守護自己的眼目、心靈和身體。這些都是美好的決心，但我們中沒有一人有能力使自己變得純潔。我們許多人發現，自己的性欲擁有遠超我們輕易能抵擋的力量。若統計一天中思想陷入性罪念的次數，我們可能會被罪惡感淹沒。

也許當你讀到此處時正被罪惡感淹沒，覺得自己是因這方面罪行而最糟糕的基督徒——甚至根本不配稱為基督徒。教會常常給人

这样的印象，人们往往认为性犯罪是最恶劣的过犯之一，因此我们倾向于将这些罪隐藏于黑暗角落，而非在十字架前公开认罪——在那里我们本可获得帮助、劝诫与宽恕。事实上，尽管性犯罪确实会给生活带来严重的即时后果，但从永恒视角看，它与其他罪行并无不同。耶稣曾吸引许多因性道德败坏而声名狼藉的人，赐予他们所需的赦免，洗净他们的罪疚：有当场被捉拿的行淫妇人（约翰福音 8 章），有嫁过五任丈夫、现与非婚男子同居的撒玛利亚妇人（约翰福音 4 章），还有用眼泪为耶稣洗脚的知名罪妇（路加福音 7 章）。他从未以这些人的罪为耻或定罪他们；相反，他甘愿自己的名誉受损，也要为他们带来洁净、接纳、新生命与新盼望。

加入这些带着罪来到耶稣面前的人群，将你破碎的性经历带到耶稣脚前，无论其具体形态——情欲、色情内容、追求同性欲望、婚前性行为、奸淫，或其他罪，将其置于十字架下，全然卸下。让上帝将它同耶稣基督一起钉在十字架上，作为他为之而死、并完全偿付的罪债记录的一部分。然后聆听耶稣关于你的罪所说的荣耀之言：

“成了。债已还清。罪已被除去。看哪，你的罪孽得赦免，你的过犯被遮盖。你已得自由，去学习真实地爱弟兄姊妹。你被释放去生活，继续与试探角力，有时得胜，或许屡屡失败，但总要仰望十字架，作为你生死唯一的盼望。我的义于你已足够。”

耶稣基督已完美地爱了他的新娘。尽管我们毫无吸引他的美德或圣洁，他自亘古以前就爱我们，并将在时间终结时依然爱我们。他要领我们到父的家中，让我们在喜乐充盈的永恒中，沉醉于他的荣耀，惊叹于他的美，为他恩典中新旧并存的珍宝而震撼。我们将得见他的面，那景象足以弥补从现在到永恒之间的一切艰难与挑战。但更令人惊叹的是，耶稣基督也将度过喜乐充盈的永恒，以新娘的荣耀为乐，醉心于他在我们里面所造圣洁之美，为他恩典宝藏所结新旧果实而欢欣。

破镜重圆

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耶稣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将来他必永远因所爱之人的喜乐而欢欣——那时他们身披细麻衣，圣洁华美，如日头放光。到那日，他要说：“来吧，我所爱的，我完美的人儿，你何等美丽！你属我，我属你，直到永远！”

11

爱与死亡

雅歌 8:5—7

耶路撒冷的众女子

5 那从旷野上来，倚靠她良人的是谁呢？

女子

在苹果树下，我唤醒了你；

在那里，你母亲怀了你；

在那里，她怀了孕，生下了你。

6 将我如印记放在你心上，如戳记印在你臂上。

因为爱情如死亡般坚强，嫉妒如阴间般残忍。

它的烈焰是火的烈焰，是全能者的烈焰！

7 众水不能熄灭爱情，江河也不能淹没。

若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要换爱情，就全被藐视。

什么是爱？在流行文化中，这个问题有无数可能的答案。摇滚歌手帕特·贝纳塔尔认为，

爱情是战场。¹ 对此观点，我们许多人都深有共鸣，尤其是已婚人士。正如唯有配偶能给予你无与伦比的祝福与鼓舞，同样地，也唯有配偶具备那种令你恼怒、激愤甚至深深受伤的能力。爱并非一条易行的道路。

另一方面，若你相信歌手贝特·迈德尔的诠释，爱便是深埋于「苦寒积雪」之下的种子，唯有沐浴春日阳光才能绽放为玫瑰。² 作为园丁，我认为这个比喻在园艺学上值得商榷。秋天播种而春天收获玫瑰的概率，大抵与找到杰克魔豆种出通天藤相当。现实中，玫瑰都是通过嫁接现有茎干或从苗圃购买获得，而非由种子培育。但若解构迈德尔的歌词，或许这正是其深意：爱虽美好令人向往，却终究难以捕捉，在这个破碎的世界里，它如同传说中难以寻觅的精灵、独角兽——以及用种子培育的玫瑰般虚幻。想必也有人对此感同身受。或许你发现参加婚礼令人情怯，因为当你见证新人的浓情蜜意时，很难想象这样的际遇会降临己身。

关于爱的另一种定义来自武术大师李小龙，他曾这样描述：

爱如同烈火般的友情。初时如火焰，绚丽夺目，炽热猛烈，却仍只是摇曳微光。随着爱意渐长，我们的心也日渐成熟，爱便化作深燃不熄的炭火。³

我无从知晓李小龙先生是否读过圣经，但“烈火般的友情”恰如其分地概括了雅歌中所描绘的爱情。然而这段经文也蕴含着其他定义的影子：火焰固然美丽，但炭火既能温暖也能灼伤；玫瑰是最美的花朵之一，却既有绽放的花瓣也有尖锐的刺；战场可以是辉煌胜利的见证，却也可能是惨痛失败与可怕死亡的场景。同样地，

1. Pat Benatar, “Love Is a Battlefield,” written by Holly McKnight and Mike Chapman © 1983 Chrysalis Records.

2. Bette Midler, “The Rose,” written by Amanda McBroom © 1979 Atlantic Records.

3. Bruce Lee, *Artist of Life*, ed. John Little (Boston: Tuttle, 1999), 96.

纵观雅歌，我们目睹了对爱情最辉煌的描绘与对过早激发爱情的严厉警告并存。在这段经文中，随着我们抵达雅歌的诗意高潮，爱情的荣耀与痛苦再次通过一系列独立却关联的意象被鲜明地并置呈现。

那从旷野上来的是谁？

这段经文以女子从旷野而来开篇（歌 8:5）。这是雅歌中第二次出现“那从旷野上来的是谁？”的惊叹。上一次在第三章，描述的是女子前来与爱人相会举行婚礼。此刻，在诗歌的尾声，它再次描绘她从旷野上来的场景。但这一次她不再孤独：她正倚靠在爱人的臂弯中。爱情以婚礼进行曲为序章，女子从旷野——那漂泊、危险与死亡之地——挣脱，在爱人的陪伴与庇护下抵达应许之地的安全境域。这是爱情的一幅美妙图景：一段从孤独、空虚与混沌通往祝福与希望新生命的旅程。

第二幅图像描绘了女子凝望苹果树的场景（歌 8:5）。在第二章中，当女子坦率表达与男子同寝的渴望时，她将男子比作苹果树——渴望憩息其荫下，渴慕品尝其果实。此处隐喻略有转变：苹果树被描述为她初次唤醒爱人的地方。她告诫耶路撒冷众女子不可在时机未熟时「唤醒爱情」，却正是自己与男子在合宜之时所做的。⁴ 因他们静候适当时节，苹果树下的初次结合成为无需愧疚、悔恨或遗憾的欢愉记忆。这是爱情序列中的第二个要素：性，它理当发生于婚姻之后。

4. 由于明显的性暗示，这段经文对试图以寓意或预表法解读雅歌者尤为棘手。为将此处的「唤醒」解释为基督徒通过祷告寻求基督帮助，詹姆斯·德罕主张基督在此既是男子又是苹果树。见 *The Song of Solomon* (1668; repr., Edinburgh: Banner of Truth; 1982), 416页。与此同时，克里斯托弗·米切尔认为女子代表基督，因其临在于教会中。 *The Song of Songs* (St. Louis: Concordia, 2003), 422 页。两种解读似乎都导致对经文极其牵强的诠释。

即便在恰当的语境中，象征情爱的苹果树仍带有其固有的痛苦——此处特指分娩之痛。她说，那棵曾唤起他情欲的苹果树（歌8:5），正是他母亲当年分娩生下他的地方。当然，这话不应按字面理解。古时人们不会像现代人那样在树下分娩。但苹果树作为诗意象征提醒我们：爱情与婚姻终将导向分娩的喜乐与痛苦——延续家族血脉的狂喜，总是与没有现代麻醉手段加持的分娩剧痛紧密相连。分娩之痛是人类堕落所招致的诅咒之一（创3:16）。自那时起，爱与痛便世代交织，不可分割。这便是序列中的第三要素：婚姻、性爱、生育。

然而，生活远不止婚礼、性与生育。爱情不单是两个灵魂从荒野安然步入家庭生活应许之地的甜蜜结合。它是一生独特之约，是无法驯服、安抚、买卖的永不满足之渴望。我们在雅歌之旅中已窥见其中一些挑战。爱情渴求独占所爱之人，并以独特方式被其占有。这体现于女子渴望如印记般烙在男子心上与臂上（歌8:6）。古时，印章是人最珍贵的财产之一，用于签署文书、标记贵重物品所有权。彼时若想窃取身份，非盗信用卡，而是盗其印章。故当女子言及愿如印记悬于爱人臂膀——力量之所系——即表明她愿常伴左右，公开确认为其所属。

然而这女子并非仅仅渴望如一件所属物般被男子携于身侧。她更愿如一枚印鉴般深烙在他柔软的心田，成为他思绪与情感的永恒印记——内外交融，身心相系，灵肉合一。事实上，印章自古用于宣示所有权，她此言正是要宣告对他的完全占有，而非单向归属。前文描绘她婚礼时倚靠挚爱从旷野而来；这枚印鉴的意象则刻画她渴望他们的关系保持不可分割的羁绊与专一的承诺，

直至死亡将他们分离。

爱如死之坚强

死亡是唯一能与这种爱相提并论的意象。爱不仅如牛般强壮，或如疾驰的火车头般有力：它更如死亡般坚强（歌 8:6）。正如被死亡严酷攫住之人无法复生，女子也希望一旦进入同样强大的爱的领域，这份爱能永远紧握他们二人。她期盼他们的关系保持专一独特，如同阴间坟墓的对应意象般，在排他性的嫉妒中坚定不移、毫不留情。死亡不受贿赂，无人能通过转移坟墓的注意力来换取更多生命时光。坟墓吞噬人类的专注从不松懈。诗人说，女子的嫉妒亦是如此。

我们通常认为嫉妒是一种负面情绪，是对本该分享之物的独占。或许当他人获得我们自认为应得的关注，或是得到我们极度渴望之物时，我们就会心生嫉妒。事实上，我们耗费大量时间精力教导孩子不要嫉妒、要学会分享——他们必须让弟弟玩自己的玩具，在姐姐收到自己梦寐以求的礼物时也要真心欢喜。我清晰记得七岁那年的圣诞节，姑婆送给我一套二战战舰的塑料拼装模型，而姐妹们得到的都是可爱的毛绒玩具。我暴怒不已，将情绪发泄在所有人身上。这种嫉妒是罪恶的，尽管姑婆确实费尽心思为我挑选了合适的礼物。

但生命中有些事物本就不该共享。我们的孩子幼时固然可爱，但若有人向我和芭布提出要买下他们，哪怕只是借养一两年，我们都会断然拒绝。我们对孩子怀有守护之心，深知上帝赋予我们养育他们的独特使命。我们不会将为人父母的殊荣与他人分享。婚姻中也存在这种正当的嫉妒——你完全属于对方，对方也完全属于你。这并不意味着你们必须每分每秒都黏在一起，也不意味着未经配偶

许可就不能与异性交流。我们本就不该满足配偶所有的关系需求，试图这样做是愚蠢的。但爱一个人意味着你与配偶之间有一种独特的关系，他或她以一种无人能及的特殊方式将你的心握在手中。没有人应该像你的配偶那样了解你的挣扎。没有人应该像你的配偶那样为你的胜利和喜悦而欢欣。有些事情本就不该与他人分享。

爱是神圣之火

女子还将爱情比作烈焰——不是普通的火，而是如全能者耶和華本身般炽烈的火焰。⁵ 婚姻之爱不仅仅是舒适的伴侣关系。否则，我们就能同时与多人结婚，就像可以拥有许多朋友一样。婚姻之爱超越了友谊。它是一种相互的、排他性的承诺：烈火般的友情。正是婚姻中这种炽热渴望的层面，雅歌如此有力地展现出来。雅歌描述了每个男人和女人都渴望拥有一个独特且持久承诺的灵魂伴侣，这个人不仅是朋友，更是爱人，一个疯狂而热烈地只忠于那一个人的人。这就是为什么向某人求婚不仅仅是冷静地向对方解释你和她各自带来的优势，然后提议一场企业合并。婚姻本应是一段炽热、滚烫的关系。

这至少可以说是一种反文化的期待。我们的文化仍然渴望炽热的激情，但很大程度上已将婚姻与这种期待脱钩。我们社会对婚姻的想象建立在《屋顶上的小提琴手》中特维和戈尔德的模式上。在那部音乐剧中，回顾二十五年的婚姻生活时，特维问妻子戈尔德是否爱他。作为回应，她提醒他，她为他洗衣服、做饭、打扫房子、同床共枕、为他生儿育女，还挤过牛奶。

5. 各译本在歌8:6 中是否应将缩写“yah”理解为上帝之名的简写上存在分歧（如 ESV、NASB），或者仅仅视为最高级的用法（如 NIV 的“a mighty flame”（烈焰）；参 HCSB）。若这是对上帝之名的指涉，那它将是整卷书中唯一一次出现；然而，既然这是雅歌的高潮，如此的指涉也是恰当的。诚然，希伯来文中还有其他更直接的方式可以表达最高级，而不至于以同样的方式引发对耶和華之名的联想。或许最为优雅的译法，是保留原文某种程度的模糊性：“an Almighty flame”（全能的烈焰）。J. Cheryl Exum, *Song of Songs: A Commentary*, OTL (Louisville, KY: Westminster John Knox, 2005), 254页。

二十五年过去了，为何现在才谈论爱情？但当他追问“你爱我吗？”时，她终于让步：“我想是的。”这是大多数人对婚姻爱情的印象：美满的婚姻与其说是激情的共享，不如说是琐事的共担。然而圣经将二者结合，呼唤我们追求的不只是友谊，而是如烈焰般炽热的婚姻。我们应当说的不仅是“我想我爱你”，更是“我爱你，这爱如死亡般强烈，如坟墓般炽烈”。我们生来就是为了这般烈火般的友情。

爱的终极胜利

婚姻、性、孩子、忠贞不渝，以及死亡。这就是全部了吗？爱仅如死亡般强大吗？阴间终将得胜吗？绝非如此。最后的意象诉说着爱情不可熄灭的本质（歌 8:7）。爱情不会被众水冲走，也不会被洪水淹没。它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林前 13:7）。死亡与坟墓无法对此事做出最终裁决。爱情终将得胜。

更重要的是，这种爱情无法用金钱购买。所罗门所代表的商业化爱情模式，本质上是简单的成本效益分析——认为人生付出多少就得到多少，所以要获得贤妻必须付出巨大代价，甚至不惜倾尽家财（歌 8:7）。但真爱嘲弄这种算计，它既不能购买，也无法议价，纵使代价再高。追求这种途径的人，终将成为真正懂爱之人怜悯的对象——或更糟，被他们鄙夷。

这段文字为择偶标准设定了极高的标杆。不要将就于一个仅以“愿意且可得”为最大优点的人。那样的人值得更好的伴侣，你也同样。唯有深厚而炽烈的爱——如烈火般的友谊——才能在堕落世界的试炼中持久。婚姻不是公园漫步，亦非夏日午后的惬意航行。若你深爱某人至愿与其缔结婚姻，那么你们必将共同经历疾病的风暴、冲突的漩涡、生育的艰辛——或是无法孕育生命的锥心之痛——诸多彼此与个人的失望、破碎、泪水、悲伤，直至最终的死亡本身。

婚姻确实如古老誓言所言，“无论顺境逆境、富贵贫穷、健康疾病，直至死亡将我们分开。”

唯有炽热的友谊般的情感，才能支撑你们度过这些挑战：当配偶失去自理能力时悉心照料，当配偶以深刻痛苦的方式伤害你时选择原谅，共同承受人生低谷与高光时刻。当然，这种情感的炽烈程度会随时间起伏——时而如烈焰冲天，时而如余烬微光；有时甚至需要拨开灰烬才能找到零星火种。感觉来来去去，但若要让爱恒久忍耐，我们需要一种众水不能熄灭、洪水不能淹没的爱情。

这段经文也为婚姻设立了高标准：你要视配偶如印玺。这意味着他/她应是你最珍贵的所有物，如同价值连城的珍珠般被珍藏；也暗示配偶注定要在你心底留下永恒印记，触及灵魂最深处。你是否以这种方式看待并对待配偶？你是否怀着合宜的忌惮之心滋养、珍爱、保护配偶，将他/她的最高福祉作为你唯一的牵挂，日日为那人舍己？我们男性有时容易幻想以戏剧性姿态为妻子舍命，比如用身体为她挡下恐怖分子的子弹。但上帝更常要求我们通过日常琐事为妻子舍命：照看孩子让她参加查经班、清洗碗碟、耐心听她倾诉朋友的烦恼等等。爱既能在宏大牺牲中献出自己，也恩慈地忍耐并分担细微小事。

更伟大的宝藏

然而，即便处于最完满的状态，人类的婚姻也终究无法满足上帝植入我们灵魂深处、对炽热情谊的渴望。婚姻固然美好，却并不足够——它从未被设计成终极答案：若婚姻是我们唯一的寄托，纵使世间最完美的婚姻也无法满足我们对爱的渴求。没有婚姻，我们也并非残缺之人。毕竟根据圣经记载，婚姻在创世之初被设立，正是为了向我们昭示基督与教会的关系（以弗所书 5

章)。正是在我们与基督的关系中，我们才能真正找到我们所有人都需要的炽热友谊。

这是个美妙的消息，因为在这个堕落的世界里，并非所有人都拥有美满的婚姻。有些人单身，可能一生都保持单身。然而，他们也渴望一段炽热的友谊，并面临诱惑，试图在各种不正当的方向上寻找那种炽热。这种诱惑可能表现为婚姻之外的性快感诱惑，无论是付诸行动还是以欲望的形式存留在我们的心思意念中。

我们这些已婚者也一再地远远达不到圣经所设定的高标准。我们可能会错误地嫉妒配偶，而本应信任他们；或者我们可能陷入平淡乏味的关系中，因为我们不愿费心去以雅歌所描述的那种激情去爱我们的配偶。那样去爱一个人是件艰难的工作。也许你从未在你的婚姻中体验过这样的炽热，或者那炽热早已熄灭。也许你表达爱的尝试换来了配偶愤怒的回应或冰冷的拒绝。然而，上帝能够在最冰冷的处境中点燃或重新点燃那团火。即使是最好的婚姻也有许多痛苦的时刻和艰难的经历。每段婚姻中都有火焰似乎冷却的时候。我们都是罪人，一再因我们的粗心大意和蓄意的行为彼此伤害。然而，在我们与基督的关系中，有一种真实而炽热的爱，我们所有人都可以经历，无论我们是幸福地结婚、不幸福地结婚、离婚、丧偶还是单身。

在耶稣里，我们真正体验到炽热的友谊。耶稣要赢得他的新妇，仅谦卑自己降临世间成为我们的朋友是远远不够的。若他来到这世界仅仅是为示范真正的友谊，向我们展现那种爱的模样，我们只会因自己作为朋友的失败而更显该受谴责。他对一群冷漠麻木之人所展现的完美忍耐、恒久恩慈、不计前嫌等品格，只会更加凸显我们的罪与亏欠。为使我们永远成为他的朋友，耶稣必须付出远超过此的代价。正如耶稣亲口所言：“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

（约 15:13）。耶稣活出完美之爱的生命，不仅是为给我们树立效法的榜样；他更是替我们而活，作了我们的替代。而后，为偿付我们罪的代价，修复我们与上帝破裂的友谊，耶稣走上十字架，为我们的

一切罪过与失败赎罪，包括未能真正爱上帝并彼此相爱——无论是在婚姻家庭之内，还是更广泛的范畴。在十字架上，爱主动进入了死亡的力量之中。爱躺下，死去。这是终极的牺牲。

爱真的仅如死亡般强大吗？爱的那种渴望占有某人的嫉妒之心，是否真的与坟墓的力量旗鼓相当？若仅凭人类经验判断，我们或许会这么认为。当两人结为夫妇时，他们宣誓彼此相爱至死方休。一对夫妻可能热烈相爱五十年，而后她骤然离世，独留他在世。不久后他也将死去，那时他们的爱又将如何？死亡是否终究获胜？坟墓是否赢得最终胜利？

基督进入坟墓后的三天里，诸天屏息凝神，观望等待。但随后，基督——上帝之爱的形象——从坟墓中凯旋而出，永远战胜了死亡。他带着所选的新娘，即他的教会，容光焕发地挽着他的臂膀，从坟墓的荒野中升起。因这胜利，上帝得以在以赛亚书中对他的子民说：

你不要害怕！因为我救赎了你。
我曾提你的名召你，你是属我的。
你从水中经过，我必与你同在；
你趟过江河，水必不漫过你；
你从火中行过，必不被烧，
火焰也不着在你身上。
因为我是耶和华你的 神，
是以色列的圣者你的救主。（赛 43:1-3）

因基督已复活，保罗能欢呼道：

“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
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
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感谢 神，使我们藉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林前 15:55-57）

这个令人难以置信、充满激情的爱情故事，正是圣经每一页所讲述的核心。以赛亚关于上帝信实之爱超越江河的预言，是为那些因罪

而流亡异乡、远离应许之地的人所写。同样，上帝炽热的友谊也追寻着我们当下的所在，包容我们所有的迷失、破碎与冷漠，包容我们未能爱他与他人的种种失败，以及婚姻内外的一切罪过。主正以嫉妒般的爱呼唤你与他建立专一的关系，无论你是初次回应，还是再次从远方归回。上帝并非仅仅容忍你的存在；他也非只是对你略有好感；他以不可思议的、炽热的爱在爱你。藉着这份令人惊叹的炽热友谊——这份友谊驱使他降临世间，为你承受十字架的痛苦与羞辱的死亡——耶稣基督已成就一切必要之事，为要赢得你作他的新娘，并恢复你与天父上帝之间深厚而永恒的友谊。

燃起爱火

然而我们的心何其常常地冷漠！什么能点燃我们灵魂中潮湿的火绒，使之燃起对上帝无法熄灭的爱？吊诡的是，这发生在我们越来越看清自己的破碎与罪之时。若我们视自己为宝贵的产业，认为上帝必定因拥有如我们这般的追随者而蒙福，那么我们对他的爱确实会微小。但当关于我们内心的真相开始显明——当我们的罪之高、之广、之深逐渐暴露，而我们意识到上帝依然爱我们，甚至为像我们这样的人付上生命的代价时——我们的心便开始温暖。随着我们越发深刻地领会自己被赦免之宏恩的浩瀚，我们的心就会迸发出爱的火花，正如耶稣所言：“那赦免少的，他的爱就少”（路7:47）。

或许人类的爱只能与死亡一样强大，但上帝的爱更为伟大，比阴间更强。上帝在基督里对我们的爱已一劳永逸地战胜了坟墓，因此在他里面，我们也终将凭着他所赐予的死人复活的坚实盼望战胜死亡。在天堂里，夫妻、朋友与家人将重聚，所有过往的罪孽与破碎都将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我们现在只能梦想的纯净之爱。在基督里，我们与上帝及彼此的关系超越了今生，延展至永恒，这是一段永不熄灭的炽热友谊，因为它依赖于他完美而忌邪的爱——这爱永不会放开我们。我们的爱时有时无，但他的爱永不止息。我们的名字被铭刻在

他掌心的伤痕中；它们如同印记烙在他心上，使他无法忘记我们，就像母亲无法忘记她哺育的婴孩（赛49:15）。

圣经呼唤我们所有人回应这不可思议的爱，成为彼此炽热的朋友。若我们已婚，这种自我牺牲与炽烈的爱将以独特而有力的方式定义我们的关系。无论已婚或单身，我们都当以这种烈火般的友情去爱那位称我们为新妇的上帝。首先寻求他的国度，并每日为彼此舍命以顺服他的诫命。有时我们或许能成功地成为这样的朋友；但更多时候，我们会失败。在那些屡屡失败的瞬间，我们需要不断回归基督为我们成就的完美顺服，回归十字架——上帝在那里向我们彰显了他炽烈的友谊。耶稣在那里为我们无数次未能成为应有的配偶而付上代价，也为我们的配偶未能如其所应做般爱我们而赎罪。他在那里为我们对天上配偶——耶稣自己——时常表现的冷漠与疏离偿付罪债。在十字架前，尤其在复活中，上帝烈火般的爱永远战胜了死亡，为他的子民赢得了胜利。

在那真理中——即上帝藉基督战胜罪恶、死亡与地狱的真理——我们能重获信心，即便在多次失败后仍敢于再次尝试向彼此展现炽热的友谊，并坚信上帝在基督里对我们那不可摧毁的爱。在十字架前，我们寻得盼望：那与基督共度永恒未来的盼望，连死亡的洪流也无法将我们隔绝。在十字架前，我们发现了比信心和盼望更伟大的存在。我们找到了其中最伟大的，爱——福音中上帝向我们展现的、那令人惊叹的炽热之爱。

12

永不止息的歌

雅歌 8:7-14

女子

⁷ 众水不能熄灭爱情，洪流也不能淹没。

若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要换爱情，就全被藐视。

兄弟们

⁸ 我们有一个小妹，她的两乳尚未 [长成]。

当人提亲的日子，我们当为小妹怎样办理？

⁹ 她若是墙，我们要在其上建造银塔；

她若是门，我们要用香柏木板围护她。

女子

¹⁰ 我是墙，我两乳像其上的楼。

那时我在他眼中像得平安的人。

永不止息的歌

11 所罗门在巴力哈们拥有一座葡萄园。

他将葡萄园交给看守人；

每人要为园中果实的代价缴纳一千 [舍客勒] 银子。

12 我的葡萄园属于我；它完全归我所有。

所罗门啊，你可以留下那一千 [舍客勒]，外加二百 [归] 看守果实的人。

男子

13 你这住在园中的，同伴们都侧耳倾听你的声音。

让我听见 [它] 吧！

女子

14 我的良人啊，快逃吧！要像香山上的羚羊或小鹿般敏捷。

当我们的孩子还小时，他们最喜爱的歌曲之一是《永不止息的歌》（The Song That Never Ends）。或许你也知道这首歌。它之所以得此名，是因为歌曲的最后一句直接衔接回开头，一旦开始唱，就根本无法优雅地结束。无论你在哪里停下，都像是中途戛然而止，因此它名副其实是一首永不止息的歌。

相比之下，大多数小说家都试图为故事画上圆满的句号。他们会收束所有情节线索，然后以“读者啊，我和他结了婚”、“从此他们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之类的话语结尾。或许出人意料的是，雅歌的结尾更符合第一类而非第二类。它并非以工整圆满的结局收场，而是回归开篇，重拾贯穿全篇的核心主题，以一种令人意犹未尽的方式圆满落幕。这并非偶然，也不是文学技巧拙劣的产物。相反，这是一种刻意为之的策略，旨在促使我们思考诗人在这卷书中描绘的爱的本质——无论是在人际关系的层面，还是我们与上帝关系的层面。

兄弟们

在雅歌 8:8 中，我们再次遇见女子的兄弟们——这些角色曾在开篇章节出现，但之后便销声匿迹。

雅歌中的诗歌并未严格遵循时间顺序，而是随着不同爱情主题或层面的展现而前后闪回。书中早先部分，女子的兄弟们对她产生了负面影响，而此刻情况依旧。开篇诗作中，他们强迫女子在葡萄园劳作，烈日灼伤了她的肌肤，使她的肤色变得黝黑——这在那时的文化中被视为缺乏魅力（1:6）。本诗中，兄弟们的策略虽相反，目的却相同：将女子物化，最大化其利用价值。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并非与女子对话，而是谈论她，仿佛她不在场且意见无足轻重。毕竟，他们仍视她为“小孩子”——在《米示拿》中，这是指未满十二岁的法定未成年人的法律术语。

在兄弟们眼中，这女孩尚未进入青春期——其标志是胸部的发育。但他们已在盘算她“被许配”之日：届时会有男子以合宜的聘礼来求娶她（歌 8:8）。对于兄弟们后续的比喻，存在两种解读可能，取决于“墙”与“门”的隐喻所指。一种可能是二者象征相反的性纯洁状态：墙代表封闭即贞洁，敞开的门则象征放荡。若她贞洁如墙，他们便用银质城垛加固装饰；若她倾向成为敞开的门——即不贞，他们就用香柏木板将她禁锢保护。¹

这段解读对兄弟们对女子的关切给予了积极诠释：诚然，家族理应对年轻成员的性福社保有如此关怀。但此处他们所言的重点恐非如此。门扉可闭亦可开，银质城垛与香柏木板的首要功能在于装饰，而非增强防御。兄弟俩的潜台词似乎是：即便此刻这女子胸脯平坦如墙似门，只要稍加点缀（银质城垛或香柏装饰），或许仍能成为可交易的商品。请注意与前文的关联——前节曾讽刺地提及用金钱购买爱情（歌 8:7），而后续关于所罗门的葡萄园的诗篇中（11节），银子也将扮演负面角色。

1. 例如Roland E. Murphy, *The Song of Songs: A Commentary on the Canticles or Song of Songs*, Hermeneia (Minneapolis: Fortress, 1990), 第198页。

兄弟们对待这女子的方式与第 7 节中那位追求者如出一辙：视她为一件待价而沽的商品，全然不顾她本人的意愿与感受。到那日，她将被“许配”（第 8 节），而非拥有自主发声的权利。

女子蔑视他们的作为。这些兄弟既盲目又愚昧。她宣称自己是一座城墙，双乳如楼塔（歌 8:10）。换言之，她同时采纳了隐喻的两种潜在含义，并加以转化以表达截然不同的观点——她并非如普通城墙般平坦未发育，相反，她的‘城墙’早已矗立着醒目的塔楼。她无需兄弟们的装饰来增添魅力，上帝已赐予她所需的一切禀赋。而与此同时，这些军事化防御性隐喻也强调了一个事实：她从未滥用自己的天然优势，未曾‘激动爱情等它自发’（歌 2:7），而是谨慎守护贞洁直至时机成熟。

更重要的是，那个恰当时机与她兄弟们及其为她寻找夫婿（并从中牟利）的图谋毫无关联。她无需他们的协助便寻得了所爱之人，并向他倾心相许，成为为他带来（或寻得——该词兼具双重含义，²这种模糊性或许是刻意为之）平安与完满的存在（歌 8:10）。她已成为他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以与兄弟们将婚姻商品化的观念全然相悖的方式，与他彼此成就。她成为了她自己所选择的男人真正的一生的灵魂伴侣，而非仅是待价而沽的昂贵美丽战利品。

葡萄园之歌

爱情与金钱的相同主题贯穿第二个片段——一首关于两座葡萄园的诗歌：所罗门的葡萄园与她的葡萄园。经文告诉我们，所罗门在巴力哈们（歌 8:11）拥有一座葡萄园。圣经其他地方未曾提及此地，因此其重要性可能蕴含于地名含义中，该名称字面可译为“众人之夫”。并非巧合的是，同样的希伯来词“crowd”（人群）一词

²取决于它是 *yatsa'* 的 qal 形式，还是 *matsa'* 的 hiphil 形式。

在代下 11:23 中用于描述所罗门之子罗波安为众子所娶的众多妻妾。同样，此处所罗门的“葡萄园”象征他的后宫。他并未亲自照料经营自己的葡萄园，而是雇佣“看守人”管理，这些人还为他带来一千舍客勒银子——很可能暗指他著名的七百妃嫔和三百嫔妾（王上 11:3；参歌 6:8-9）。所罗门的“葡萄园”是其巨额财富、权力与性放纵的身份象征。

与所罗门价值连城的葡萄园形成鲜明对比，女子也拥有属于自己的葡萄园（歌 8:12）。她的葡萄园或许远不及所罗门的金钱价值，但其珍贵之处在于完全属于她自己。她宁愿拥有自己简朴的葡萄园，并自由赠予她所选择的男子——一个与她有真实情感联结的人——也不愿拥有所罗门那需雇人打理的昂贵葡萄园。真爱无法像商业或政治交易般买卖，即便是以色列最著名富有的君王也做不到。妻子不能像被圈养的鸡般被管理。真爱的价值确实胜过所罗门宫中所有的银子。

逃往群山

第三幅小插画或许是所有画面中最神秘的一幅。恰如其分地，这首诗以回归男女对话作结。但当他说：“你这住在园中的，同伴们都侧耳倾听你的声音。让我听见 [它] 吧！”（歌 8:13）时，究竟何意？而她回答：“我的良人哪，快逃吧！要像香山上的羚羊或小鹿般敏捷。”（14 节）又意味着什么？首先，女子被称为园中居住者，是一朵自然栖息于国王皇家庄园精心修剪环境中的美丽花朵。需知在古代，花园并非家家门前皆有的寻常之物，而是富人专属的异域领地。然而这女子无需成为国王后宫一员便已是园中居住者——她的美貌在爱人眼中天然赋予了她这一身份。在雅歌中，花园是爱的领域，因此永久居住其中意味着始终被爱意环绕。

雅歌 8:13 提到那些侧耳倾听她声音的同伴，其用词呼应了 1:7 中对男子的同伴牧羊人的描述。此处他们代表更广泛的社会群体，热切渴望聆听她的声音，好让他们也能领悟她所学会的爱情真谛。他们倾听的姿态也邀请我们一同聆听学习。男子同样渴望听见女子的声音，因此他重复了 2:14 中自己先前的请求：“让我听见你的声音。”即便婚后多时，他仍如婚前般渴慕她独特的同在与全然的关注，始终为她的魅力所倾倒。

女子依然恋慕着他。但为何在男子请求相伴聆听时，她却要他“逃开”³（歌 8:14）？正如男子引用第二章的自白，她也以同一章的言辞回应。看似矛盾的是，她让他前往的“香料山”（8:14 ESV 译本）正是她身体的隐喻。她深知生活的分离从不能真正拆散彼此——暂时的离别只为适时归来，如羚羊欢跃于香料山上，暗喻欢爱之乐（14 节；参 2:17）。那种寸步不离的占有欲，实为不成熟与不安的爱。本章贯穿了渴慕相聚与必要分离的张力，正如所有健康关系的缩影。真爱能放手让所爱离去，好在适时重新拥抱。离别只会让思念更浓。在这聚散往复中，人们终将领悟：爱不是静物画，而是永不止息的动态关系，确是一首永不止息的歌。

换言之，婚姻非但没有熄灭男女之间的浪漫火花，反而点燃了持久激情的导火索，让爱火持续燃烧。雅歌的终结并非他们神圣恋情的终点，而只是这段永恒关系中一个篇章的落幕。正如雅歌开篇便打破的性别刻板印象——女子热切渴望男子用唇亲吻她（歌 1:2），结尾同样以打破陈规的方式呈现：男子渴望对话——他想聆听她声音的韵律。女子渴求性的亲密——她希望他如香草山上的幼鹿般热情奔

3. 许多英文译本将此译为“Make haste”（ESV）或“Come away”（NIV），尽管 *bārah* 在旧约其他经卷中并无此义；参见 Gianni Barbiero, *Song of Songs: A Close Reading*, trans. Michael Tait, SVT 144 (Leiden: Brill, 2011), 498–501 页。

放，那山峦正象征着她的身体。婚姻不应仅关乎一方（交谈）或另一方（情欲），而是二者交融，被夫妻同等珍视：如同一首永不终结的炽热恋歌，燃烧着友谊的火焰。

爱与更广阔的社群

这些终章诗篇再次提醒我们：爱情无法买卖，必须是爱者与被爱者自由选择的结果。整卷雅歌中，个人与其社会背景间始终存在必要的张力。一方面，爱情不可被强迫或收买——无论是兄弟还是潜在丈夫都无权如此。男性并不拥有女性。另一方面，真爱自然渴望获得家人的认可，正如本章前文中女子渴望将爱人带到母亲家中所展现的那样。我们生活中常面临的挑战，正是平衡这两种相悖的压力：既希望关系获得社会认可，又深知爱情强求不得。

这一原则在我们文化中的应用可能与古代文化大相径庭。在他们的语境中，问题本质上是丈夫和家庭对女性的买卖行为。女性通常由父亲或兄弟“代为发言”，这些男性在婚姻交易中具有商业利益。女性自身在这一过程中往往缺乏权力和话语权。这显然不同于我们文化中典型的婚姻模式。我们通常可以自由选择约会和结婚对象。尽管仍有家庭在这方面对子女施加有害压力，但我们更常见的错误是忽视周围人的合理建议，仓促投入那些对我们看似完美、却被亲友视为不明智的关系中。

尽管包办婚姻的家庭压力已减弱，但我们不应天真地认为性商业化在我们的文化中已然消失。仍有大量人试图通过施压让你陷入不健康、非自愿的性关系中“替你发声”。如今，我们不再看到那些出于经济考虑、至少对保护妹妹的贞洁负有责任的兄弟们。而我们所处的社会环境迫使人们从小学起就陷入充满性暗示的关系之中。在我们的文化里，女孩胸部发育的迹象（以及男孩成长为男人时相应的变化）

不再作为家庭筹划婚姻的标志，而是成了她随时准备按照荷尔蒙驱使进行性活动的信号。尽管她们的文化将婚姻与激情分离，我们却把激情从婚姻中剥离。在这一过程中，两种语境都忽视了性的本质目的。它是上帝赐予的珍贵礼物，服务于一种独特、终身、忠诚的纽带——在这个纽带中，一位男子与一位女子彼此联结，她既从他眼中带来安宁，也在其中寻得安宁。性是为了让夫妻在婚姻中紧密结合，使她成全他，他也成全她。正如创世记所言：“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连合，二人成为一体”（创 2:24）。

性与教会

这些关于性、婚姻与社会的主题对我们教会在处理相关议题时提出了深刻挑战。多数时候，我们的行为恰似对那妇人兄弟们的另一种解读——我们极度担忧年轻女性可能成为“门”而非“墙（即性放纵而非性克制）”。我们常将保护她们的纯洁仅仅视为外部事务：加固城墙、钉死大门。或许这是因为我们更关注姐妹和女儿们的婚姻价值，而非她们内心的真实需求。于是我们制定详尽规则，规定虔诚的基督教女孩“不该做”的一切，却从未触及她们心中那些强烈情感与冲动的真正意义。作为父母，我们可能将骄傲过度寄托于子女的贞洁上，以致表现得仿佛性犯罪是唯一不可饶恕、毁人一生的罪孽。

这种以律法为主导的探讨方式导致我们极易沦为性律法主义者，无论是成功型还是失败型。成功的性律法主义者自豪地遵守所有规条，却往往精于钻技术漏洞——那些因未真正“入门”而不算性行为的所有活动。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动机常与取悦上帝的愿望相去甚远，更多是为了喂养满足父母期望的偶像，或是在个人的自我约束中

寻找自我价值的偶像。与此同时，那些作为律法榜样却未能成功的人都会因自己的失败而感到压抑。无论是一次还是屡次跌倒，我们都深知自己已成为破口而非坚墙，并深切感受到来自家庭和教会的伴随信息——我们如今已是瑕疵品。既然不得不退还那枚象征纯洁的银戒，还有谁会为我们“发声”，并对建立关系仍抱有兴趣呢？

与此同时，性的商业化仍在急速推进。在我们的文化中，无需成为所罗门王也能坐拥千名女子的后宫——无数女性正在网络另一端等待着你。如今女性也频繁陷入色情陷阱。但正如拥有后宫的所罗门，从大量唾手可得的伪性爱中获得的并非丰盈，而是虚无。观看色情内容时，你正用灵魂换取满碗灰烬，用愧疚与束缚买下幻想中的美妙刺激。最终我们比以往更加空虚，渴望着受造本该享受的满足关系与真实亲密——那正是我们内心深处永恒的渴望。

纯洁与婚姻

这段经文教导我们，童贞的价值并非在于其本身，而在于它能作为一种手段，帮助我们为婚姻中那种唯有通过夫妻间独特关系才能实现的降服与平安做好准备。上帝设立婚前的纯洁律法，是为了让我们生命丰盛，而非陷入挫败。婚前保持童贞是健康的，不仅可避免多种疾病，更能守护心灵的联结机制，使我们在步入婚姻时，能够预备好为配偶带来平安与完整。

雅歌中的年轻女子拥有这个人生阶段所有的情感与荷尔蒙冲动。她懂得渴望亲吻与被亲吻的滋味，向往在香料山上幽会的悸动。但她更明白如何抗拒这些欲望。当她说“我是墙，我两乳像其上的楼”

（歌 8:10）时，正运用了军事隐喻——在古代，城楼是城防体系的核心，守护城楼关乎全城安危；一旦城楼失守，城池便门户洞开。同样，这位少女不仅在形式上持守童贞，更是谨慎守护了自己的贞洁。

然而经文并未将童贞美化为一种更高层次且更属灵的状态。她守护着城墙与塔楼，直到恰当的时机来临，才以能带来（与丈夫共同的）平安与完整而非愧疚与羞耻的方式交出城池。性在婚姻中是如此珍贵而美好的礼物，她希望与丈夫共享时，不必背负过往性关系可能带来的情感包袱。

在圣经语境中，将童贞比作设防城池的意象，同样直面了性律法主义的诱惑——无论这种律法主义表现为成功抑或失败。对成功的律法主义者而言，设防城池的意象驳斥了我们的骄傲。毕竟，诗 127:1 提醒我们：若非耶和華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因此，若你持守性纯洁，这并非你的功劳，也不是可夸耀的资本，而是上帝的作为。一个人的纯洁通常由诸多因素构成：或许你成长于健康家庭，拥有良好榜样，幼年便归信基督——这有何可自夸？或许你受庇护长大，或许你天生意志坚定——这些是谁赐予的？又或许你像我少年时那样，不善社交且外貌平平——这何尝不是上帝怜悯的恩赐！若你持守性纯洁，这全然是上帝恩待你的结果，当存感恩而非骄傲之心。

但若你在性方面支离破碎，纯洁如设防之城的意象同样给予你希望。因为当上帝的子民背叛他时，他亲自拣选的耶路撒冷城也曾被交予入侵者。他们拆毁城墙、洗劫城楼，在城内制造浩劫。然而那并非这座城的终局。尽管这座城罪恶深重、满目疮痍，主却不愿放弃他的城。他承诺要建立一座新耶路撒冷，用毫无瑕疵的纯洁衣袍替换污秽的衣裳。

同理，主也能将你残破失守的城邑，藉由他的恩典转化为和平与纯洁统治之地。当我们认为屈服于性诱惑会毁掉一生、是种无法挽回的罪时，我们便遗忘了上帝恩典的福音，并可能疏远那些最需要我们爱与支持的人。事实上，上帝能利用性诱惑与失败让我们更深刻理解并珍视对他恩典的需求：我们与同性吸引、色情内容、奸淫或其他形

式性罪孽的斗争或许成为福音在我们生命中更明亮闪耀的途径。上帝能帮助我们重建生活中坍塌的墙垣，再次开始守卫那些塔楼。他甚至可能最终让我们在圣经所定义的婚姻关系中找到平安，作为我们不配得的恩赐，尽管我们过去曾失败过。性方面破碎的人有盼望，正如我们其他方面破碎的人一样有盼望。

然而，正是在婚姻这种独特且委身的关系背景下，性找到了其恰当而愉悦的位置。这是结尾对句的重点。许多人觉得这妇人的陪伴很有吸引力，但她只属于一个男人——那渴望有机会享受与她交谈的男人。他们的关系也不仅仅是美好的交谈和深厚的友谊，以至于他们能朝着同一方向携手走过人生。在生活的忙碌与日常职责中，她会停下脚步面对他，深深凝视他的双眼。她渴望与他远离一切，再次沉醉于他的爱抚。她那曾如坚固堡垒般的双乳，如今已化作香料的山丘，任他如小鹿般欢跃其上。

一首永不止息的歌

就在我们期待“从此他们幸福地生活在一起”时，结局却并未如期而至。这首雅歌没有工整的收尾，因为爱不会如此规整地结束。它是一种持续的关系，一首永不终止的歌。这正是将这首关于人间情爱的诗篇信息，与我们同天上新郎关系相连接的几个要点之一。诚然，这两种关系存在根本差异。歌中的女子主张自由选择所爱之人的权利，但我们有义务爱我们的天上丈夫——他是我们的创造主与至高主宰。选择侍奉谁并非由我们决定。他创造了我们，我们属于他。然而我们的造物主并未因我们理应爱他（因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源自他）而安于现状。上帝本可简单地命令我们俯伏敬拜，但他却以温柔的爱意来追求我们。他对人类之爱自创世之初便已彰显，那时他创造了这壮丽的世界，并将人类置于其巅峰位置，作为他创造之工的

至高荣耀。上帝造了一个美好而绚丽的世界；继而造我们成为“园中居住者”，在创世记中为第一对男女预备了辉煌的皇家乐园。他每日寻访亚当与夏娃，渴望与他们相交，侧耳倾听他们的声音。

我们是如何回应这般大爱的？从起初我们就在灵性上犯了奸淫。我们的始祖听信了蛇的声音，背弃智慧之道。自那时起，在守护心灵抵御恶者侵袭时，我们总是门户洞开而非坚墙高筑。非但未曾谨慎守护灵性的贞洁，将其作为礼物献给信实的丈夫，反倒日日行灵性上的苟合之事，追随那些承诺在至关重要之事上赐我们平安与完满的别神。我们的偶像起誓要赐我们成功、意义与安全，但它们说谎，只留给我们坍塌的墙垣与倾颓的城楼，让我们茫然不知何处可寻平安。我们将葡萄园卖给出价最高者，却发现所得尽是伪币。

对某些人而言，属灵的淫乱实实在在地发生在性领域。我们曾用思想和身体追求婚姻之外的性，心怀淫念，有时甚至将幻想付诸实践，最终只落得羞愧与污秽之感。我们原以为性会带来亲密、价值与意义，却发现那不过是场骗局。对另一些人，属灵的淫乱则发生在截然不同的领域——或许我们追逐学术或事业成就，将全部注意力与热情倾注于野心，却忽视了创造我们并赐予这些才能的上帝；又或将他人奉若神明，拼命寻求他们的认可，若遭轻蔑便彻底崩溃；抑或对他人的毫无兴趣，深信奥斯卡·王尔德那句“爱自己才是终身浪漫的开始”⁴。我们崇拜舒适与安全感，为此不惜牺牲任何可能威胁它们的事物。手段或许各异，但偶像的本质往往如出一辙。

我们犯下属灵奸淫的方式多种多样，无人能宣称自己在心灵与身体上真正纯洁。我们甚至可能将外在的洁净当作骄傲的资本，实质上却是否认我们需要福音。但上帝却以非凡的方式爱着我们。

4. 引自奥斯卡·王尔德戏剧《理想丈夫》（*An Ideal Husband*）（London: Dover Publications, 2000）中戈林子爵的台词，第46页。

我们并非一位丈夫用聘礼迎娶的忠贞纯洁新娘，相反——正如何西阿与歌篴的故事所生动展现的——我们的丈夫深爱着这位破碎不洁的新妇，甚至在我们淫乱漂泊时仍追寻不舍，用重价将我们赎回。那赎价并非银两或香柏木等易朽之物，而是他自己的宝血。耶稣在十字架上流淌的鲜血，洗净了我们一切不洁——无论是淫乱还是其他罪污。他在这破碎世界中生活时，对天父和邻舍全然忠贞的爱，为我们编织出得以亲近圣洁上帝所必需的义袍。他主动走向我们这不配的新妇，以华美衣袍装扮我们，侧耳倾听我们的声音，渴望与我们建立深刻真实的关系。这才是炽烈的真友谊。有一种爱确实永不放任我们沉沦。那是一首永不止息的歌。洪流不能熄灭这样的爱，江河也无法淹没。死亡本身在这爱面前毫无权势！

回应上帝之爱

那么，你将如何回应上帝那奇妙的爱呢？或许你从未回应过他。你仍与偶像捆绑，即使它们待你如奴仆，不断让你深陷空虚。离开它们吧，投向那位真正爱你灵魂的良人。将你的心与生命交托于他，在他里面寻得超越当下困境的真平安。你是为他而被造，在他里面才有生命的丰盛。别再迟疑，热切地投入他那伸开的慈爱臂膀吧。

若你已是基督徒，请默想他对你恒久长存的大爱——这爱是你爱他并爱周遭之人的根基与动力。婚姻实非易事，罪人总会屡屡彼此伤害。总有些时刻，你最不愿听见配偶的声音，或与之同赴香料山径。你需要一次次回到天上新郎对你的爱中，让这份爱重新点燃你对配偶的心。

保持纯洁同样艰难，无论单身或已婚。我们时刻被恶者的势力包围，它企图攻陷我们城市的城墙。唯有主能赐予我们恩典，成功守

永不止息的歌

护这些城墙。因此，要在对抗各种形式的性诱惑之战中恳求他的帮助。寻找其他信徒为你祷告，并在争战中鼓励你。从这事实得安慰：尽管地上与罪的争战是终身且艰难的，但有一天我们的新郎将要再来。他是为新娘——教会而来。我们的新郎将带来我们一切忠心付出的奖赏，并免除我们所有失败的罪疚。那时我们将永远与主同在，不是在伊甸园般的园子里，而是在一个被救赎、重建并美化的城市——新耶路撒冷的花园之城。

在那日，新娘的目光不会停留在自己身上，而是专注在她等候的那位至爱。正如安妮·R·库辛在她的赞美诗中如此优美地表达：

新娘不注目自己的衣饰，只凝视亲爱新郎的面容；
我不仰望荣耀冠冕，只定睛恩典之君；
不看他赐予的冠冕，只看他钉痕的手：
羔羊是以马内利之地一切的荣耀。⁵

到那日，耶稣终将对我们说：“我的佳偶，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因为冬天已往，雨水止住过去了。地上百花开放，[百鸟]鸣叫的时候已经来到”（歌 2:10-12，ESV 译本）。到那日，我们终将明白“良人属我，我也属他”（16 节）：我们将永远属于他，他也永远属于我们，直到永永远远。

5. “The Sands of Time Are Sinking” (1857).

参考文献

- Assis, Elie. *Flashes of Fire: A Literary Analysis of the Song of Songs*. New York: T. & T. Clark, 2009.
- Augustine. *Confessions*. Translated by E. B. Pusey. New York: E. P. Dutton & Co., 1949.
- Banks, Iain M. *The Crow Road*. London: Scribners, 1992.
- Barbiero, Gianni. *Song of Songs: A Close Reading*. Translated by Michael Tait. SVT 144. Leiden: Brill, 2011.
- Brooks, Richard. *Song of Songs*. Fearn, UK: Christian Focus, 1999.
- Carr, G. Lloyd. *The Song of Solomon: An Introduction and Commentary*. TOTC 17. Downers Grove, IL: InterVarsity Press, 1984.
- Clines, D. J. A. “Why Is There a Song of Songs and What Does It Do to You If You Read It?” In *Interested Parties: The Ideology of Writers and Readers of the Hebrew Bible*, edited by P. R. Davies and D. J. A. Clines, 94–121. JSOTS 205. Sheffield, UK: Sheffield Academic Press, 1995.
- Davis, Ellen F. *Proverbs, Ecclesiastes, and the Song of Songs*. Westminster Bible Companion. Louisville, KY: Westminster John Knox, 2000.
- . “Romance of the Land in the Song of Songs.” *ATR* 80 (1998): 533–46.
- Dillow, Joseph. *Solomon on Sex*. Nashville: Thomas Nelson, 1982.
- Donne, John. “Holy Sonnets, 14.” In *The Complete English Poems*. London: Penguin, 1977.
- Duguid, Iain M. *Is Jesus in the Old Testament?* Phillipsburg, NJ: P&R Publishing, 2013.
- . *The Song of Songs: An Introduction and Commentary*. TOTC 19. Downers Grove, IL: InterVarsity Press, 2015.
- Durham, James. *The Song of Solomon*. 1668. Reprint, Edinburgh: Banner of Truth, 1982.

Bibliography

- Exum, J. Cheryl. *Song of Songs: A Commentary*. OTL. Louisville, KY: Westminster John Knox, 2005.
- Fox, Michael V. *The Song of Songs and the Ancient Egyptian Love Songs*. Madison, WI: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5.
- Fredericks, Daniel C., and Daniel J. Estes. *Ecclesiastes & the Song of Songs*. AOTC 16. Downers Grove, IL: InterVarsity Press, 2010.
- Freud, Sigmund. *Totem and Taboo*. London: Routledge, 1950.
- Glickman, Craig. *Solomon's Song of Love: Let a Song of Songs Inspire Your Own Love Story*. Brentwood, TN: Howard, 2004.
- Goldsworthy, Graeme. *Preaching the Whole Bible as Christian Scripture*. Grand Rapids: Eerdmans, 2000.
- Henry, Matthew. *Matthew Henry's Commentary*. Peabody, MA: Hendrickson, 1991.
- Hess, Richard S. *Song of Songs*. BCOTWP. Grand Rapids: Baker Academic, 2005.
- Horine, Steven. *Interpretive Images in the Song of Songs: From Wedding Chariots to Bridal Chambers*. New York: Peter Lang, 2001.
- Keel, Othmar. *The Song of Songs: A Continental Commentary*. Minneapolis: Fortress, 1994.
- Lee, Bruce. *Artist of Life*. Edited by John Little. Boston: Tuttle, 1999.
- Lewis, C. S. *Christian Reflections*.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94.
- . *Mere Christianity*. London: G. Bles, 1969.
- Longman, Tremper, III. *Song of Songs*. NICOT. Grand Rapids: Eerdmans, 2001.
- Miller, Don. *Blue like Jazz: Nonreligious Thoughts on Christian Spirituality*. Nashville: Thomas Nelson, 2003.
- Miller, Shannon Hodde. “‘Am I Pretty?’ A Troubling Question among Christian Women like Me.” *CT* (March 9, 2012). <http://www.christianitytoday.com/women/2012/march/am-i-pretty-troubling-question-among-christian-women-like.html?paging=off>.
- Mitchell, Christopher. *The Song of Songs*. St. Louis: Concordia, 2003.
- Murphy, Roland E. *The Song of Songs: A Commentary on the Canticles or Song of Songs*. Hermeneia. Minneapolis: Fortress, 1990.
- O'Donnell, Douglas Sean. *Song of Solomon*. Preaching the Word. Wheaton, IL: Crossway, 2012.
- Powlison, David, and John Yenchko. *Pre-Engagement: Five Questions to Ask Yourself*. Phillipsburg, NJ: P&R Publishing, 2000.

BIBLIOGRAPHY

- Regnerus, Mark. "The Case for Early Marriage." *CT* (July 31, 2009). <http://www.christianitytoday.com/ct/2009/august/16.22.html>.
- Segrave, Kerry. *Suntanning in 20th Century America*. Jefferson, NC: McFarland & Company, 2005.
- Smith, Alexander McCall. The No. 1 Ladies' Detective Agency series. Edinburgh: Polygon, 1998–2003. Various other publishers and dates.
- Van der Toorn, Karel.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Veil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 In *Pomegranates and Golden Bells: Studies in Biblical, Jewish, and Near Eastern Ritual, Law, and Literature in Honor of Jacob Milgrom*, edited by David P. Wright, David Noel Freedman, and Avi Hurvitz, 327–40. Winona Lake, IN: Eisenbrauns, 1995.
- Walsh, Carey Ellen. *Exquisite Desire: Religion, the Erotic, and the Song of Songs*. Minneapolis: Fortress, 2000.
- Wilde, Oscar. *An Ideal Husband*. London: Dover Publications, 2000.

经文索引

Genesis

1:31—74
2:16—8
2:16—17—88
2:18—20
2:24—57, 84, 87, 162
3:1—8
3:2—8
3:7—83
3:16—133, 139, 146
24—32
24:67—57
25:21—75
29—32
29:17—28
49:25—73

Ruth

3:10—32

1 Samuel

25—32

2 Samuel

7:12—16—75
23—70

1 Kings

11—xx, 74
11:3—xvix, 118, 159
12—70

2 Chronicles

11:23—158

Psalms

42:1—62
45—xvii
72—xvii
92:3—55n2
127:1—164
134:1—55n2
139:13—79

Proverbs

5—xviii
5:3—85
5:15—19—86
5:18—20—xvii
5:19—73
7:18—5
9—62
13:12—50, 52
18:22—34
22:29—34
30:19—xviii
31:28—119
31:30—32, 139

Song of Songs

1—77, 100
1:1—xxi
1:1—4—3
1:2—4, 5, 132, 160

1:2—3—85
1:2—4—xxi, 16
1:2—14—xxi
1:2—2:7—xxi
1:3—5, 6
1:4—6
1:5—14, 74, 119
1:5—6—18
1:5—7—xxi
1:5—14—12—13
1:6—9, 14, 15, 119, 157
1:7—15, 55, 159
1:8—15, 72
1:8—11—xxi
1:9—15
1:12—16
1:12—14—xxi
1:13—16, 73
1:14—16
1:15—28
1:15—2:3—xxi
1:15—2:7—xxi, 26—27
1:16—28
1:16—17—71
1:17—28
2—100, 103, 104, 105, 114,
145, 160
2:1—29
2:2—29
2:3—29
2:4—30, 117
2:4—7—xxi

经文索引

2:5—31, 84
2:6—31
2:7—xxin8, 31, 87
2:8—42, 99
2:8-17—xxii, 40-41
2:8-3:5—xxi, xxii
2:9—42, 87
2:10—43
2:10-12—42, 168
2:10-13—52
2:11-12—43
2:12-13—114
2:13—43
2:14—43, 83, 160
2:15—44, 56
2:16—45, 104, 168
2:17—45n3, 73, 160
3—99, 101, 134, 145
3:1—55
3:1-5—xxii, 54
3:2—55, 56
3:3—55, 56
3:4—55, 56, 57, 71
3:5—xxin8, 31, 56, 87
3:6—xxii, 69, 73
3:6-4:7—67-68
3:6-4:8—74
3:6-5:1—xxi, xxii
3:7—70, 70n3
3:7-11—xxii
3:8—55n2, 70
3:10—70
3:11—71
4—101, 116, 118
4:1—71, 72, 115
4:1-3—115
4:1-7—xxii, 28, 69
4:2—72
4:3—72
4:4—73, 117
4:5—73, 104, 132
4:6—73

4:7—73, 74
4:8—83
4:8-5:1—xxii, 81-82
4:9—83, 84
4:10—83, 85
4:11—83, 85
4:12—83, 86
4:13—86
4:16—87
4:16-5:1—82
5—60, 105
5:1—83, 87
5:2—99, 100
5:2-4—101
5:2-8—xxii
5:2-6:3—xxi, xxii, 96-98
5:3—100, 102
5:3-6:3—114
5:4—101
5:5—101
5:6—101
5:7—102, 116
5:8-9—102
5:9—102
5:9-16—xxii
5:10—103
5:10-16—xx
5:11—103
5:12—29, 103, 132
5:13—45, 103, 104, 132
5:14—103
5:15—103
5:16—9, 103
6:1-3—xxii
6:1-12—112-13
6:2-3—104
6:4—115
6:4-10—xxii
6:4-8:4—xxi, xxii
6:5-7—115
6:7—116
6:8—118

6:8-9—159
6:9—118, 119
6:10—69, 119
6:11—114, 131
6:11-12—xxii
6:11-8:4—128-30
6:12—114n1, 115, 131
6:13-7:10a—xxii
7—78
7:1—131
7:2—45, 132
7:3—132
7:4—132
7:5—133
7:7-8—133
7:7-9—29
7:10—139
7:10b-11—xxii
7:11—133
7:12-8:4—xxii
7:13—134
8:1—84, 134
8:2—134
8:4—xxin8, 31, 87, 134
8:5—69, 145, 146
8:5-7—xxii, 143
8:5-14—xxi, xxii
8:6—146, 147, 148n5
8:7—149
8:7-14—155-56
8:8—156, 158
8:8-12—xxii
8:10—131, 158, 163
8:11—158
8:12—23, 159
8:13—159
8:13-14—xxii
8:14—159, 160

Isaiah

5:1-7—50
35:1—29n4

43:1-3—152
49:15—154
53—24

Jeremiah
2:13—63

Ezekiel
16—36, 139
16:7—36
16:8—5

Daniel
1:4—74

Hosea
1-3—36, 53
14:5—36-37
14:7—37
14:8—37

Habakkuk
1:7—117

Matthew
4:3—65
4:4—65
5:27-28—24, 88, 91
6:28—29n5
8:20—79

13:44-46—62
19:3-9—88

Mark
15:7-15—93

Luke
7—141
7:37-48—53
7:47—18, 153
15—64
15:11-32—138
19:5—65
19:9-10—65
23:46—111

John
4—53, 141
8—141
8:3—94
8:3-11—53
8:7—94
8:11—95
10:11—79
10:28-29—92
15—51
15:13—151

Romans
1:18-32—88

5:8—38
8:29-30—92

1 Corinthians
6:18—88
7:2-5—106
7:3-4—138
7:5—90
7:9—34
13:7—149
15:55-57—152

2 Corinthians
2:14—10
6:14—59

Ephesians
3:20—50
5—151
5:3—88
5:24-25—77
5:26-27—51
5:28-30—84

Titus
2:3-4—134

Revelation
3:17—109
3:20—109
19:7-8—51

主题与名称索引

- Abigail, 32
abstinence, 46, 47–48, 87, 90, 106
adultery, 8, 88, 164
allegorical interpretation, of Song of
 Songs, xvi, xviii–xvix, 130, 145n4
apple tree, 29, 103, 145–46
arms, 103
aroma, of anointing oils, 5
arranged marriages, 33, 161
attraction, 19
Augustine, 10, 90
authority, 30

Baal-hamon, 158
Banks, Ian, 4
banner of authority, 30
beauty
 cultural ideas of, 13–14, 16–17, 135
 vanity of, 32
bed, verdant, 28
belly, of woman, 130, 131–32
Benatar, Pat, 143–44
Bernard of Clairvaux, xvi
biblical wisdom, 33, 46
black (color), 72
blossoming vineyards, 43–44, 48–49,
 51–52
Boaz and Ruth, 32
body image, 16–17
boundaries, 46–47, 49
breasts, 45, 73, 116, 130, 131–32, 133,
 158, 163

bride, 83–84
brokenness, 78, 82, 92, 108, 126
brothers, of woman, 14, 156–58

career, 34, 122–23
caresses, 5, 6, 8, 44, 132
casual relationships, 58
cedars, 28, 36, 103
celibacy, 106
character, 77
charm, deceitfulness of, 32
chastity, 94
cheek, 103, 115
childbearing, 136, 146
church
 attitude toward sex, 8, 162–63
 as bride, xvii, 9
 intimacy in, 22–23
cities, compared to beautiful women,
 116–17
Clines, David, xv
commitment, 58
community, 7, 105, 137
companionship, 84, 115
compatibility, 113, 120
conflict resolution, 120
consummation of love, 68–69, 73, 87–88
conventional Christian wisdom, 46–47
conversation, 160
Cousin, Anne R., 168
covenant, 92
creation, 165

主题与名称索引

cross, 24, 38, 167

Dame Wisdom, xviii, 62

dark complexion, 14, 16–17, 18, 157

“darling,” 103, 115

dates, 133

daughters of Jerusalem, 6, 18, 31, 43, 56,
87, 134

questions of, 102, 104, 107–8, 111

Solomon’s lovemaking to, 71

David, 103

dawn, 119

death, 147, 149, 152

deer motif, 43

desire, 20–23, 133

Dickens, Charles, 4

disordered sexual desires, 8–9

divorce, 8

Donne, John, 139

door, as promiscuity, 157

doves, 28, 29, 43, 103

dreams, 55–56

Durham, James, 145n4

Eden, 86–87, 134

eternity, 153

external beauty, 17

eyes, 28, 29, 72, 103, 117, 132, 168

fawns, 73

feet, 131

feminism, 4

fertility, 28, 73, 131, 132, 134

Fiddler on the Roof, 148–49

fire, love as, 148

flock of lambs, 115

flowerbeds of balsam, 104

flowing water, 86

forgiveness, 94–95, 121, 122, 123

fountains, 86–87

foxes. See little foxes

frankincense, 69, 73

Freud, Sigmund, 27

friendship, 22, 148

with Christ, 153

with the Father, 153

in marriage, 84

friendship on fire, 149–51, 161, 167

“friends with benefits,” 121

fruitful trees, 114

garden, 86–87, 115–16, 159, 165

as sphere of love, 159

woman as, 104

gaze, 117

gazelle, 43, 45, 160

gender, 6–7, 30

goats, 72, 115

God

friendship on fire of, 153

glory of, 110

hiddenness of, 63–64

intimacy with, 23–24, 62–63

as kind and generous Father, 8

love for his people by, 25, 36–39, 92–95,
124, 139–40, 152–54

search for sinners by, 64–66

gold, 103

Goldsworthy, Graeme, xvi, xvii

Gomer, 36–37, 53, 79, 125, 167

grace, 124, 164

hair, 72, 115, 132–33

Harris, Marvin, 14n1

harvest, 52

head, 132–33

health, as idolatry, 17

heap of wheat, 132

heart, 84, 99

Heidelberg Catechism, 11n7

henna, 16, 22, 86

Henry, Matthew, 30, 130

hips, 131–32

homosexuality, 8

- honey, 87
- “hooking up,” 89
- hope
 - deferring of, 49–51
 - fulfillment of, 51–52
 - for sexual brokenness, 164–65
- Hosea, 36–37, 53, 79, 125, 167
- house of wine, 30
- hyperbolic language, 78
- idolatry, 75–76, 78, 110, 138, 166, 167
- immediate gratification, 42
- individualism, 58, 61
- infatuation, 33
- insecurity, 16
- intimacy, 5, 89–91
 - cost of, 60–61
 - desire for, 20–23
 - through friendships, 22
 - with God, 23–24, 62–63
 - pursuit of, 56–60, 101–3
- Israel
 - as bride, 36
 - unfaithfulness of, 140
 - blossoming as a lily, 36
- Jacob, 32
- Jane Eyre, 6
- jealousy, 147–48, 150
- Jerusalem, 116–17
- Jesus Christ
 - beauty of, 18
 - as Bridegroom, 50, 168
 - faithfulness of, 10, 111, 126–27
 - friendship on fire with, 151
 - as Husband, 109–10, 166–67
 - intimacy with the Father of, 24
 - as King and Shepherd, 24
 - knocking at the door by, 109
 - lifelong pursuit of, 99
 - love of, xviii, 10, 38–39, 141–42
 - marriage to the church of, 78–79
 - parables of, 62, 64
 - search for sinners by, 65–66
 - self-sacrifice of, 79
- king, 15, 16
- kingdom of God, 62
- kisses, 4, 6, 7, 8, 103
- Lady Folly, xviii, 62
- Laodicea, church of, 109–10
- lapis lazuli, 103
- Lebanon, 83, 85
- Lee, Bruce, 144
- legalism, 162, 164
- legs, 103
- Lewis, C. S., 33, 45
- lifelong commitment, 121
- lilies, 104, 132
- lily among thorns, 29, 37
- lips, 72, 116
- little foxes, 44, 46–49, 50–51, 52, 85, 100
- locked garden, 86–87, 101
- longing for God, 64–65
- lotus flowers, 29n5
- love
 - competing visions of, 74–75
 - as crazy, 27
 - delights of, 82, 160
 - desire for, 10, 16
 - as flaming fire, 148
 - feeding and nurturing of, 13
- love stories, 13
- lukewarmness, 109–10
- lust, 24, 48, 51, 166
- male headship, 30–31
- mandrakes, 134
- man-made rules, 47–49
- mare among Pharaoh’s chariots, 15–16
- marriage
 - as calling, 34
 - to Christ, 10–11

主题与名称索引

- competing visions of, 74–75
- cultural assumptions on, 33
- disagreements in, 113
- fruitful and delightful union in, 87
- as idol, 21
- inordinate delay of, 34
- mutual affirmation in, 29
- ongoing passion of, 160, 162
- richness and depth of, 9
- and sanctification, 35, 124
- and sex, 82–83, 88–91
- sexual faithfulness within, 94
- sin and selfishness in, 78, 80
- waiting for, 41–42
- men and women, otherness of, 30, 124
- metaphor, 15, 28
- Midler, Bette, 144
- military metaphor, 158, 163
- milk, 87
- Miller, Don, 105
- Mitchell, Christopher, 145n4
- monogamy, 88, 118
- moon, 119, 121
- mountains of Bether, 45
- “mountains of spices,” 160, 167
- mouth, 72
- mutuality, of love, 13, 29, 77, 85
- My Fair Lady*, 54–55, 124
- myrrh, 69, 73, 87, 101, 103
- name, 5
- Naomi, 32
- navel, 131
- neck, 73, 84, 116, 117, 132–33
- New Jerusalem, 164, 168
- new obedience, 125
- nose, 132
- nut garden, 114, 119
- oil, fragrance of, 5
- Old Testament
 - gospel in, xviii
 - marriages in, 32
- one flesh, 77
- original sin, 82
- other-centered commitment, 77
- pale complexion, 14, 17
- parable of lost coin, 64
- parable of lost son, 64, 138
- parasols, 14n1
- passion, 35–36, 93–94, 160, 162
- peace, 107–8, 131
- physical attraction, 135
- physical beauty, 135
- pine trees, 28, 36
- poetry, xv–xvi
- pomegranates, 72, 114, 115, 134
- pornography, 48, 51, 89, 91, 137, 164
- praise, 77, 119
- premarital sex, 8, 9
- promiscuity, 157, 158
- Promised Land, 85
- purity, 163, 167
 - before marriage, 91
 - as community project, 44
- “purity rings,” 48
- purple, 133
- Rachel, 32
- rape, 89
- Rebekah, 32
- recreational dating, 33
- red (color), 72
- Regnerus, Mark, 20
- Rehoboam, 159
- relationships
 - and individualism, 61
 - as never static, 59–60
- romantic-fantasy literature, 89
- rose, 29n4
- royal houses, 16
- sacraments, 53
- saffron, 86

- Samaritan woman, 53, 126, 141
- same-sex attraction, 9, 18, 24, 34–35, 41,
49–50, 91, 164
- sanctification
in marriage, 35, 124
and sexuality, 34
- scent, 5, 16
- seals, 146
- searching, 55–56
- self-absorption, 105–7
- self-centeredness, 11, 74, 110, 126
- self-confidence, 63
- serial relationships, 58
- sex
commercialization of, 161, 163
without commitment, 58, 136
delaying of until marriage, 45–47
without love and intimacy, 89–91
and marriage, 82–83, 88–91, 164
outside of marriage, 134–35, 166
power of, 31, 34
purposes of, 136–37
and sanctification, 34
and sin, 82–83
as weapon, 101, 138
- sexual affairs, among Christians, 20
- sexual brokenness, 50, 53, 137–39, 140–41,
164–65
- sexual fulfillment, 57
- sexual legalism, 162, 164
- sexually transmitted disease, 46
- sexual relationship, as a locked garden,
86–87
- sexual temptation, 164, 167
- shade to sit under, 29, 37
- Shakespeare, William, 55, 116
- shalom, 131
- sheep, 72
- shepherd, 15
- Shulammitte, 131
- silver, 157, 159
- sin, shame of, 83
- singleness, 35, 49–50, 122–23, 137
- Solomon, 36, 103, 149
glory of, 69–71, 74–75
high taxation of, 70
idolatries of, 76
self-centered view of, 74
sexual partners of, 118, 136, 163
in Song of Songs, xix–xx
vineyard of, 158–59
- Song of Songs
as love triangle, xx
no neat conclusion to, 156, 165
outline of, xxi–xxii
as secular love song, xvi
as sex or dating manual, xvii–xviii, 4
title as superlative, xviii, xxi
vision of sexuality in, 7–9, 130
- song of the vineyards, 158–59
- spiced wine, 132
- spices, 86, 87, 160
- spikenard, 86
- spiritual adultery, 37, 110, 166–67
- spouse, lifelong pursuit of, 98–99
- springtime, 43–44
- submission, 30
- sun, 119, 121
- teeth, 72, 115
- terrors of the night, 70
- thirst for God, 62–63
- Tirzah, 116–17
- tower of David, 73
- tower of Lebanon, 132
- towers, 158
- tree of life, 52
- typological interpretation, xvii, xvix, 145n4
- unequally yoked, 59
- veil, 72, 116
- vineyard, 48–49, 51–52, 159
as bearing rich fruit, 47

主题与名称索引

- body as, 14, 44
 - of Solomon, 158–59
- virginity, 8, 87, 158, 163–64
- voice, of woman, 159–60
- waiting, 41–42, 46, 50–51, 52, 53, 68–69
- wall, as sexual purity, 157, 158, 163
- warriors, 70
- watchmen on the walls, 102
- weakness, provision for, 49
- wheat, 132
- white (color), 72
- wholeness, 131
- Wilde, Oscar, 166
- wilderness, 83, 145
- wine, 87, 132
- wisdom literature, 6–7
- woman, as object, 158
- work, 122
- worship, 11
- Zacchaeus, 65

AVAILABLE IN THE REFORMED
EXPOSITORY COMMENTARY SERIES



1 Samuel, by Richard D. Phillips
1 Kings, by Philip Graham Ryken
Esther & Ruth, by Iain M. Duguid
Ecclesiastes, by Douglas Sean O'Donnell
Song of Songs, by Iain M. Duguid
Daniel, by Iain M. Duguid
Jonah & Micah, by Richard D. Phillips
Zechariah, by Richard D. Phillips
The Incarnation in the Gospels, by Daniel M. Doriani,
Philip Graham Ryken, and Richard D. Phillips
Matthew, by Daniel M. Doriani
Luke, by Philip Graham Ryken
John, by Richard D. Phillips
Acts, by Derek W. H. Thomas
Galatians, by Philip Graham Ryken
Ephesians, by Bryan Chapell
Philippians, by Dennis E. Johnson
1 & 2 Thessalonians, by Richard D. Phillips
1 Timothy, by Philip Graham Ryken
Hebrews, by Richard D. Phillips
James, by Daniel M. Doriani
1 Peter, by Daniel M. Doriani
1-3 John, by Douglas Sean O'Donnell

FORTHCOMING

Zephaniah, Haggai, Malachi, by Iain M. Duguid and
Matthew P. Harmon
Ezra & Nehemiah, Derek W. H. Thomas
Revelation, by Richard D. Phillips

“在这里，伊恩·杜吉德承担着释经者、圣经神学家、牧师、顾问以及——常常如此！——外科医生的多重角色。这篇释经作品体现了杜吉德的风格——巧妙地令人信服，充满圣洁之气。他常常让我忍不住地想这样简化：如果有人问我如何最好地为婚姻做准备，我可能会忍不住说，‘研讨雅歌，并阅读杜吉德的注释。’”

——**戴尔·拉尔夫·戴维斯**，南卡罗来纳州哥伦比亚市第一长老会驻会牧师。

“或许我们在处理这部作品中的寓意式解读和字面意义解读时所表现出的不安，与我们在处理自身人际关系时所表现出的不安是相同的。但如今情况已大不相同了！这篇评论将证明，在所有旨在探讨爱情这一古老问题的歌曲中，雅歌是那首我们无法忘却、也不愿将其从脑海中抹去的歌曲。”

——**艾米·伯德**，《家庭主妇神学家》与《神学健身操》作者

“雅歌到底是关于性还是关于耶稣呢？伊恩·杜吉德在这两种简单化的选择之间找到了一条明智而温和的路径。他展示了这部关于人类爱情美好之处的诗篇，绝不仅仅是一部实用的婚姻指南，也不是对即将到来的基督的隐喻性描绘。相反，这本书……提供了对上帝启示的见解，探讨了人类爱情的福分与缺陷，以此引导我们认识到上帝之爱的至善与必要性，而这种爱唯在在基督身上才能得到完美体现。”

——**布莱恩·柴培尔**，伊利诺伊州皮奥里亚市，恩典长老会教会牧师，

“杜吉德的雅歌并非普通的评论著作。尽管它基于扎实的学术研究，但其风格完全具有田园特色，易于阅读，且蕴含诸多深刻见解。杜吉德博士的田园生活经历预见了现代读者的体验和关切……雅歌教导我们要欣赏婚姻中性爱的美妙，同时也能加深我们对上帝对我们之爱的理解。”

——**威斯汀·T·史密斯**，宾夕法尼亚州格伦塞德市，基督教咨询与教育基金会，教员兼顾问

www.prpbooks.com

PRP
PUBLISHING

BIBLICAL STUDIES / COMMENTARIES / OT

ISBN: 978-1-59638-948-9

EAN

9 781596 389489 5 2299